

#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經脈為主的生命架構.....	1
第二節 經脈醫學的建立.....	1
第三節 天人相應.....	2
第四節 生命的答案，水知道.....	3
第二章 河水 - 手太陰肺經經水.....	5
第一節 黃河之水天上來.....	5
第二節 河水源流.....	6
第三節 十二經之始.....	8
第四節 四瀆之宗.....	11
第五節 河水本清.....	16
第三章 江水 - 手陽明大腸經經水.....	20
第一節 江源岷山.....	20
第二節 南瀆大江.....	22
第三節 南江北河.....	24
第四章 海水 - 足陽明胃經經水.....	27
第一節 朝宗於海.....	27
第二節 四海.....	28
第三節 水穀之海.....	31
第五章 湖水 - 足太陰脾經經水.....	36
第一節 湖水之名考證.....	36
第二節 為胃行津液.....	39
第六章 濟水 - 手少陰心經經水.....	41
第一節 濟水考據.....	41
第二節 狀雖微而獨尊.....	45
第七章 淮水 - 手太陽小腸經經水.....	54
第一節 淮水湯湯.....	54
第二節 東瀆大淮.....	58
第八章 清水 - 足太陽膀胱經經水.....	60
第一節 清、瀆、涇三水考證.....	60
第二節 清水源流.....	62
第三節 太陽之上，寒水主之.....	66

第九章 汝水 - 足少陰腎經經水.....	69
第一節 天息汝水.....	69
第二節 遵彼汝墳.....	71
第三節 汝者，女也.....	73
第十章 漳水 - 手心主心包經經水.....	76
第一節 漳水源流.....	76
第二節 清濁相蹂.....	79
第三節 心主之宮城.....	82
第十一章 漯水 - 手少陽三焦經經水.....	84
第一節 漯水考證.....	84
第二節 決瀆之官.....	92
第十二章 渭水 - 足少陽膽經經水.....	94
第一節 渭水源流.....	94
第二節 涇渭分明.....	96
第三節 中精之府.....	100
第十三章 沔水 - 足厥陰肝經經水.....	102
第一節 澗、沔之別.....	102
第二節 沔水源流.....	103
第十四章 結論.....	109
第一節 經水篇 成書時代考證.....	109
第二節 川共目殊.....	110
參考書目.....	111
英文摘要.....	117

# 《靈樞·經水篇》「十二經水」之研究

研 究 生：莊明仁

指 導 教 授：林昭庚 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醫學研究所

本論文是關於《靈樞·經水篇》「十二經水」的研究。在《內經》天人合一的思想架構下，究天人之際，即「人有十二經脈，地有十二經水。」之說。傳統中醫認為十二經脈建構著生命的體系，經脈具有決死生，處百病，調虛實的作用，經脈的概念更有別於現代醫學對於人的生理功能的認知，因此，建立起中醫經脈的身體觀，有助於了解經脈的本質。眾所周知，十二經脈各有不同的特性，若使用「經脈的語言」加以闡釋，其內容龐大而複雜，不易說明理解，故《經水篇》作者將十二經脈具體地比喻作中國主要的十二條河川，從地理學的角度探討經脈醫學，以「經水的語言」說明十二經脈的異同，本文的目的即在考證十二經水源流，藉由了解十二經水而更進一步認識經脈，還原《經水篇》作者的思維，故本文為中醫天人相應思想的實例，是經脈的質性研究。

本論文的探討涉及多種學科，研究方法分為四個主軸：一、漢學，即經學、緯學、小學，包括十三經、讖緯學說、文字學的運用；二、醫學，即《內經》、《難經》傳統醫學的文獻；三、史學：即蒐集《史記》、《漢書》等史書相關的史料；四、地學：即以《尚書·禹貢》、《水經注》、《山海經》、《周禮·職方氏》等先秦地理典籍加以考證。

本論文的價值在於說明中醫天人相應的思想，經由經脈的質性研究，對經脈的本質能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經脈為主的生命架構

經脈是傳統中醫學中一個重要而特殊的學說。在《內經》醫學的思想體系架構下，人的生命是建立在經脈的基礎上，經脈成為度量「平人」的準則，我們甚至可以經脈來定義「人」，在《靈樞·五十營篇》及《難經 第一難》中云：

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

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周於身。

經脈的脈氣循行正常與否，是傳統中醫學所關注的焦點，符合呼吸與脈氣運行的節律，才是《內經》、《難經》所期待的理想生理狀況。而經脈可謂是掌握生死交關之所在，故《靈樞 經脈篇》云：

經脈者，所以能決死生，處百病，調虛實，不可不通。

經脈同時也是一位醫者首先要面臨的課題，《靈樞 經別篇》云：

經脈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學之所始，工之所止，羸之所易，上之所難也。

經脈是構成人的基本單位，疾病的產生是由於經脈不通，經脈是進入中醫世界的第一道門，是上工、羸工的分野所在，更是醫者窮究一生所須研究的課題，亦是決定死亡之鑰，經脈的「始」與「終」即是人生命中一切的開始與結束。

### 第二節 經脈醫學的建立

經脈學說在所有中醫學的理論中，可謂具有最崇高的地位，也是《內經》時代一個普遍認知的觀念，《素問 徵四失論篇》云：

夫經脈十二，絡脈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

當時一般常人皆知人有十二經脈，醫者更是運用經脈學說為人治病，歷代著名醫家對於經脈皆推崇備至，如《扁鵲心書》云：

諺云：「學醫不知經絡，開口動手便錯。」蓋經絡不明，無以識病證之根源，究陰陽之傳變，如三陰三陽皆有部署，百病十二經脈，可定死生。既講明其經絡，然後用藥徑達其處，方能奏效。昔人望而知病者，不過熟其經絡。<sup>1</sup>

了解經脈成了醫者刻不容緩的要務，也是治病獲效的關鍵所在，筆者整理經典中有關經脈的論述，可分為幾個要點，分述如下：

一、經脈的顏色：《素問 經絡論篇》云：

帝曰：「經之常色何如？」岐伯曰：「心赤，肺白，肝青，脾黃，腎黑，皆應其經脈之色也。」

<sup>1</sup> [宋] 竇材重集，[清] 胡? 參論：《扁鵲心書》(台北：力行書局有限公司，1994年5月1版3刷)，卷上，頁11。

二、經脈的循行：即《靈樞 經脈篇》中始於手太陰肺經，至足厥陰肝經復會於手太陰肺經的循行。

三、經脈的量測：筆者歸納《內經》的內容後，發現有二種方法可以測量經脈的長度，一是經由呼吸，《靈樞 五十營篇》云：

人一呼，脈再動，氣行三寸，一吸，脈亦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寸，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氣行交通於中一周于身。

二是經由骨度：《靈樞 骨度篇》云：

先度其骨節之大小廣狹長短，而脈度定矣。

四、經脈的清濁：《靈樞 陰陽清濁篇》云：

十二經脈，以應十二經水。十二經水者，其五色各異，清濁不同。諸陽皆濁，手太陽獨受陽之濁。手太陰獨受陰之清，其清者上走空竅，其濁者下行諸經。諸陰皆清，足太陰獨受其濁。

五、經脈的氣血：《素問 血氣形志篇》云：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此天之常數。

萬物中只有人才擁有上述經脈的性質，以經脈之觀點定義「人」，即《靈樞 五十營篇》所云：

人：經脈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脈，周身十六丈二尺。

### 第三節 天人相應

經脈的思想是如此的複雜難測，在《內經》時代已是為少數人所掌握的知識，離聖久遠，昔日扁鵲能「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sup>2</sup>扁鵲以後，古今又有幾人能夠「看見」經脈？更遑論今日習醫的醫者，對於經脈能有多麼深入的了解。因此，經脈學說對於一位臨床醫師而言，是如此的重要，先聖先賢勢必要找出一些方法，教導後世，將經脈的理論與應用加以傳承，而「天人相應」的思維方式，至始至終貫穿整部《內經》，因此，將經脈以取類比象的方式納入其中是相當自然而合理的，故《靈樞 經別篇》云：

余聞人之合於天道也，內有五藏，以應五音、五色、五時、五味、五位也。

外有六府，以應六律。六律建陰陽諸經，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節、十二經水、十二時、十二經脈者，此五臟六腑之所以應天道。

這是《素問 上古天真篇》「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的具體展現，「術數」可說是傳統醫學的量化的工具，筆者認為這與後來陰陽五行家所使用的數術觀存在著本質的差異，因為十二經脈是存在於人身，驗之於臨床的醫學事實，不是數字可以強加附和，雖然馬王堆曾出土《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不同於《內經》十二經脈之說，但其可視為《內經》時代或更早之前的一

<sup>2</sup>〔漢〕司馬遷，〔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9月1版），卷105，頁2785。

個學派，就如同《素問 五藏別論篇》中的提問：「余聞方士，或以腦髓為藏，或以腸胃為藏，或以府。敢問更相反，皆自謂是，不知其道，願聞其說。」可見當時即有不同學派的看法，故《漢書 藝文志》言「醫經七家」、「經方十一家」，其來有自。而十二經脈則是《內經》匯整當時的醫學文獻與臨床驗證得到的結論，故自《靈樞 經脈篇》後便無更動，一直沿用至今。至於天人相應之說，或可用現代的全息理論加以說明。

#### 第四節 生命的答案，水知道

將經脈比喻作經水，以水喻脈，經水成了《內經》中對於經脈的重要具象思考，《靈樞 陰陽清濁篇》云：

黃帝曰：余聞十二經脈，以應十二經水。十二經水者，其五色各異，清濁不同，人之血氣若一，應之奈何？岐伯曰：人之血氣，苟能若一，則天下為一矣，惡有亂者乎？黃帝曰：余問一人，非問天下之眾。岐伯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眾，亦有亂氣，其合為一耳。

由此揭示每個人體質的不同是因其十二經脈差異所造成，而一人之中，十二經脈的質性各不相同，《難經 一難》所云「十二經皆有動脈」，亦隱然說明了同樣的看法，用以比喻十二經脈的十二經水，自然也就不同，故《靈樞 經水篇》云：

夫十二經水者，其大小、深淺、廣狹、遠近各不同，五藏六府之高下、小大、受穀之多少亦不等，相應奈何？夫經水者，受水而行之；五藏者，合神氣魂魄而藏；六府者，受穀而行之，受氣而揚之；經脈者，受血而營之。合而以治之奈何？刺之深淺，灸之壯數，可得聞乎？

可見十二經水的比喻說法不僅僅是為天人合一的思想鋪陳，而是具有醫學理論的說明與臨床應用的價值存在。這是《內經》揭示由地理學而入醫學的方法，《素問 五常政大論篇》云：

帝曰：一州之氣生化壽夭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高下之理地勢使然也。崇高則陰氣治之，污下則陽氣治之，陽勝者先天，陰勝者後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帝曰：其有壽夭乎？岐伯曰：高者其氣壽，下者其氣夭，地之小大異也，小者小異，大者大異。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陰陽更勝，氣之先後，人之壽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氣矣。

《管子 水地篇》亦有類似因地域上的差別而有不同民性的說法，特別是以水質的角度來看，其云：

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躁而復，故其民貪羸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汙取絕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

民愚贛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sup>3</sup>  
生命的答案，水知道。《靈樞 經水篇》的作者必然是一位精通醫學與地理學的學者，究天人之際，方能以十二經水喻十二經脈，筆者以下各章即欲探討經水源流，藉由對經水更進一步的了解，還原 經水篇 作者的思維，期待對經脈的質性能有更多的理解。

---

<sup>3</sup> [清]戴望：《管子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2月1版9刷，《諸子集成》（5）），卷14，頁237-238。

## 第二章 河水 - 手太陰肺經經水

### 第一節 黃河之水天上來

唐朝大詩人李白，千古傳誦的樂府詩〈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一語道盡了黃河在中原歷史文化，地理環境的相關性及重要性。在世界古文明中都有一條孕育著大地的河流，如印度的恆河，埃及的尼羅河，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兩河流域，在中國，黃河亦扮演著相同的角色。錢穆說：

中國文明起源及其孕育，全在黃河流域，而且自春秋戰國下迄漢唐盛世，中國史上最燦爛最光榮的時期，便在黃河流域發皇滋張。<sup>4</sup>

黃河古稱「河」，黃河一詞始見於《漢書》。《漢書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封爵之誓曰：

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sup>5</sup>

「帶」字在《白虎通 衣裳》提到：

所以必有紳帶者，示敬謹自約整也。績繪為結于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二焉。男子所以有鞶帶者，示有金革之事也。<sup>6</sup>

陳立《白虎通疏證》注云：

《釋名 釋衣服》：「帶，帶也。著于衣，如物之繫帶也。」《禮記 喪服小記》「齊衰帶」，注：「帶所以持身也。」《詩》云：「垂帶如厲。」《左傳 桓二年》云「鞶厲游纓」，注：「鞶，大帶。厲，大帶之垂者。」<sup>7</sup>

如圖 2.1 所示：<sup>8</sup>關於大帶的繫束部位，《中國服飾名物考》云：

《禮記 深衣篇》云：「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孔穎達：「『當無骨』者，帶若當骨，則緩急難中，故當無骨之處。此深衣帶，下於朝祭服之帶也，朝祭之帶則近上。故《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是自帶以下，四尺五寸也。」<sup>9</sup>

中國早期的服裝多無扭扣，僅在衣襟上縫綴數條細帶，兩襟交合後，即以細帶繫之。<sup>10</sup>

將衣帶繫於髀骨之上，脅肋之下的「無骨」位置，才能將衣服束緊，使衣著端正，不致脫落，一如黃河源遠流長，維繫大地命脈，使國祚長存，國家有了黃河、泰

<sup>4</sup> 錢穆：《古史地理論叢》（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2年7月1版），頁223。

<sup>5</sup> 〔漢〕班固，〔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16，頁527。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也。帶，衣帶也。厲，砥厲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猶永存，以及後世之子孫也。」此處厲解作砥厲石，非也。

<sup>6</sup> 〔清〕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下）（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8月1版1刷），頁435。

<sup>7</sup> 同前註。

<sup>8</sup> 高春明：《中國服飾名物考》（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9月1版1刷），頁635。

<sup>9</sup> 同前註，頁636。

<sup>10</sup> 同註5，頁634。



不致脫落，一如黃河源遠流長，維繫大地命脈，使國祚長存，國家有了黃河、泰山，名山大川的庇佑，方能千秋萬世，福及子孫。



圖 2.1 繫結大帶的東周男子（山西侯馬東周墓出土陶範）

王念孫在《讀書雜誌 漢書第二》對此段話作了考證：

黃字乃後人所加，欲以黃河對泰山耳，不知西漢以前無謂河為黃河者，且此誓皆以四字為句也。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封爵部引此皆有黃字，則所見本已誤。漢紀及吳志周瑜傳有黃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史表無黃字，如淳注高紀引功臣表誓詞云，使河如帶，大山若厲，此引漢表非引史表也，而亦無黃字，則黃字為後人所加甚明。<sup>11</sup>

據王念孫的考證，則今本《漢書》尚屬傳抄錯誤，在西漢以前並無「黃河」之稱，而王先謙《漢書補注》亦云：「掌籍者改其語也。」<sup>12</sup>

## 第二節 河水源流

河字的記載可追溯到殷商的甲骨文，如「王涉其河」，「其求年于河，雨？」，「查于河五年，沉十牛？」屈萬里：

河是求年的對象之一，它可以與雲作雨，它可以作祟。祭祀它的典禮有查有酉有沉；用牲的數目有五宰五牛，乃至於十牛。具有這麼大的威力，享受這麼隆重的祭祀，這決不是普通的河流所能擔當得起的。

<sup>11</sup> 〔清〕王念孫：《讀書雜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1版1刷，影印王氏家刻本），頁197。

<sup>12</sup>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7月1版1刷），頁205。沈欽韓曰：「《御覽》兩引楚漢春秋作『漢有宗廟，爾無絕世』，與此二語異。蓋陸賈之辭在先，至文景後大半絕世，故掌籍者改其語也。」

河就是後世所稱的黃河。<sup>13</sup>

《水經注》引《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sup>14</sup>河伯為黃河的水神，<sup>15</sup>作為溝通天界與人間的神祇。這是說黃河的節律脈動是與天上的銀河相應的。《山海經 海內北經》云：

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一曰忠極之淵。

16

描述河伯之貌時稱「人面」，《尸子》云：

禹理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中。<sup>17</sup>

此進一步說明河伯「面白」，加入了五行五色的觀念。袁珂總結《山海經》中河伯的史料云：

河伯乃黃河水神，自殷商而降，至于周末，為人所奉祀，位望隆崇。<sup>18</sup>

白川靜說：

殷人好像是沿黃河而西進。

河伯的祭祀原先好像是一個擁有特定傳承的氏族的一種特權，被視為能支配自然節奏的特定山川的信仰和祭祀。

沿黃河東進的狄系夏族勢力與西進的夷系殷族勢力，為了河的支配權，也即是河神的祭祀權而發生的爭鬥。<sup>19</sup>

順應自然的變化，才能延續民族與個人的生命。在氏族勢力的消長中，有德之君方能獲得河伯的相助，得到了黃河的滋養，就等於確定了民族生存與發展的命脈，國家版圖的擴展是伴隨著黃河流域的支配權而建立的。

《尚書 盤庚》有「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的記載。這是說，盤庚作了君主之後，考慮從庵渡黃河到殷。錢穆說：

上古洪水，其事渺茫，可以勿論。相傳殷民族建都，屢遭水患。然湯居亳，地在河南商邱，距河尚遠，而他的子孫卻漸漸遷徙北去，渡河而都。

據後代考定的禹河故道而言，則殷人遷居河北，恰是暱就黃河，而非畏

<sup>13</sup>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冊二）（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2月1版2刷），頁1286-1289。張秉權歸納卜辭中的河字有四種不同意義：「殷先公之名、地名之河、水名之河、貞人之名，它們之間的關係大概是這樣的：殷之遠祖有名何者，他的子孫，有一支封在黃河邊上的一個叫做河的地方，世為殷之諸侯，楊氏所舉的河伯，即為河地之伯，其後世並且曾經在朝擔任貞人之職。」

<sup>14</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1版2刷），頁7。

<sup>15</sup> 袁珂：《中國神話大詞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8年1月1版1刷），頁365。「河伯」下云：「亦作冰夷、馮夷、無夷。觀《山海經 海內北經》及《楚辭 九歌 河伯》所寫，可知河伯古本天神。《莊子 大宗師》云：『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sup>16</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4月1版1刷），頁369。

<sup>17</sup> 〔周〕尸佼撰，〔清〕汪繼培輯：《尸子》（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1版8刷，光緒三年據湖海樓本校刻本，收入《二十二子》），頁382。

<sup>18</sup> 袁珂：《中國神話大詞典》，頁365。

<sup>19</sup> 白川靜著，王孝廉譯：《中國神話》（台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1版3刷），頁99-100。該書引《竹書紀年》：「是故殷主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殺其君？臣也。」這是夷夏之間，相互鬥爭的事。

### 第三節 十二經之始

大自然節奏即是觀象授時的源起，《易 乾 文言》：「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sup>21</sup>自然界與人體存在著多種節律周期，如甲子、年、季、月、節氣、日、一日四時、十二時辰、漏水百刻等周期，了解天象，節氣，知「天命」，「順天者昌，逆天者亡。」《靈樞 順氣一日分為四時篇》云：「順天之時，而病可與期，順者為工，逆者為麤。」上古先民認為最好的醫療唯時間耳，藥物僅是備而不用，《素問 湯液醪醴論篇》云：

黃帝問曰：為五谷湯液及醪醴奈何？岐伯對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堅。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時，故能至堅也。帝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為而不用，何也？岐伯曰：自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為備耳。夫上古作湯液，故為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帝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岐伯曰：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鑿石針艾治其外也。

上古聖人早以「三千年的眼光」預備後世所需的湯液醪醴。《素問 移精變氣論篇》亦提到上古治病之法：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古之治病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也。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針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岐伯對曰：往古民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申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治其內，針石不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也。當今世不然，憂患琢其內，苦形傷其外，又失四時之逆順，寒暑之宜，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臟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者，故祝由不能已也。黃帝曰：善。

《中國水崇拜》云：

中國河流眾多，在民間每一條河流都有附近的居民崇拜它、神化它。在官方則有所不同，自周朝起，由於統治階級提倡祭「名山大川」，一些大的河流成為官方祭祀的對象，並也成為民間重點祭祀的對象。黃河「納細川於巨流」，流經地域廣大，對中華民族的文明產生了巨大影響。黃河河神在諸河川水神中地位最高。<sup>22</sup>

在眾川之中，有著水神河伯掌管的黃河，位高崇隆，只有黃河擁有此等上達天聽之功，是溝通天地的媒介。錢穆說：

<sup>20</sup> 錢穆：《古史地理論叢》，頁 224

<sup>21</sup> 〔魏〕王弼，〔晉〕韓康伯：《周易王韓注》（台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7月1版1刷，收入《周易二種》），頁 8。

<sup>22</sup> 向柏松：《中國水崇拜》（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9月1版1刷），頁 54-55。

中國古時，常把天、地、人三位合在一起講，這是有一番極大的現實真理在內的。故研究歷史，同時要懂得地理。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則代表了個別性。人處於共通的天之下，但必經由個別的地，而後再能回復到共通的天，此為人類歷史演變一共同的大進程。人由個別性回歸到共通性，亦為人類文化理想一項大目標。<sup>23</sup>

回顧醫學經典中相關的文獻，《素問 陰陽應象大論篇》云：

帝曰：余聞上古聖人，論理人形，列別臟腑，端絡經脈，會通六合，各從其經，氣穴所發，各有處名，溪谷屬骨，皆有所起，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四時陰陽，盡有經紀，外內之應，皆有表里，有信然乎？

這是中醫的解剖生理學，討論的是形、精、氣、神四種層次身體架構，經脈是屬於較高位階的系統。人亦時時與環境相應，單獨封閉的人體生理系統並不完整。其中所謂「六合」者，王冰注云：

六合，謂十二經脈之合也。《靈樞經》曰：太陰陽明為一合，少陰太陽為一合，厥陰少陽為一合，手足之脈各三，則為六合也。

張景岳云：

十二經脈已具前《經脈篇》，但其上下離合、內外出入之道猶有未備，故此復明其詳。然《經脈篇》已首尾循環言，故上下起止有別；此以離合言，故但從四末始。雖此略彼詳，然義有不同，所當參閱。<sup>24</sup>

十二經脈之間除了《靈樞 經脈篇》首尾循行，如環無端外，還有《靈樞 經別篇》上下離合，從手足四肢論述的關係，經脈的本質尚屬難知，何況經脈間交互作用？《靈樞 經水篇》的作者顯然精通經脈醫學，面對複雜深奧的經脈理論，欲深入淺出，以簡馭繁，教導不知經脈為何物的後世，採取經水比喻說，在天地人三位一體的思維下，黃河應當是將其作為首選之河，那麼該對應到那一條經脈呢？或者說，作為十二經脈之始的肺經，作者該以那一條經水作為比喻呢？《素問 陰陽應象大論》云：「天氣通於肺」。《太素 陰陽》注云：「肺為四臟上蓋，是人之天，故天氣通肺也。」肺為華蓋，故上通天氣，為其餘四臟之保護，在臨床上亦是遵循此一原則進行治療，即《靈樞》第一篇 九針十二原 所揭示之「始於一，終於九焉。」《靈樞 九針論篇》進一步闡釋九針的內容：

黃帝曰：余聞九針於夫子，眾多博大矣。余猶不能寤，敢問九針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曰：九針者，天地之大數也，始於一而終於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時，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風，九以法野。黃帝曰：以針應九之數奈何？岐伯曰：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鐘數焉，以針應數也。一者，天也。天者，陽也。五臟之應天者，肺也。肺者，五臟六腑之蓋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故為之治針，必以大其頭而銳其末，令無得深入而陽氣出。

<sup>23</sup>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0年），頁99-100。

<sup>24</sup> 〔明〕張景岳：《類經》（冊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年7月1版6刷），頁210。

《素問 針解篇》亦云：

帝曰：余聞九針，上應天地四時陰陽，愿聞其方，令可傳於後世以為常也。岐伯曰：夫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身形亦應之，針各有所宜，故曰九針。人皮應天，人肉應地，人脈應人，人筋應時，人聲應音，人陰陽合氣應律，人齒面目應星，人出入氣應風，人九竅三百六十五絡應野。故一針皮，二針肉，三針脈，四針筋，五針骨，六針調陰陽，七針益精，八針除風，九針通九竅，除三百六十五節氣，此之謂各有所主也。

《靈樞 經脈篇》云：「凡刺之理，經脈為始，營其所行，制其度量，內次五臟，外別六府。」針刺治療之道是以經脈系統為首要考量，《靈樞 邪客篇》亦云：「黃帝曰：持針縱舍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經脈之本末。」而肺經應天，為九針之一，故患病之初即當淺刺針皮，令邪氣出而癒。但這並非每位醫者都做得到的，因為疾病剛發生時，症狀並不明顯，《素問 湯液醪醴論篇》云：「夫病之始生也，極微極精，必先入舍於皮膚。」只有體察精微的醫家才能夠做到。故《素問 陰陽應象大論篇》云：

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臟，治五臟者，半死半生。

《靈樞 逆順篇》云：

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

皮毛為抵禦外邪的第一道防線，在身體三度空間的架構上，再加上時間的座標，病程及病位由此向身體內部進展，《素問 調經論篇》與《靈樞 本神篇》皆有「肺藏氣」之說，《難經 三十二難》則云「肺者氣」，而肺主身之皮毛（《素問 痿論》），肺氣的虛實決定皮毛禦外的能力。在「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指導下，肺經可謂集診斷，治療，預後的首要考量。《素問 寶命全形論》云：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莊子 知北遊》云：「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古人認為氣的聚散是為生死交關，而肺正是氣行的主導者，《淮南子 精神訓》亦云：「肺為氣」，<sup>25</sup>《諸病源候論》云：「肺主氣，五臟同受氣於肺。」可見肺之重要。在甲骨文中，「天」字寫作「」<sup>26</sup>，《素問 陰陽應象大論篇》云：「唯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地以養足，中象人事以養五臟。」《孝經援神契》云：

人頭圓象天，足方法地，五藏象五行，四肢法四時，九竅法九分，目法日月，肝仁，肺義，腎志，心禮，膽斷，脾信，膀胱決難，髮法星辰，節法

<sup>25</sup> [漢]劉安，[漢]高誘注，何寧集釋：《淮南子集釋》（冊中）（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0月1版1刷），卷7，頁508。

<sup>26</sup>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8年10月1版5刷），頁3。

日歲，腸法鈐。<sup>27</sup>

《靈樞 邪客篇》云：

黃帝問于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臟；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冷；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趾，莖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膕；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脈；地有雲氣，人有衛氣；地有草莫，人有毫毛；天有晝夜，人有臥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地有小山，人有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膕肉；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地有四時不生草，人有無子。此人所以與天地相應者。

此甲骨文之具象思維可說是一字道盡了所有文字的敘述，這正符合《老子》所言：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第四節 四瀆之宗

「河」字的字義在《水經注》引用的諸書中有了充分的說明：

《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

《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

《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sup>28</sup>

《元命苞》曰：五行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湊液也。<sup>29</sup>

《水經注全譯》白話譯文為：「河，意思就是載荷。載荷著天地的精氣，把它分布到四方，懷藏著屬陰的水，加以引導流通。」《日本大玉篇》云：「荷，擔也。」

<sup>30</sup>接著看肺經在脈氣循環所扮演的角色，《素問 經脈別論篇》云：

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于腑。腑精神明，留於四臟，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

水穀由胃而入，經過脾胃運化之後，其精微上輸為經脈之氣，肺經擔負起推動脈

<sup>27</sup> 佚名：《孝經援神契》（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1版1刷，收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冊中）），頁962。

<sup>28</sup> 佚名：《春秋考異郵》（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1版1刷，收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冊中）），頁795。此段作：「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所以流化，故曰：河潤千里。」

<sup>29</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上），頁6。

<sup>30</sup> 石川鴻齋編纂：《增訂篆文詳註日本大玉篇》（卷下）（東京：博文館，明治辛卯年），卷9，頁7。

氣的作用，敷布周身五臟六腑乃細於皮毛。生命的平衡決定於脈氣「起於肺，歸於肺」的循環與節律。河字本身即隱含水的本質 - 水往低處流，《老子》云：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河水是具有最高位能的，經由向下流動而轉換其能量形式。其次《考異郵》將河稱為「水之氣」，並進一步稱其為「四瀆之精」，《管子 內業篇》云：「精也者，氣之精也者。」<sup>31</sup>《春秋繁露 通國身》云：「氣之清者為精。」<sup>32</sup>這是將河水視為諸水之精華，《漢書 溝洫志》云：「中國川原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為宗。」<sup>33</sup>更明確將黃河置於四瀆之首。《素問 金匱真言論篇》云：「夫精者，身之本也。」《靈樞 邪客篇》云：「人始生，先成精。」《靈樞 決氣篇》云：「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綜上所言，則精有精華，精微二義。四瀆之名見於《爾雅 釋水》：

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sup>34</sup>

此四大水建立起中國河川的架構，《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恆濁，方江為狹，比淮、濟為闊。」<sup>35</sup>則略述其相對廣狹的關係。在此先對「瀆」字作一番說明，《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爾雅 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sup>36</sup>故段玉裁注云：「瀆之言竇也，凡水所行之孔曰瀆，小大皆得稱瀆。」<sup>37</sup>這是中文與中醫「雙向性」的又一佐證。《釋名》又云：

天下大水四，謂之四瀆，江、河、淮、濟是也。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sup>38</sup>

經水已言「水出山而流入海者」，此處又說「獨出其所而入海也」，王觀國說：「四瀆正因受餘水，而不為餘水之所奪，故能直赴于海。」<sup>39</sup>這樣的解釋突顯了四瀆的獨立性並合乎地理上的事實，所謂「受他水而不為他水之所受，有直通之意，故謂之瀆。」<sup>40</sup>是較合理的解釋。《風俗通 山澤 四瀆》云：

河出敦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

<sup>31</sup> 戴望：《管子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2月1版9刷，《諸子集成》本（5）），卷16，頁270。

<sup>32</sup>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8月1版3刷），頁182。

<sup>33</sup>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頁1698。

<sup>34</sup> 朱祖延主編：《爾雅詁林》（卷中）（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1版1刷），頁2922。

<sup>35</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上），頁10。

<sup>36</sup> 朱祖延主編：《爾雅詁林》（卷中），頁2913。

<sup>37</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10月1版13刷），頁554。

<sup>38</sup> 〔漢〕劉熙撰，〔清〕畢沅疏證，〔清〕王先謙撰集：《釋名疏證補》（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7月1版1刷，影印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刊本），頁1472。

<sup>39</sup> 〔漢〕應劭撰，王利器注：《風俗通義校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9月版刷），頁462。注三引王觀國《學林》。

<sup>40</sup> 同前註，頁461。

「九河既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出蜀郡前氏傲外昏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乂。」《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沮。《禹貢》：「浮于汶，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為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也，播為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sup>41</sup>

在此可看出瀆的作用之一是「通垢濁」，《爾雅新義》云：

凡瀆皆納汙，以瀆所赴。老子曰：「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故曰海者晦也。<sup>42</sup>

水利疏通，農業得以發展，人民才得夠安居。除了手太陰肺經外合於河水之外，其他三條河川應是 經水篇 作者要選擇的經水，結果筆者發現手陽明大腸經外合於江水，手太陽小腸經外合於淮水，手少陰心經外合於濟水，是具有臨床醫學的意義。首先，肺（河水）與大腸（江水）互為表裏，心（濟水）與小腸（淮水）互為表裏，心、肺、小腸、大腸是生理循環終始最重要的四條經脈，再看看《水經注》中四瀆的流向：

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也。<sup>43</sup>

楊守敬疏云：

自河之四瀆口，東北入濟，自濟西南至鉅野，循黃水東南入荷，以入淮，荷為濟之所分，即濟也。又有淮之山陽口，溯中瀆水達江，所謂水徑周通也。<sup>44</sup>

此正是由肺入心，由心入小腸，小腸進入大腸，《靈樞 營衛生會篇》云：

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

這是《內經》中以肺為主體的單一經脈循環架構，而非現代循環生理學分為肺循環與體循環之心血管系統。《難經 三十五難》亦提及此四者的關係：

五臟各有所腑，皆相近，而心、肺獨去大腸、小腸遠者，何也？然：經言心榮、肺衛，通行陽氣，故居在上；大腸、小腸傳陰氣而下，故居在下。所以相去而遠也。

心主營氣，故負有泌糟粕之責，大腸、小腸傳陰氣而下，加藤宗博曰：

<sup>41</sup> 同前註，頁 457-458，461。

<sup>42</sup> 〔宋〕陸佃：《爾雅新義》（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1版1刷，收入朱祖延主編：《爾雅詁林》（卷中）），頁 2922。

<sup>43</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上），頁 473。

<sup>44</sup> 同前註。



按陽氣言水穀精微，化為營衛。陰氣言水穀糟粕，傳於下焦者也。<sup>45</sup>

又如滕萬卿所言：

大小腸雖為其府，然其所職者，傳送糟粕，泌別水液，不居至下之地，則何能導氣於二陰哉。各由其貴賤，而位有崇卑者如此。所謂陰陽二氣，即指血氣與二便，非氣為陽血為陰之謂也。<sup>46</sup>

因此大腸、小腸直接疏通穢濁而下，《素問 靈蘭秘典論》云：「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此之謂也。在臨床上，陰氣不傳，即大、小便不通是一危證，《素問 繆刺論篇》云：

人有所墜墮，惡血留內，腹中滿脹，不得前後，先飲利藥。

無論何病，臨證時若有不得前後之證時，當先使其大、小便出，此即先飲利藥之義，然後再做其他的治療。否則必「不得盡其命而死」。這也正是大腸、小腸雖位卑而為四瀆的原因。

從地理學的角度來看，《水經注》卷一 河水，即開宗明義說明了黃河的起源：

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水經注疏》熊會貞按：

《一統志》，西藏有岡底斯山，在阿里之達克喇城東北三百一里，此處為天下之脊，眾山之脈皆由此起，乃釋氏《西域記》所謂阿耨達山即崑崙也。又齊召南《水道提綱》，巴顏喀拉山即古崑崙山，其脈西自金沙江源？石山，蜿蜒東來，結為此山。

《爾雅》，河出崑崙墟，不曰山。察其地勢，山脈自紫山西連？石山，又南迤西連，接恆水所出山。今番語岡底斯者，譯言？山水根也。置西寧府邊外五千五百餘里，綿亙二千里，皆古崑崙墟也。

綜上所言，《水經注》所提及之崑崙墟當包括今昆侖山脈、巴顏喀拉山脈、岡底斯山脈，酈道元引《禹本紀》認為崑崙墟乃「地之中也」，是為世界地理中心，天下山水皆由崑崙墟所出。崑崙之名，見於《山海經 海內西經》：

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sup>47</sup>

《爾雅 釋丘》云：

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再成銳上為融丘，三成為崑崙丘。<sup>48</sup>

<sup>45</sup> 黃維三：《難經新解》（台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992年5月1版），頁216。「深究」引加藤宗博言。

<sup>46</sup> 滕萬卿：《難經古義》（台北：世界書局，1982年9月3版，收入楊家駱主編：《增補珍本醫書集成》（冊1）），頁33。

<sup>47</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345，348。

<sup>48</sup> 朱祖延主編：《爾雅詁林》（卷中），頁2651。

這是形容崑崙山的雄偉，郭璞《爾雅圖讚》中更有 崑崙邱讚：

崑崙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羌之宇。嶮然中峙，號曰天柱。<sup>49</sup>  
這首四言詩更點出山與水的關係：崑崙山吸收了日月精華，蘊釀而化為水，由此敷布各地。故古崑崙墟號為？山水根，為眾水之源。《史記 大宛傳》引《禹本紀》言：

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sup>50</sup>

司馬遷引此語則總結了「崑崙」的意義：首先指出黃河發源於崑崙，而其山高峻，地處人界而上達仙境，神仙所居之地，可謂天梯。因此，崑崙實具有地理學與神話學上雙重意義的。事實上，到了 1978 年，黃河之源，才有了一個統一明確的結論，那就是來自巴顏喀拉山的支脈各姿各雅山麓的泉流，正源當推卡日曲。<sup>51</sup>黃河發源於此，<sup>52</sup>古人認為是地理之中心，以此對應於人身，身體的中心即為中焦所在，正與《靈樞 經脈》所云：「肺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相合。而肺經與其餘諸經的關係可由《難經 第一難》看出，其曰：

十二經中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臟六腑死生吉凶之法，何謂也？然：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脈動也。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周於身。漏水下百刻，榮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為一周也。故五十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臟六腑之終始，故法取於寸口也。

馬克斯 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中說：

《道德經》裏所傳授的古老的呼吸技術，一直是一種輔之以體操的治療術，其目的在於使生命支柱的呼吸「存儲於」體內。<sup>53</sup>

若說《道德經》所講的是「心法」，《難經 第一難》所揭示的則是「功法」，此種「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深呼吸運動的鍛鍊，讓生命的律動與古人相同，或許這才是了解經脈的途徑。

從經脈醫學的觀點而言，手太陰肺經為「十二經脈之始」，《難經 第二十三難》對於經脈的起始做了更進一步的說明：

然：經脈者，行血氣，通陰陽，以榮於身者也。其始從中焦，注手太陰、陽明；陽明注足陽明、太陰；太陰注手少陰、太陽；太陽注足太陽、少陰；

<sup>49</sup> [晉]郭璞：《爾雅圖讚》（京都：中文出版社，1990年3月2版，收入〔清〕馬國翰、王仁俊輯：《玉函山房輯佚書》（3）），頁2027。

<sup>50</sup> [漢]司馬遷，〔宋〕裴駙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頁804。

<sup>51</sup> 鄭國銓：《水文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1版1刷），頁38。

<sup>52</sup> 《黃河水利史述要》編寫組：《黃河水利史述要》（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2003年1月1版1刷），頁3。黃河發源於青海省巴顏喀拉山北麓，在海拔5442米的雅拉達澤山以東30公里的約古宗列盆地，有眾多的小湖泊和湧泉，股股清流匯合在一起，逐漸形成一條蜿蜒的小河，稱做瑪曲。東流穿過長約16公里的茫朵峽谷，卡日曲和扎曲自南、北匯合。扎曲較短，水量也小。卡日曲從匯流處算起，比瑪曲還長20多公里。按照「河源從長」的地理學原則，卡日曲應為黃河源。瑪曲則為第二河源。

<sup>53</sup> 馬克斯 韋伯：《儒教與道教》（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59。

少陰注手心主、少陽；少陽注足少陽、厥陰；厥陰復還注手太陰。

接著又提到終始的意義：

經云：明知終始，陰陽定矣。何謂也？然：終始者，脈之紀也。寸口、人迎陰陽之氣通於朝使，如環無端，故曰始也。終者，三陰三陽之脈絕，絕則死。死各有形，故曰終也。

黃維三說：「始，指脈氣的開始；終，指脈氣的終絕。」<sup>54</sup>滑伯仁云：「始知生物之始終如生物之窮。欲知生死，脈以候之。」<sup>55</sup>何謂脈之「紀」？《日本大玉篇》云：「十二年為一紀，取歲星一周天之義。」<sup>56</sup>在此可以看出《難經》以天人相應的思想，借天文曆法以闡明十二經脈脈氣循行之周期。《靈樞 終始篇》云：

謹奉天道，請言終始，終始者，經脈為紀。

在《類經 四盛關格之刺》中對此注云：

天道陰陽，有十二辰次為之紀；人身血氣，有十二經脈為之紀。循環無端，終而復始，故曰終始。<sup>57</sup>

脈氣的終始皆大會於手太陰肺經，生命的開始與結束，亦決定於此，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 第五節 河水本清

接著筆者想要探討內經時代黃河清濁的問題，歷代以來，黃河以泥沙淤積著稱，《左傳》襄公八年有云：

《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竟作羅。」

杜預注：「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sup>58</sup>劉禹錫《浪淘沙》云：「九曲黃河萬里沙，浪淘風簸自天涯。而今直上銀河去，同到牽牛織女家。」

水少沙多是一般人對黃河的印象，也是黃河的現況。但再細讀「人壽促而河清遲」一語，這是說人壽命短暫，不及黃河清濁的周期，並非黃河一直都處於混濁的狀態。《神異經 東南荒經》亦談到了黃河清濁的問題：

東南隅太荒之中，有樸父焉。夫婦？高千里，腹圍自輔。天初立時，使其夫妻導開百川，懶不用意，謫之，？立東南。男露其勢，女露其牝，不飲不食，不畏寒暑，唯飲天露。須黃河清，當復使其夫婦導護百川。古者初立，此人開導河，河或深或淺，或隘或塞，故禹更治，使其水不

<sup>54</sup> 黃維三：《難經新解》，頁 144。

<sup>55</sup> 同前註。

<sup>56</sup> 石川鴻齋編纂：《增訂篆文詳註日本大玉篇》（卷中），卷 8，頁 18。

<sup>57</sup> 〔明〕張介賓：《類經》（冊上），頁 698。

<sup>58</sup>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浦衛忠、龔抗雲、于振波、胡遂、陳明整理，楊向奎審定：《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2 月 1 版 1 刷，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頁 857。

壅。天責其夫妻倚而立之。若黃河清者，則河海絕流，水自清矣。<sup>59</sup>

《拾遺記》亦云：

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為大瑞。<sup>60</sup>

黃河由濁轉清被視為是祥瑞之兆。關於清濁，《水經注》引用了以下文獻：

《爾雅 釋水》曰：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物理論》曰：河色黃者，眾川之流，蓋濁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漢大司馬張仲《議》曰：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以其噎不洩也。禁民勿復引河。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恆濁，方江為狹，比淮、濟為闊。<sup>61</sup>

《爾雅疏》云：

崑崙，山名。虛，山下基也。言河源出於崑崙山下之基，其初纖微，源高激湍，故水色白也。云所渠并千七百者，謂所受之渠，并計凡有一千七百也。云一川，色黃者，以其所受渠多沙壤淆，故為一川而水色黃也。云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者，此河自然之勢也，故謂之河曲。<sup>62</sup>

從史料的記載可以得知，黃河本質是清澈色白的，後來之所以混濁乃是因為一、二千條河川匯集帶來大量泥沙，河道又多曲折，疏通不及，當初之所以名為河，亦是考察地理現況所訂，《漢和大字典》從甲骨文解河字說是水流動的會意文字，以直角表示屈曲角度大，造成水激流，見圖 2.2。<sup>63</sup>其次則是黃河流域人口增加，進入農業時代後，更須引用河水灌溉，此天然與人為雙重因素影響下，終導致黃河日趨混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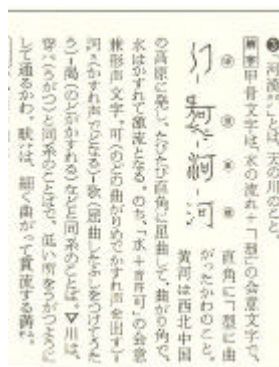


圖 2.2 「河」字解

<sup>59</sup> 〔漢〕東方朔：《神異經》（台北：大化書局，1995年2月2版，收入〔清〕王謨輯：《增訂漢魏叢書》（4）），頁3302。

<sup>60</sup> 〔晉〕王嘉：《拾遺記》（台北：大化書局，1995年2月2版，收入〔清〕王謨輯：《增訂漢魏叢書》（4）），頁3176。

<sup>61</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上），頁9。

<sup>62</sup> 〔宋〕邢昺：《爾雅疏》（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1版1刷，影印光緒四年吳興陸氏十萬卷樓仿宋刻本，收入朱祖延主編：《爾雅詁林》（卷中）），頁2932。

<sup>63</sup> 藤堂明保：《漢和大字典》（東京：學習研究社，1998年4月1版35刷），頁718。

《水經注》又舉了河清的史料：

《續漢書》曰：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疏曰：《春秋》注記，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鑿度》曰：上天將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民厲疾，三者並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為異。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窺京師計也？明年，宮車宴駕，徵解瀆侯為漢嗣，是為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又清也。<sup>64</sup>

這裏將河清的地理現象以讖緯之學加以解釋，而歷代史書亦時有記載黃河變清的現象。這不禁讓筆者推想 經水篇 作者所見之黃河原貌為何？《詩經 魏風 伐檀篇》首段云：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爾雅 釋水》云：

河水清且瀾漪，大波為瀾，小波為淪，直波為徑。

此言是解釋《詩經 魏風 伐檀》：所云：「河水清且漣猗」，「河水清且直猗」，「河水清且直猗」，「河水清且淪猗。」姚際恆在《詩經通論》中提到：

《毛傳》云：「若俟河水清且漣」，此《左傳》「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為說，添出「若俟」字，殊非語氣。<sup>65</sup>

《詩經通詁》亦云：

詩義蓋以河之清喻君子之廉潔，有異在位之貪鄙，非如《傳》言俟河之也。

<sup>66</sup>

鄭玄《詩譜》云：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sup>67</sup>

張啟成說：

魏風 所反映的魏國，是指公元前 661 年，被晉獻公所併吞的古魏國，而不是指三家分晉後的戰國時代的魏國。<sup>68</sup>

由此推論，近三千年前，黃河應是清澈的，至少在魏國境內黃河是相當清澈的。正如《黃河史》所言：

<sup>64</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上），頁 414。

<sup>65</sup> 〔清〕姚際恆：《詩經通論》（台北：廣文書局，1993 年 10 月 3 版），頁 128。

<sup>66</sup> 雒江生：《詩經通詁》（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 年 5 月 1 版 2 刷），頁 276。

<sup>67</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李傳書、胡漸遠、肖永明、夏先培整理，劉家和審定：《毛詩正義》（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2 月 1 版 1 刷，《十三經注疏》本），頁 359。

<sup>68</sup> 張啟成：《詩經風雅頌研究論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 1 月 1 版 1 刷），頁 147。

相比較而言，自然與人文對黃河的重大衝擊發生在近 3000 年內。3000 年來，黃河系統出現了極為有意義的兩大問題，一個是自然環境惡化，一個是人類活動（如墾殖、堤防）已足以引起巨系統的振盪。<sup>69</sup>

行文至此，筆者釐清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 經水篇 作者所見之黃河應是大致清澈，順流而下水色漸黃。《靈樞 陰陽清濁篇》說明了十二經脈清濁不同：

黃帝曰：余聞十二經脈，以應十二經水。十二經水者，其五色各異，清濁不同，人之血氣若一，應之奈何？岐伯曰：人之血氣，苟能若一，則天下為一矣，惡有亂者乎？黃帝曰：余問一人，非問天下之眾。岐伯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眾，亦有亂氣，其合為一耳。黃帝曰：愿聞人氣之清濁。岐伯曰：受谷者濁，受氣者清，清者注陰，濁者注陽，濁而清者，上出於咽，清而濁者則下行，清濁相干，命曰亂氣。黃帝曰：夫陰清而陽濁，濁者有清，清者有濁，別之奈何？岐伯曰：氣之大別，清者上注於肺，濁者下流於胃。胃之清氣，上出於口；肺之濁氣，下注於經。內積於海。黃帝曰：諸陽皆濁，何陽獨甚乎？岐伯曰：手太陽獨受陽之濁。手太陰獨受陰之清，其清者上走空竅，其濁者下行諸經。諸陰皆清，足太陰獨受其濁。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清者其氣滑，濁者其氣澀，此氣之常也。故刺陰者深而留之；刺陽者淺而疾之；清濁相干者，以數調之。

在此先將手太陰肺經的部分抽離出來討論，基本上，陰經清而陽經濁，氣之清者上注於肺，肺之濁氣，則下注於十二經，後而積於海，即十二經水中之海水，足陽明胃經。「手太陰獨受陰之清，其清者上走空竅，其濁者下行諸經」一語，《太素》注云：

肺脈手太陰受於清氣，其有二別。有清清之氣，行於三百六十五絡，皆上於面，精陽之氣上行目而為精，其別氣走耳而為聽，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為臭，其濁氣出於唇口為味，皆是手太陰清氣行之故也。手太陰清而濁者，下入於脈，行十二經中也。

將黃河與肺經兩相對照，可以發現二者發源皆清，下與眾川諸經匯合後才漸次為濁為黃。 經水篇 作者為精通醫學與地理學之人，既然手太陰肺經之氣如此之清，斷無道理選擇一條混濁泥濘之河作為代表，若追溯至 魏風 河清的時代，那麼似乎可以推論 經水篇 是相當早期的作品，「經水觀」或可直推夏、商之時代。

<sup>69</sup> 魯樞元：《黃河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1版1刷），頁99。

### 第三章 江水 - 手陽明大腸經經水

#### 第一節 江源岷山

《尚書 禹貢篇》描述江水自其所出至東流入海的概況：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匯，東為中江，入於海。

《水經注》云：

岷山在蜀郡氏道縣，大江所出。<sup>70</sup>

今日已知長江的源頭是在青海省唐古拉山，<sup>71</sup>較古人所言岷山為遠，但若以經水的定義而論：「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岷山在古時為一大山脈的總稱，《古今圖書集成 山川典 岷山部彙考》云：

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為岷山，連峰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峰也。」<sup>72</sup>

其位於蜀地，更有特殊的意義，故不能完全用現代地理學的角度去解讀古人的地理觀，認為古人對水源的認識不清。關於岷山與長江，《水經注》接著提到：

故其精則井絡纏曜，江漢？靈。《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sup>73</sup>故《書》曰：岷山導江，泉流深遠，盛為四瀆之首。<sup>74</sup>

《漢語大詞典》釋井絡為「井宿區域。」井宿者，「星官名。二十八宿中朱鳥七宿的第一宿，也稱『東井』、『鶉首』。」郭璞亦有《岷山贊》云：

岷山之精，上絡東井，始出一勺，終致淼冥，作紀南夏，天清地靜。<sup>75</sup>

是故岷山蜀地向來是為上天眷顧之地。《華陽國志 蜀志》云：

蜀之為國，肇於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帝嚳，封其支庶，於蜀世為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其地東接于巴，南接于越，北與秦分，西奄峨嶓，地稱天府，原曰華陽，故其精靈則井絡垂耀，江漢遵流，《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下，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夏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泉

<sup>70</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下），頁2733-2734。

<sup>71</sup> 單樹模主編：《中國名山大川辭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3刷），頁808。「長江」下云：「正源沱沱河出青海省西南部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冬雪山，在囊極巴隴會當曲後稱通天河，東南流至青海省南部玉樹縣直門達會巴塘河改稱金沙江，至四川省宜賓市岷江後始稱長江。」

<sup>72</sup> [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 方輿彙編 山川典》（冊24）（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卷172，頁693。

<sup>73</sup> 《蜀都賦》注則作：「岷山之地，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為天井。」[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10月1版5刷，頁81），卷4，頁26。

<sup>74</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下），頁2738。

<sup>75</sup> [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 方輿彙編 山川典》（冊24），卷172，頁694。

源深盛，為四瀆之首而分為九江。」<sup>76</sup>

《史記 五帝本記》云：

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嫫祖。嫫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焉。<sup>77</sup>

黃帝繼神農氏後，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為中原之主。夏朝活動的中心在黃河大曲的南岸，黃河支流的伊水、洛水兩岸。<sup>78</sup>嫫祖為西陵人，西陵者，據《水經注疏》考證應作「蠶陵」，<sup>79</sup>《漢書 地理志》「蜀郡」有蠶陵，<sup>80</sup>由上文可知，黃帝與昌意皆娶蜀地之女，徐學書說：

黃帝、昌意皆娶蜀山氏女為妻，反映了黃帝部落與蜀山氏部落乃是世代互為婚姻的兩大對偶婚制部落。<sup>81</sup>

《穆天子傳》云：「天子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sup>82</sup>崑崙之西即為軒轅之丘，黃帝巡遊四海而築宮室於崑崙山，號令天下諸侯成為黃河流域之主，而與長江上游蜀山氏部落產生姻親關係。

蜀地其風土人情在《華陽國志 蜀志》中亦有描述：

其寶則有璧玉、金、銀、珠、碧、銅、鐵、錫、赭、堊、錦、繡、麩、鼈、犀、象、氈、眊、丹黃、空青、桑、漆、麻紵之饒，滇、獠、賈，僂，僮僕六百之富。其卦值坤，故多斑綵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星應輿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與秦同分，故多悍勇。在《詩》，文王之化，被乎江漢之域，秦豳同詠，故有夏聲也。其山林澤漁，園囿果瓜，四時代熟，靡不有焉。

蜀地古稱「天府之國」，物產豐饒，亦多向中原地區輸出，在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建立都江堰之後，更顯示出此項特色，《華陽國志 蜀志》又云：

冰乃壅江作厔，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頽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

<sup>76</sup> [晉]常璩：《華陽國志》（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1版1刷，收入任繼愈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 地學卷》（冊1）影印《古今逸史》本），卷3，頁384。

<sup>77</sup> [漢]司馬遷，[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1，頁10。

<sup>78</sup> 侯仁之主編：《黃河文化》（北京：華藝出版社，1994年1版1刷），頁3。

<sup>79</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下），卷33，頁2737。「又八十里至蠶陵縣」文下注云：「朱作西陵。沈氏曰：是蠶陵之誤。戴、趙改。守敬按：漢縣屬蜀郡，後漢因，蜀屬汶山郡，晉因，後廢。在今疊溪營西。」

<sup>80</sup>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冊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7年7月1刷），卷28上，頁761。「蠶陵」下補注：先謙曰：續志後漢因江水注，江水自湔氏道來，益州記云：自白馬嶺回行二十餘里至龍涸，又八十里至蠶陵縣，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鏡，下入汶江，一統志，故城今松潘廳疊溪營西，蠶陵山在營北五里，江水自松潘廳東南流百八十里合眾山溪水逕平番營，入疊溪營，明統志，漢蠶陵縣在疊溪所城北三里，梁於舊縣置鐵州，周改翼針縣，江水逕營城西入汶江境石鏡山，名在疊溪營東南。

<sup>81</sup> 徐學書：《江源岷山 - 中國西南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搖籃》（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10月1版1刷，收入《長江上游早期文明的探索》），頁125。

<sup>82</sup> [晉]郭璞注：《穆天子傳》（臺北：大化書局，1995年2月2版，[清]王謨輯：《增訂漢魏叢書》（冊2）），卷2，頁927。



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sup>83</sup>

《風俗通義》云：

江出蜀郡前氏傲外昏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

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sup>84</sup>

《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江都縣」云：「戰國時楚廣陵邑，漢置縣，三國時廢，晉復置。故城在今江蘇江都縣西南四十六里。」<sup>85</sup>但《史記 封禪書》云：「江水祠蜀。」<sup>86</sup>《索隱》云：

案《風俗通》云：「江出嶧山，嶧山廟在江都。」《地理志》：「江都有江水祠。」蓋漢初祠之於源，後祠之於委也。又《廣雅》云：「江神謂之奇相。」

《江記》云：「帝女也，卒為江神。」《華陽國志》云：「蜀守李冰於彭門闕立江神祠三所。」<sup>87</sup>

《正義》云：

《括地志》云：江瀆祠在益州成都縣南八里。秦并天下，江水祠蜀。<sup>88</sup>秦位處西南，地近蜀地，漢初因本祠之於源，故皆立江水祠於蜀，至漢宣帝時乃改祠江都。而所言珍物者，該是指源出岷山蜀地豐富奇特的物產，是故可由蜀地與中原黃河流域的關係及本地的地力的特色，或可推論古人言「江出岷山」之用意。

## 第二節 南瀆大江

江水為四瀆之一，是中國第一大河，《釋名》云：

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sup>89</sup>

江、河、淮、濟四瀆皆為眾川匯聚之處，而江水獨釋為「公」，稱其出物不私，乃是強調江水水流量在四瀆之中排名第一，故《華陽國志》稱江水「泉源深盛，為四瀆之首」，即為此意。《漢和大字典》解江字時說到，「工」是有上下溝通之

<sup>83</sup> [晉]常璩：《華陽國志》，頁384。

<sup>84</sup> [漢]應劭撰，王利器注：《風俗通義校注》，卷10，頁457-461。

<sup>85</sup> 臧勵蘇：《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臺1版8刷），頁328。

<sup>86</sup> [漢]司馬遷，[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28，頁1372。

<sup>87</sup> 同前註，頁1373。

<sup>88</sup> 同前註。

<sup>89</sup> [漢]劉熙撰，[清]王先謙撰集：《釋名疏證補》，卷1，頁21。注云：畢沅曰：「今本諸作小，又無所字。據《初學記》引改增。《水經注》引作『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文選 江賦》注引作『江者，公也。出物不私，故曰公也。』《北堂書鈔》引作『江者，公也。小水流入其中，出物不私，所以公共也。』《太平御覽》引作『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義的指事文字，江字是從水加上音符「工」的會意兼形聲文字，具溝通之意。<sup>90</sup>工字上下二橫表示物產運輸的起點與終點，中間一豎則表示運輸的途徑。真可謂「東西長江，貫通一氣。」<sup>91</sup>工字在甲骨文中已經出現，于省吾說：

工與貢字古通用，但甲骨文有工無貢，貢乃後起之別文。<sup>92</sup>

《日本大玉篇》云：

貢，賜也；又貢，上也；又貢，通也；又貢，薦也。<sup>93</sup>

《尚書 禹貢》即以貢字為其篇名，《禹貢錐指》云：

王氏炎曰：「九州有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凡貢，諸侯以獻于天子，挈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焉。」<sup>94</sup>

又云：

貢之為言廣矣，大矣，賦止甸服，貢盡九州，賦止中邦，貢兼四海，言賦不可以該貢，而言貢則可以該賦。<sup>95</sup>

這兩段話是言貢、賦之別，解釋 禹貢 篇名之義，至於貢物的實質內容，《禹貢錐指》云：

疏云：「此之所貢與《周禮》九貢不殊，按 大宰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祀貢、二嬪貢、三器貢、四幣貢、五材貢、六貨貢、七服貢、八旂貢、九物貢。先鄭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嬪貢，皮帛之屬；器貢，宗廟之器；幣貢，繡帛；材貢，木材也；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也；服貢，祭服；貢，羽毛；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缶為摯肅慎氏貢楛矢之屬是也。』後鄭云：『嬪貢，絲、帛；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幣貢，玉、馬、幣帛也；材貢，？幹栝柏篠簜也；貨貢，金、玉、龜、貝也；服貢，絺紵也；旂讀如囿游之游，旂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貢，雜物、魚、鹽、橘、柚。』」此皆倣 禹貢 言之，然九州之物產，或昔有而今無，或前美而後惡，所貢之品亦豈必盡同邪？<sup>96</sup>

再看 禹貢 九州之中，江水從岷山流經梁州、荊州、揚州等地區，但江南地卑多濕，物產地力並不豐盛。《史記 貨殖列傳》云：

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執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些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 q 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

<sup>90</sup> 藤堂明保：《漢和大字典》，頁 709。

<sup>91</sup> 朱汝蘭：《長江傳》（高雄：宏文館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3 月 1 版 1 刷），頁 5。

<sup>92</sup>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冊 4），頁 2912。

<sup>93</sup> 石川鴻齋編纂：《增訂篆文詳註日本大玉篇》（卷下），卷 10，頁 31。

<sup>94</sup> [明]胡渭：《禹貢錐指》（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 年，收入《皇清經解尚書類彙編》（2）），卷 28，頁 1358。

<sup>95</sup> 同前註，頁 1359。

<sup>96</sup> 同前註，頁 1359-1360。

錢穆云：

漢代長江流域，除卻上游巴蜀，在農業上，實不見有重要的地位。<sup>98</sup>長江流域雖廣布千里，但在漢代僅在蜀地佔有較重要的地理位置，若上推至內經時代則更復如此。由此可知，《風俗通義》所言「江者，貢也。」是有所本，江水除了具有通中國垢濁的功能，更擔負起運送內地所生產的眾多物產資源，《淮南子 墜形訓》則云：「江水肥仁而宜稻。」<sup>99</sup>《食物本草 長江水》云：長江天，界限南北，源發河，東流到海。水之浩淼無垠，莫踰於此。味甘美，性流利。飲之能入肺脾，令人滑澤肌膚，神清氣爽。<sup>100</sup>

### 第三節 南江北河

鳥瞰整個中國大陸，江、河二水綿延千里，流域廣布，是最顯著的兩條河川，蘇軾云：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惟其不自為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唯聖人之所使。<sup>101</sup>

《古今圖書集成 江部 萬里長江圖總敘》：

河源發於崑崙之西，江源亦發於西戎，故其流長，然則中國之水源，皆自西而來乎，西方兌金，金為水母，水皆發源於西者，其金生水之義乎，河由西而北而東入于海，然則海固江、河之會，而江、河其殆南北兩大經絡，所以會四方之水而歸之海矣乎。<sup>102</sup>

江、河地理位置一南一北，歷史文化發展亦各有側重，北方黃河流域是以《詩經》文化為代表，南方長江流域則是以《楚辭》文化為其象徵，在各方面形成對稱性的發展。手太陰，外合於河水，內屬於肺。其理已在《河水》中詳細論述，而手陽明，外合於江水，內屬於大腸。其理可在醫學文獻中進一步釐清，《素問 靈蘭秘典論篇》云：

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

《靈樞 本輸篇》云：

肺合大腸，大腸者，傳道之腑。

《難經 三十五難》云：

大腸、小腸傳陰氣而下，故居在下。

<sup>97</sup> [漢]司馬遷，[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129，頁3270。

<sup>98</sup> 錢穆：《古史地理論叢》，頁235。

<sup>99</sup> [漢]劉安撰，[漢]高誘注，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4，頁61。

<sup>100</sup> [明]姚可成：《食物本草》（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年1月1版2刷），卷1，頁32-33。

<sup>101</sup> [宋]蘇軾：《灑澗堆賦》（臺北：世界書局，1998年6月1版8刷，收入楊家駱主編：《蘇東坡全集》（冊上）），卷19，頁229。

<sup>102</sup> [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 方輿彙編 山川典》（冊25），卷270，頁551。

今大腸、小腸、胃與膀胱，皆受不淨。

大腸者，傳瀉行道之腑也。

大腸者，肺之腑。

大腸謂白腸。

手陽明大腸經之脈性為傳導，這與江水的水性相符合，既從岷山源出傳獻貢物，又為四瀆之一，能通中國垢濁，正所謂行導珍物而傳瀉糟粕，《靈樞 本輸篇》云：

下焦者，別迴腸，注于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在此則敘述了運送水穀中，大腸所扮演的傳導的角色與下焦的關係，故《靈樞 本輸篇》云：「下焦如瀆。」而《水經注》云：「岷江即瀆山也，水曰瀆水矣，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sup>103</sup>四瀆之中，唯有江水稱為瀆水，《廣雅疏證》云：「蜀瀆為獨，字或作瀆，《史記 封禪書》云：『瀆山，蜀之汶山也。』」<sup>104</sup>糟粕能下于大腸腑，下焦的功能才得以發揮，進而濟泌別汁，滲入膀胱，完成體內津液代謝最後的步驟，是故下焦之水為瀆水所主也。一般而言，在提及河川氾濫之時，多會聯想到黃河，事實上，長江亦多水災，從大禹「岷山導江」始，《尸子》云：

禹於是疏河決江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生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sup>105</sup>

至戰國時蜀守李冰建立都江堰，保護成都平原免受氾濫成災，《漢書 高后紀》云：「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秋，星晝見。」<sup>106</sup>從這裏可看出《靈樞 經脈篇》云「大腸手陽明之脈，是主津液<sup>107</sup>所生病者。」之理，所謂主津液所生病者，可視為大腸經易患有津液病，或者全身津液代謝失常之病機，常由大腸經所引起。除了津液代謝之外，大腸更負有傳導通行大便之職，《難經 四十四難》言「下極為魄門」，魄門為七衝門之一，《素問 五藏別論篇》云：

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故瀉而不藏，此受五藏濁氣，名曰傳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輸瀉者也。<sup>108</sup>魄門亦為五藏使，水穀不得久藏。

馬蒔注云：

然魄門者肛門也，肺藏魄，肛門上通于大腸，大腸與肺為表裏，故亦可稱之曰魄門。此魄門者亦為五藏之使，水穀下此，亦不能藏者也，較之傳化

<sup>103</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下），頁2734。

<sup>104</sup>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1版1刷），卷9下，頁301。

<sup>105</sup> [周]尸佼撰，[清]汪繼培輯：《尸子》，卷下，頁375。

<sup>106</sup>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3，頁98。

<sup>107</sup> 《太素》「津」下無「液」字。

<sup>108</sup> 《太素》無「者也」二字。

之府，何以異哉。<sup>109</sup>

簡言之，肺藏魄，肺之腑為大腸，故謂之魄門，又肺為天，肺者河水也，天府者，蜀地，江水之所出也，故以江水為手陽明大腸經之外合。再者，《靈樞 經水篇》云：「滌以南至江者為陽中之太陽。」江水位居十二經水的最南方，大腸腑亦位於人身最下方，此又另一合也。

---

<sup>109</sup> 〔明〕馬蒔：《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年1月1版1刷），頁100

## 第四章 海水 - 足陽明胃經經水

### 第一節 朝宗於海

足陽明胃經在十二經脈中佔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靈樞 經水篇》云：

足陽明外合於海水，內屬於胃。

海水有別於其他諸經水，《水經注》言明經水的定義：

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

但海水非如其他諸經水出於山，《淮南子 汜論訓篇》云：「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sup>110</sup>《說文》云：「海，天池也，以納百川者。」《焦氏易林》亦云：「水流趨下，遠至東海，求我所有，買鮪與鯉。」<sup>111</sup>海本身即是眾川最後匯流之處，故海水事實上並不符合經水的定義，言十二經水，是為整體經脈系統考量之。海與諸水的關係可見於《尚書 禹貢篇》：「江、漢朝宗於海。」《尚書正義》曰：

《周禮 大宗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詩》云：「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滄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為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湍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疆，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sup>112</sup>

在古人眼中，眾川是以朝拜之姿匍匐奔流至海，並以諸侯與天子的下卑上尊之語類比之，如《焦氏易林》云：

海為水王，聰聖且明，百流歸德，無有叛逆，常饒優足。<sup>113</sup>

海水地處低下卻又為眾川所宗主，其義甚妙。另一方面，從水循環的觀點而言，海水蒸發而上，經過凝聚與蓄積形成雲，再降而成雨，入於河川，則海又為諸水之母。萬物莫不遵循天地之道，《素問 陰陽應象大論篇》云：

清陽為天，濁陰為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

又云：

六經為川，腸胃為海。

其中所闡釋的陰陽轉換、互根之道，正是從自然觀察所得以水為載體的能源交換機轉。

海為水加上音符「每」，《甲骨文簡明詞典》云：

於（女）或（母）之上部加一 或 ，以表示笄飾，用來區別女或母。甲

<sup>110</sup> 〔漢〕劉安著，〔漢〕高誘注，何寧撰：《淮南子集釋》（中），卷 13，頁 922。

<sup>111</sup> 〔漢〕焦延壽：《焦氏易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 年 12 月 1 版 2 刷），卷 1，頁 50。

<sup>112</sup>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廖名春、陳明整理，呂紹綱審定：《尚書正義》，頁 147-148。

<sup>113</sup> 〔漢〕焦延壽：《焦氏易林》，卷 1，頁 14。

骨文未見用其本義。卜辭用以指稱某一天象，乃借音字，即後代的晦。晦有冥義，表示一種昏暗陰沉的天象，重點似在於表示昏暗之狀況。這種狀況，一般也與雨有關。

《尚書考靈曜》云：

海之言晦，昏而無？也。<sup>114</sup>

《釋名》云：

海，晦也。主承穢濁，其色黑而晦也。<sup>115</sup>

王先謙《釋名疏證補》云：

《白虎通》言：「瀆者，濁也。中國垢濁發源東注海。」故此言海主承穢濁也。<sup>116</sup>

《靈樞 陰陽清濁篇》云：「肺之濁氣，下注於經，內積於海。」則有承受諸經濁氣之義。海水一望無際，玄冥難測，四瀆及諸經水夾帶內地沿岸垢濁注於海水，海雖言晦，卻為淨水循環的開端提供一天然的容器。故《靈樞 玉版篇》云：

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sup>117</sup>。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

廣澤天下者，海也，而能將氣血敷布周身者，胃也。海蘊涵著無限的可能。

## 第二節 四海

海的概念加上方位向量即衍生為「四海」，從典籍文獻中可知夏代即有四海的地理觀念，《史記 夏本紀》云：

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行山柝木。與益予眾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與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眾民乃定，萬國為治。<sup>118</sup>

又云：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sup>119</sup>

禹治水是為百姓民生之計，與眾民稻食百穀，以農業生產為目的，其心則同《靈樞 九鍼十二原篇》所云：

<sup>114</sup> 〔漢〕鄭元：《尚書考靈曜》（京都：中文出版社，1990年3月再版，收入〔清〕馬國翰、王仁俊輯：《玉函山房輯佚書及補遺》（冊3）），頁2114。

<sup>115</sup> 〔漢〕劉熙撰，〔清〕畢沅疏證，〔清〕王先謙撰集：《釋名疏證補》（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7月1版1刷，收入《漢小學四種》（下），影印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刊本），頁1473。

<sup>116</sup> 同前註

<sup>117</sup> 「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靈樞略》作「海之所出者，霧霧而布太虛也。」

<sup>118</sup> 〔漢〕司馬遷，〔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2，頁79。

<sup>119</sup> 同前註，頁77。

余子萬民，養百姓，而收其租稅。余哀其不終<sup>120</sup>，而屬有疾病。余欲勿令<sup>121</sup>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營其逆順出入之會。令可傳於後世，必明為之法。令終而不滅，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為之經紀。

調食成為養民之首務，《素問 藏氣法時論篇》云：

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埤<sup>122</sup>，氣味合而服之，以養精益氣。

禹導川通經水以滋養萬物，黃帝教人用微鍼通行經脈，調和營衛血氣，天人相應，得盡天年。禹治理天下是以達四海之境為全功，《爾雅 釋地篇》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sup>123</sup>李巡注云：「四海遠於四荒，晦冥無形，不可教誨，故云四海也。海者，晦也。言其晦暗無知。」<sup>124</sup>後世則反而對四海之義不甚明瞭，《古今圖書集成 山川典 海部》云：

水大至海而極，從古皆言四海，而西海、北海遠莫可尋，傳者亦鮮確據。<sup>125</sup>這除了反應古今地理變化，是否意味著自漢以後地理學上之衰退，《山川典 海部》又云：

若夫禹跡所及西境流沙而極，不言西海，東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則謂外薄四海、訖于四海者，如之而何四也？漢武帝事遠有敕使命方行四表，故西、北二海遂有身歷而目擊之者矣，非道聽途說者比。于是條支之西有海，先漢使命固嘗見之而入諸史矣。後漢班超又嘗遣甘華輩親至其地也。至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夷人與商人皆嘗往來。若北海則又甚遠，如霍去病之封狼居胥山也，其山實臨瀚海即北海也，蘇武、郭吉皆為匈奴所幽，實諸北海之上。唐史曰：「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骨利幹國在海北岸也。」然則《詩》、《書》稱四海者，實環夷夏而四之矣，若西北邊外有西海、柏海、青海、蒲類海、居延海，此類雖與海並稱，實眾水鍾為大澤，故以海為名耳。班固？張掖之水曰：「羌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則直以居延為海矣。」<sup>126</sup>

雖然《爾雅》將四海置於 釋地 而非 釋水，但筆者認為是就四海的地理位置而示夷狄所在之處，正如《古今圖書集成 山川典 海部》引《博物志》云：

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水中，蓋無幾也。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言之，謂之四海，言皆近於海也。四海之外，皆復有海。

<sup>120</sup> 「終」《靈樞》作「給」。

<sup>121</sup> 「令」《靈樞》作「使」。

<sup>122</sup> 「埤」《靈樞》作「充」。

<sup>123</sup> 〔晉〕郭璞注：《爾雅注》（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1版1刷，收入朱祖延主編：《爾雅詁林》（卷中），影覆宋蜀大字本），頁2635。

<sup>124</sup>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整理，王文錦審定：《禮記正義》（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版1刷，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卷5，頁136。

<sup>125</sup> 〔清〕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冊25），卷307，頁895。

<sup>126</sup> 同前註，頁896-897。



云案東海之別有渤澥，故東海共稱渤海，又通謂之滄海。<sup>127</sup>  
 尹桐陽《爾雅義證》對此作了詳盡的考證，<sup>128</sup>王念孫《讀書雜誌》云：「凡塞外大澤通謂之海。」<sup>129</sup>《日本大玉篇》云：

海，滄溟也。眾水所歸也，環九州之四方皆海，故曰四海。<sup>130</sup>  
 是故確有東西南北四海的存在，而中國的版圖之極在於四海，天下由此稱之。見圖 4.1：<sup>13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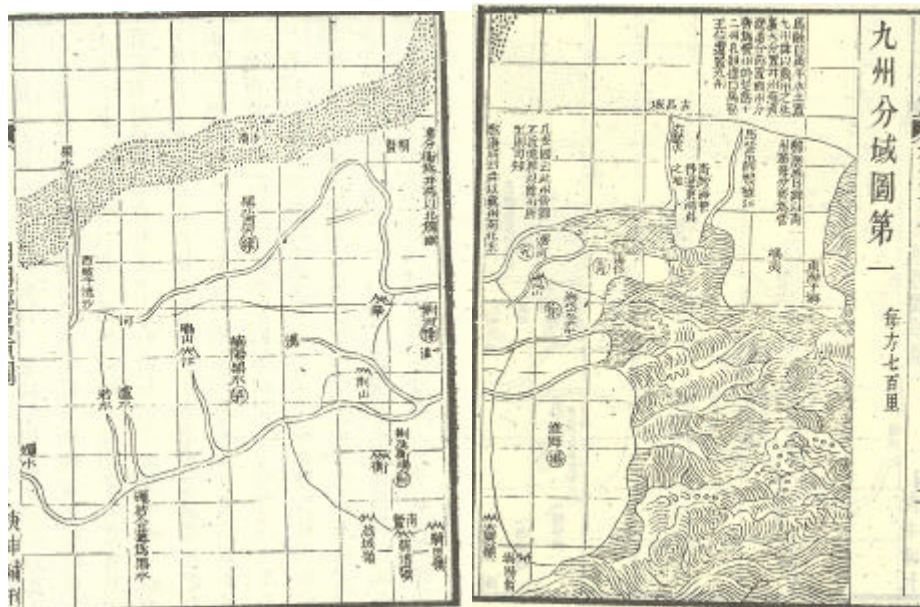


圖 4.1 九州分域圖

在天人合一的思維體系下，海作為一幅員遼闊的地理區域，是最大的地理概

<sup>127</sup> 同前註，頁 46。

<sup>128</sup> 〔清〕尹桐陽：《爾雅義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 8 月 1 版 1 刷，朱祖延主編：《爾雅詁林》（中卷）影印民國 3 年衡陽學社石印本），頁 2639。關於四海，《義證》云：「此謂東西南北四海也。中國自長江口以南至福建，與日本之臺灣、澎湖、琉球間統稱東海。禹貢：『青州海濱廣斥』，又『北江入於海，中江入於海』均是也。自福建以南至馬來半島以東，則統稱為南海，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是也。三危，今衛藏。黑水，今喀喇烏蘇河也，蒙古語謂黑為喀喇，水為烏蘇，黑水所以名喀喇烏蘇也。西海即青海，《史記 張儀傳》：『利盡西海』，《索隱》：『西海謂蜀川也。』又 大荒西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海內西經：『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是《山海經》有西海，即古鮮水，而渤海即蒲昌海。漢王莽時置西海郡，為風卑禾羌之所獻，在西寧邊外五百餘里，即所謂青海者也。由今攷之，青海之為西海，猶為大近。今土耳其斯坦地低於海面者九十餘尺，據地質學家言古時為海，北連北冰洋之鄂畢灣，西通黑海，其後烏拉山脈，次第隆起，遂與北冰洋隔，漸乾涸成大陸窪地，今鹹海、裏海為古代海底最深處，即中國古時之西海也。《坤鑿度》引《萬形經》云：『坎，北方，無海，謂其地但有瀚海也。』而中國古時多以渤海為北海，《左傳》：『君處北海』是也。今謂渤海為黃海灣入之內海，在於東方，非正北也。北海云者，今貝加爾湖是也，在西北利亞。《漢書》謂：『為私渠北靛海，土人謂之聖海。』又為柏海。漢蘇武牧羊海上即此。許慎說：『海，天池也，以納百川者。』《周禮》鄭注以為四方。」

<sup>129</sup> 〔清〕王念孫：《讀書雜誌》，頁 316。

<sup>130</sup> 石川鴻齋編纂：《增訂篆文詳註日本大玉篇》（卷中），卷 6，頁 9。

<sup>131</sup> 〔明〕胡渭：《禹貢錐指》，卷 27，頁 1329-1330。

念，自然在「身體地圖」中佔有一席之地，《靈樞 海論篇》甚至以此為篇名，重視程度可見一般。《靈樞 海論篇》云：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法於夫子，夫子之所言，不離於營衛血氣。夫十二經脈者，內屬於腑臟，外絡於肢節。夫子乃合之於四海乎？岐伯答曰：人亦有四海、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於海。海有東西南北，命曰四海。黃帝曰：以人應之奈何？岐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凡此四者，以應四海也。黃帝曰：遠乎哉。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愿聞應之奈何？岐伯答曰：必先明知陰陽表里榮輸所在，四海定矣。

經水受水而行之，水循著一定的河道而流行，海則不同，海水為一集合體，儲存重要的資源。在 海論篇 中，可以看出十二經脈的觀念已為黃帝學派醫家所奉行，作者進一步提出海的觀念，並言明四海的具體內容：

黃帝曰：定之奈何？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沖，下至三里。衝脈者，為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大杼，下出於巨虛之上下廉。膻中者，為氣之海，其輸上在柱骨之上下，前在於人迎。腦為髓之海，其輸上在於其蓋，下在風府。黃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敗？岐伯曰：得順者生，得逆者敗，知調者利，不知調者害。

### 第三節 水穀之海

衝脈者，為十二經之海，這是從先天系統的角度言之，胃者，水穀之海，則是以後天系統生化之源而名之<sup>132</sup>，《靈樞 營衛生會篇》云：

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以傳與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營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

穀氣一分為三，《靈樞 邪客篇》云：

伯高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肺<sup>133</sup>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為血，以營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焉。

《靈樞 五味篇》云：

黃帝曰：愿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臟，分別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臟六腑之海也，水穀皆入於胃，五臟六腑，皆稟氣於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黃帝曰：

<sup>132</sup> 《靈樞 逆順肥瘦篇》亦云：「衝脈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稟焉。」衝脈是屬奇經八脈之一，不拘於十二經脈系統，言其為五藏六府之海，是指奇經對待正經之調節作用，故《難經 二十七難》云：「比於聖人圖設溝渠，溝渠滿溢，流於深湖，故聖人不能拘通也。而人脈隆盛，入於八脈，而不環周，故十二經亦不能拘之。」《難經》將奇經八脈比喻作深湖，而《內經》則通作海，其義則同。

<sup>133</sup> 「心肺」《靈樞》作「心脈」。

營衛之行奈何？伯高曰：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臟，別出兩行於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

水穀入於胃後，因生理作用分為糟粕、津液、宗氣三種途徑，言「稟」者，從禾，即有如將作物收納於倉庫中以俟使用之義，《靈樞 脹論篇》有「胃者，太倉也。」之語，《素問 靈蘭秘典論篇》亦云：「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經水篇云：「內有所稟」，即指胃也。宗氣是由呼吸之氣加上水穀運化產生精微物質上注於肺所形成。《靈樞 決氣篇》云：

何謂津？岐伯曰：腠理發泄，汗出腠理<sup>134</sup>，是謂津。何謂液？岐伯曰：穀氣滿<sup>135</sup>，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光澤<sup>136</sup>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津走腠理，液入骨髓，皆須穀氣充盈之後，方可有其生理作用，否則便會產生「津脫」、「液脫」之證。至於糟粕，《靈樞 營衛生會篇》云：

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

又云：

故水穀者，常并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

穀氣不行，營衛不通，生化之源斷絕，糟粕自然不成。胃有如物流中心，五色五味之品由此各走所喜，若胃受納功能不彰，「貨不暢其流」，食物、藥物不達其所，不歸其經，五臟之病由此生。故《素問 五藏別論篇》云：

帝曰：氣口何以獨為五藏主？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藏氣，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故五氣入鼻，藏於心肺，心肺有病而鼻為之不利也。五藏氣皆由胃所養而後出，不就像眾川之水皆由海水蒸騰化雨而流行，是故無論精、氣、津、液、血、脈六氣，均源自胃，《靈樞 決氣篇》云：

黃帝曰：六氣者，貴賤何如？岐伯曰：六氣者，各有部主也，其貴賤善惡，可為常主，然此五穀與胃為大海也。

《楚辭 遠遊篇》有「令海若舞馮夷」之語，海若、馮夷，一海神，一河神，河水雖為四瀆之首，但面對廣闊無垠的海水，仍得俯首稱臣，河、海的關係在《莊子 秋水篇》有生動的描述：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

<sup>134</sup> 「汗出腠理」《靈樞》作「汗出溱溱」。

<sup>135</sup> 「穀氣滿」《靈樞》作「穀入氣滿」。

<sup>136</sup> 「光澤」《靈樞》作「泄澤」。

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sup>137</sup>

手太陰肺經雖為十二經之終始，卻不能自發引動脈氣循行，必須仰賴胃氣開啟經脈「如環無端」之旅，這也是肺經起於中焦之理。《素問 玉機真藏論篇》云：

岐伯曰：五臟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臟之本也，臟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也。故五臟各以其時，自為而至於手太陰也。

胃與手太陰之關係可視為位能轉換為動能的過程，《靈樞 動輸篇》云：

黃帝曰：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岐伯曰：是明胃脈也。胃為五臟六腑之海，其清氣上注於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

由熱力學第一定律，「能量守恆定律」可知能量既不能創造亦不能消滅，以人體為系統，則穀氣為輸入系統之能量，《靈樞 五味篇》云：

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輸入系統之能量與輸出系統之能量以一比三的比例進出人體，熱力學第二定律則說明在系統內亂度趨向增加，有一部分能量則變成熱能無法作功，若水穀不入，無法持續化為精微物質，宗、營、衛三氣必逐漸耗散，無法再生。《難經 四十三難》云：

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何也？然：人胃中當有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至圍，一行二升半，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津液俱盡，即死矣。

《靈樞 平人絕穀篇》有類似的說法：

黃帝曰：願聞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伯高曰：臣請言其故，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之穀，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滿，上焦泄氣，出其精微，慄悍滑疾，下焦下溉諸腸。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腸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腸胃之長，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穀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腸胃所受水谷之數也。平人則不然，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得上下，五臟安定，血脈和利，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故腸胃之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後，後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氣津液皆盡故也。

此條文說明水穀由胃受納後，穀氣與諸腸及三焦之間的消化作用，並進一步指出神之存在需由穀氣精微所化，故形、精、氣、神四者皆涵蓋其中，《難經 三十四難》云：

<sup>137</sup>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2001年11月2版1刷），頁140。

五臟有七神，各何所藏耶？然：臟者，人之神氣所舍藏也。故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與智，腎藏精與志也。

由於胃為五臟六腑之海，五臟皆需穀氣所養而七神乃得安居其中，若水穀盡，則五臟無所養，七神無處安居必去之，故楊上善曰：「水穀竭，神乃亡。」由此可知許多精神疾病實因不當飲食習慣或食物中毒所造成的。

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

《莊子 秋水篇》云：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sup>138</sup>

海在時間與計量上具有不可數的概念，故能不盈、不虛、不變、不知，胃經同樣具有這種特質，《難經 十五難》云：

胃者，水穀之海，主稟四時。皆以胃氣為本，是謂四時之變病，死生之要會也。

這展現了以胃為中心的五行四時模式，無論四時寒溫差異，疾病如何變化，若仍保有胃氣，皆有治癒之機，生死關鍵之時刻是以胃氣的有無為判斷的標準，疾病癒後走向逆順可由醫者診脈得知，《素問 平人氣象論篇》云：

平人之常氣稟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無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臟真散於肝。肝藏筋膜之氣也。夏胃微鉤曰平，鉤多胃少曰心病，但鉤無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臟真通於心，心藏血脈之氣也。長夏胃微奕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無胃曰死。奕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臟真濡於脾，脾藏肌肉之氣也。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無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臟真高於肺，以行榮衛陰陽也。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腎病，但石無胃曰死。石而有鉤曰夏病，鉤甚曰今病。臟真下於腎。腎藏骨髓之氣也。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膈絡肺，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脈宗氣也，盛喘數絕者，則病在中；結而橫，有積矣；絕不至曰死。

春夏秋冬四時，在水循環作用下，諸經水的水體自然包含了海水的成份，而真藏脈現，猶如海水與諸經水之間的水循環斷絕，呈現原本的水性，經水勢必日漸枯竭。除了脈診，這裏提出了一種用觸診以候死生之法，診虛里脈，即心尖搏動，臨床上可見左心室肥大及心包滲液導致搏動加快、心律不整和心尖向外移動等症候，若一呼一吸摸不到脈動，則是危證。另外，在內經中還有診人迎的方法，《靈樞 病能論篇》云：

黃帝問曰：人病胃脘癰者，診當何如？岐伯對曰：診此者，當候胃脈，其當沉細，沉細者，氣逆，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則熱，人迎者，胃脈也，逆而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脘為癰也。

胃癰之病可直接診人迎脈而知，又《靈樞 動輸篇》云：

<sup>138</sup> 同前註，頁 141。

黃帝曰：足之陽明，何因而動？岐伯曰：胃氣上注於肺。其悍氣上沖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頤<sup>139</sup>，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於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陽病而陽脈小者為逆。陰病而陰脈大者為逆。故陰陽俱靜俱動若引繩，相傾者病。

《靈樞 四時氣篇》亦有「氣口候陰，人迎候陽」之言，《靈樞 經脈篇》中「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的針刺大法，更是以寸口、人迎的相對大小決定，凡陰經者，寸口大於人迎曰盛，寸口反小於人迎曰虛；陽經者，人迎大於寸口曰盛，人迎反小於寸口曰虛。

到了張仲景的時代，亦十分重視足陽明以候死生，在《傷寒雜病論》序中便提及：

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跗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彷彿，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

張仲景在臨證時是恪遵《內經》的訓示的，並以此告誡後世醫家勿犯此錯，在條文中亦常見診足陽明，如：

跌陽脈伏而澹，伏則吐逆，水穀不化，澹則食不得入，名曰關格。

診足背跌陽脈可知水穀受納正常與否，又在少數使用針刺的條文中亦提到刺足陽明的治法：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作再經者，針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可刺足陽明。

針刺足陽明可使太陽病不傳陽明而愈，亦治少陰病危證，其理皆是充穀氣以保胃氣。臨床上另一著名的論治「治痿獨取陽明」亦是由海的概念衍生而來，《素問 痿論篇》云：

論言治痿者，獨取陽明，何也？岐伯曰：陽明者，五臟六腑之海，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衝脈者，經脈之海也，主滲灌溪谷，與陽明合於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為之長，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故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各補其榮，而通其俞，調其虛實，和其逆順，筋脈骨肉，各以其時受月，則病已矣。帝曰：善。

在此可看出穀氣化為津液潤澤全身諸筋和通利關節的作用，更進一步發現足陽明胃經與奇經八脈的交通關係，足陽明虛則累及衝、帶、督脈，而造成痿證。

---

<sup>139</sup> 「頤」《靈樞》作「頤」。

## 第五章 湖水 - 足太陰脾經經水

### 第一節 湖水之名考證

《靈樞 經水篇》云：「足太陰，外合於湖水，內屬於脾。」湖水之名見於《水經注》數處，《水經注 河水》云：

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廣圓三百里。武王伐紂，天下既定，王巡嶽瀆，放馬華陽，散牛桃林，即此處也。<sup>140</sup>

《山海經》曰：「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其木多柟、柟，多竹箭，其陽多玉，其陰多鐵。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其中多馬。湖水出焉，北流注于河。」

<sup>141</sup>

故此湖水為河水之一小支流。《水經注 淮水》云：

淮水又東北流，右會湖水，傍川西南出，窮溪得其源也。<sup>142</sup>

這是流經淮水的湖水。又《水經注 江水》云：

江水又東，湖水自北南注，謂之嘉吳。<sup>143</sup>

此是注於江水的湖水。以上三條在《水經注》中提及的湖水皆是支流小水，並不足以為經水。張景岳與張志聰皆將湖水視為五湖，景岳云：

湖即五湖，謂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鑿湖也。五湖皆在東南，《周禮 職方氏》：「揚州澤藪曰具區。」<sup>144</sup>

張志聰則云：

湖水有五湖，即洞庭、彭澤、震澤之類，脾位中央，而灌溉于四旁，故足太陰外合于湖水，而內屬於脾。（眉批：土數五，故合五湖。）<sup>145</sup>

二人所言五湖名稱又有所不同。其中彭蠡、震澤，語出《尚書 禹貢》，其云：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sup>146</sup>

彭蠡澤，據《尚書 虞夏書新解》考證分為今古二說，古說班固以為古彭蠡為今之鄱陽湖，在長江之南，而今說《中國自然地理》之《歷史自然地理》分冊則認為在今長江之北。<sup>147</sup>至於三江、震澤，孔《傳》云：

<sup>140</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上），頁326-327。

<sup>141</sup> 同前註，頁328。

<sup>142</sup> 同前註，（冊下），頁2499。

<sup>143</sup> 同前註，（冊下），頁2901。

<sup>144</sup> 〔明〕張介賓：《類經》（冊上），卷9，頁298-299。

<sup>145</sup> 〔清〕張志聰：《黃帝內經靈樞集注》（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年8月1版1刷，收入鄭林主編：《張志聰醫學全書》），卷2，頁435。

<sup>146</sup>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廖名春、陳明整理，呂紹綱審定：《尚書正義》，卷6，頁145。

<sup>147</sup> 金景芳、呂紹綱：《尚書 虞夏書新解》（沈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1版1刷），頁342。《歷史自然地理》云：「彭蠡澤的位置無疑在大江之北，其具體範圍當包括有今宿松、望江間的長江河段及其以北的龍敢湖、大官湖、泊湖等湖沼地區。」



震澤，吳南大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三江，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震澤，吳都太湖。底，之履反，致也。《史記》音致。大湖音太湖。<sup>148</sup>

《尚書 虞夏書新解》認為三江是婁江、吳淞江、東江構成的水系，宣泄震澤水入海。<sup>149</sup>五湖之名見《水經注 沔水》云：

五湖謂長塘湖、太湖、射湖、貴湖、滬湖也。郭景純《江賦》曰：「注五湖以漫漭。」蓋言江水經緯五湖而苞注太湖也。是以左丘述《國語》曰：「越伐吳戰于五湖是也。」又云：「范蠡滅吳返至五湖而辭越，斯乃太湖之兼攝通稱也。」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韋昭曰：「五湖，今太湖也。」《尚書》謂之震澤，《爾雅》以為具區，方圓五百里。<sup>150</sup>

五湖應以《水經注》之說存其古，張景岳所謂五湖是依李善之說，<sup>151</sup>張志聰之五湖說乃泛稱，以當時的地理現況解釋，這是因歷代五湖名稱多有所變。《山海經》云：

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東望諸比。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曰彘，是食人。苔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具區。其中多此魚。<sup>152</sup>

郭璞注云：「具區，今吳縣西南太湖也，《尚書》謂之震澤。」<sup>153</sup>《周禮 職方氏》亦云：「揚州，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穀宜稻。」<sup>154</sup>古人多認為具區、震澤、五湖皆指同一處。<sup>155</sup>據韋昭之說，則五湖即太湖也，見圖 5.1。<sup>156</sup>

<sup>148</sup>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廖名春、陳明整理，呂紹綱審定：《尚書正義》，卷 6，頁 145。

<sup>149</sup> 金景芳、呂紹綱：《尚書 虞夏書新解》，頁 343。

<sup>150</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下)，頁 2435-2437。

<sup>151</sup> [清]胡渭：《禹貢錐指》，頁 1448。

<sup>152</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 13。

<sup>153</sup> 同前註。

<sup>154</sup> [清]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冊 10)(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3 月 1 版 2 刷)，卷 63，頁 2640。

<sup>155</sup> [清]胡渭：《禹貢錐指》，頁 1448。胡渭有不同的看法，其云「具區、五湖明是兩處，而《孔傳》謂：『太湖名震澤』，《正義》為之辭曰：『餘州浸藪皆異，而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此說非也。葉少蘊云：『凡言藪者，皆人所資以為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揚州之藪為震澤，今平望、八赤、震澤之間，水瀾漫而極淺，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為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然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為害，所以謂之震澤。』黃子鴻申其義曰：『今土人自包山以西謂之西太湖，水始淵深，自莫釐武山以東謂之南湖，水極灘淺，蓋即古之震澤，止以上流相通，後人遂混謂之太湖，誤矣。』渭按此辨周官之藪浸極其明晰，蓋自莫釐武山以東至平望、八赤之間，松江左右，笠澤之地，皆古具區，禹貢 謂之震澤者也。」

<sup>156</sup> 楊守敬、熊會貞：《水經注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6 月 1 版 1 刷，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冊 5))，頁 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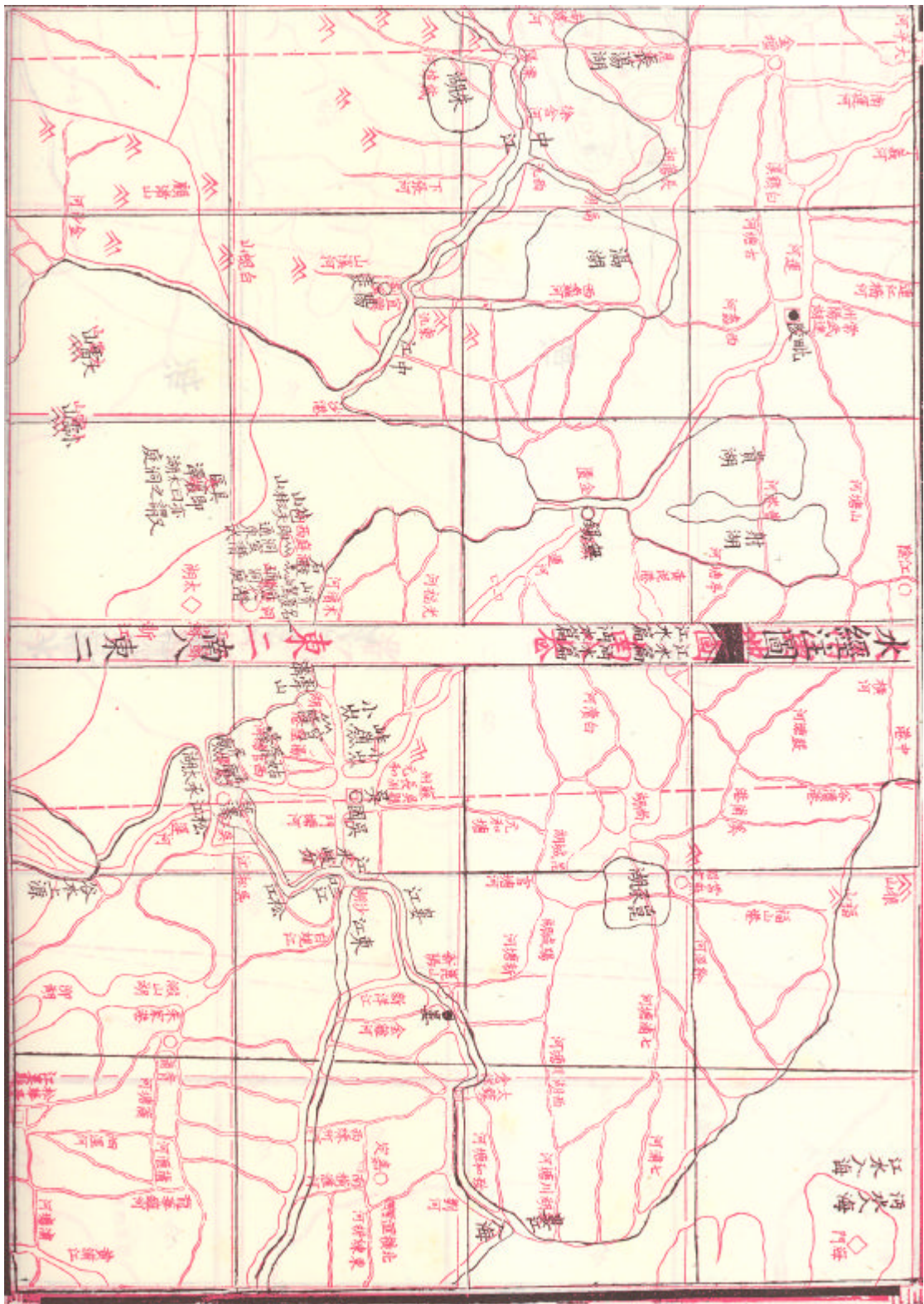


圖 5.1 太湖圖

《楚辭 九歎 遠游》有「就申胥於五湖」之語，王逸注云：「湖，大池也。」<sup>157</sup>

<sup>157</sup>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11月1版2刷），頁515。

是古即有五湖之說，那麼，五湖是否就是足太陰脾經之經水？《廣雅 釋地》云：「湖，池也。」<sup>158</sup>《說文》云：

大陂也。從水胡聲。揚州浸有五湖浸，川澤所仰以灌溉也。<sup>159</sup>

嚴格說來，湖為一封閉形水域，並非河川，湖的功能如《風俗通義》所云：

湖者，都也，言流瀆四面所猥都也，川澤所仰以溉灌也。<sup>160</sup>

《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陂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sup>161</sup>

湖水具有調節河川水量的作用，湖水水量的變化，即湖面些微的上升或下降皆會對附近的河川造成相當大的影響，而以湖作為經水之一是否適當？在《難經 二十八難》中將奇經八脈比喻為湖，其云：

比於聖人圖設溝渠，溝渠滿溢，流於深湖，故聖人不能拘通也。而人脈隆盛，入於八脈，而不環周，故十二經亦不能拘之。

由此可知，奇經八脈對於十二經脈是起著調節經氣的作用。

## 第二節 為胃行津液

足陽明胃經外合於海水，亦非尋常經水可比擬，足太陰脾經與其相表裏，是否因此而亦另當別論？《素問 太陰陽明論篇》云：

脾不主時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臟，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脾臟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也。

《難經 十五難》云：

胃者，水穀之海，主稟四時。皆以胃氣為本，是謂四時之變病，死生之要會也。脾者，中州也，其平和不可得見，衰乃見耳。

足太陰為之行氣於三陰，足陽明為之行氣於三陽，而脾與胃以膜相連，為之行其津液，故脾胃皆有相同的屬性，即稟土氣而主四時。王筠云：

湖則滄蓄淵深，四時不改，今太湖自包山以西，水極淵深，即古之五湖。

<sup>162</sup>

是故湖、海皆具有水量穩定的性質，又湖海即泛指世間，<sup>163</sup>以脾有中州之稱，將之比喻作湖水似無不可，而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亦可視為湖水經由三江而入於海，太湖之地自古為沃壤，為揚州浸，《周禮正義》云：「浸，可以為陂灌溉者。」<sup>164</sup>，故五湖承土性而生萬物，亦合足太陰脾，或可為經水之一。至此，以太湖之

<sup>158</sup> 徐復主編：《廣雅詁林》，卷9下，頁756。

<sup>159</sup> 〔漢〕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11上，頁232。

<sup>160</sup> 〔漢〕應劭撰，王利器注：《風俗通義校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9月1版），卷10，頁480。

<sup>161</sup> 同前註，頁481。

<sup>162</sup> 〔清〕王筠：《說文解字句讀》（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1月1版2刷，頁435），卷21，頁43。

<sup>163</sup> 藤堂明保：《漢和大字典》，頁755。

水為足太陰脾經之經水，似為合理，但楊上善有不同的看法，認為足太陰脾經之經水應為虜陀水或沽水，其云：

湖當為虜，虜陀水出代郡鹵城縣，東流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為并州川。一解云：「湖當為沽，沽水出漁陽郡，東南入海，行七百五十里。

楊上善此說據《漢書 地理志》「代郡，鹵城」下云：

虜池河東至參戶，入虜池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sup>165</sup>

又「漁陽郡，漁陽」下云：

沽水出塞外，東南至泉州入海，行七百五十里。<sup>166</sup>

虜陀水，《周禮 職方氏》稱虜池，<sup>167</sup>在今山西、河北省，稱滹沱河。<sup>168</sup>《水經注》此篇已亡佚，關於滹沱水的描述則散見各篇。《山海經》則云：「泰戲之山，虜沱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澧水。」<sup>169</sup>而沽水，在今河北省東中部，又名海河。<sup>170</sup>《水經注 沽河》云：「沽河從塞外來。」

<sup>171</sup>篇末則云：「漳、洹、滹、易、涑、濡、沽、虜池，同歸于海，故《經》曰派河尾也。」<sup>172</sup>滹沱河或沽水都是直入於海的經水，兩者同屬北方大河。筆者細考楊上

善之語，稱湖「當」為虜、沽，認為將此二水列入足太陰脾經之經水，是因經水篇「清以北者為陰，湖以北者為陰中之陰。」之語，楊上善注云：「清水以北，已是其陰，湖在清北，故為陰中之陰也。」可見楊上善將經文理解為北方為陰，而陰中之陰是位於最北，故湖水必在清水之北，因而排除了湖水為太湖的說法，進而必須在清水之北找到一條適合的河川，所謂「湖當為虜」，是取其音近，而「湖當為沽」，則是取其字形相近，楊上善當初看到的經文也是湖水，但清水以北並無此河名，而找到滹沱河、沽水以為在清水之北而合足太陰脾經之經水，僅是依清水之北的相對地理位置而論，此說並無其他根據，暫且存而不論。

<sup>164</sup> [清]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冊10），卷63，頁2640

<sup>165</sup>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28下，頁1622。

<sup>166</sup> 同前註，頁1623。

<sup>167</sup> [清]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冊10），卷63，頁2680。注云：「漢鹵城故城在今山西代州繁峙縣東百里，滹沱河出縣東北百二十里泰戲山，入直隸界，至獻縣南分為二派，復合，至天津府靜海縣入海。」

<sup>168</sup> 崔乃夫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大詞典》（卷4）（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5月1版1刷），頁6355。「滹沱河」下云：「子牙河北源。在山西省北部，河北省西部。」

<sup>169</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114-115。

<sup>170</sup> 崔乃夫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大詞典》（卷4），頁6354。「海河」下云：「上游有潮白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衛河等五大河系，於天津附近匯合後名海河。」

<sup>171</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中），頁1209。

<sup>172</sup> 同前註，頁1217。

## 第六章 濟水 - 手少陰心經經水

### 第一節 濟水考據

《尚書 禹貢》云：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濼、沮會同。

又云：

導沅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

《爾雅 釋地》云：「濟、河間曰兗州。」《爾雅正義》注云：

濟當作沅，兗當作沅。公羊疏引李巡云：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故曰兗州。兗，信也。釋名云：兗州取兗水以為名也。《晉書 地理志》引《春秋元命包》云：「兗，瑞也，信也。」禹貢云：「濟、河惟兗州。」公羊疏引鄭註云：「言兗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殷制與夏同。」職方云：「河東曰兗州，賈疏：『周之兗州於禹貢侵青徐之地。』」兗州之域，河東與冀分界，自滎至荷西南與豫分界，自荷至會汶南與徐分界，自會汶後，東北行東與營分界。說苑作濟南曰兗州。<sup>173</sup>

《爾雅新義》注云：

背水所出為兗。《書》曰：「道沅水，東流為濟。」泉源為沅，流去為濟。濟坎在上，背源遠矣。<sup>174</sup>

兗州地處濟、河兩水之間。見圖 6.1。<sup>175</sup>《水經注》云：

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為沅水。《山海經》曰：王屋之山，聯水出焉，西北流注於秦澤。郭景純云：聯、沅聲相近，即沅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丘，今原城東北有東丘城。孔安國《書傳》曰：泉源為沅，流去為濟。《春秋說題辭》曰：濟，齊也；齊，度也，貞也。《風俗通 山澤》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濟者，齊也，齊其度量也。余按二濟同名，所出不同，鄉流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sup>176</sup>

這幾段經文引申出幾個重要的問題有待釐清：經水篇所指濟水為何？既稱沅，又何謂濟？濟水與河水的關係如何？經水篇所云：

手少陰，外合於濟水，內屬於心。

<sup>173</sup> [清]邵晉函：《爾雅正義》（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1版1刷，影印乾隆戊申餘姚邵氏家塾本，收入朱祖延主編：《爾雅詁林》（卷中）），頁2516。

<sup>174</sup> [宋]陸佃：《爾雅新義》（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1版1刷，百部叢書集成影粵雅堂叢書本，收入朱祖延主編：《爾雅詁林》（卷中）），頁2516。

<sup>175</sup> [清]陳蘭甫：《禹貢圖》（台北：廣學社印書館，1975年9月1版，見《禹貢錐指》（下）合訂本），頁1638。

<sup>176</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上），頁626。



其所言濟水為四瀆之一，是一重要的河川，鄭樵曰：「中原之地，諸水所流，皆歸此四瀆。惟此四瀆得專達海，故為瀆祠焉。」<sup>177</sup> 酈道元云此濟水為源於王屋山之濟，而非應邵《風俗通 山澤》所言出於贊皇山之濟水。《漢書 地理志》云：「房子，贊皇山，(石)濟水所出，東至嬰陶入泲。」<sup>178</sup>此正酈氏所言「所出不同，鄉流亦別。」一則入海為四瀆之一，一則入泲為常山濟水。《說文》云：泲，沔也，東入于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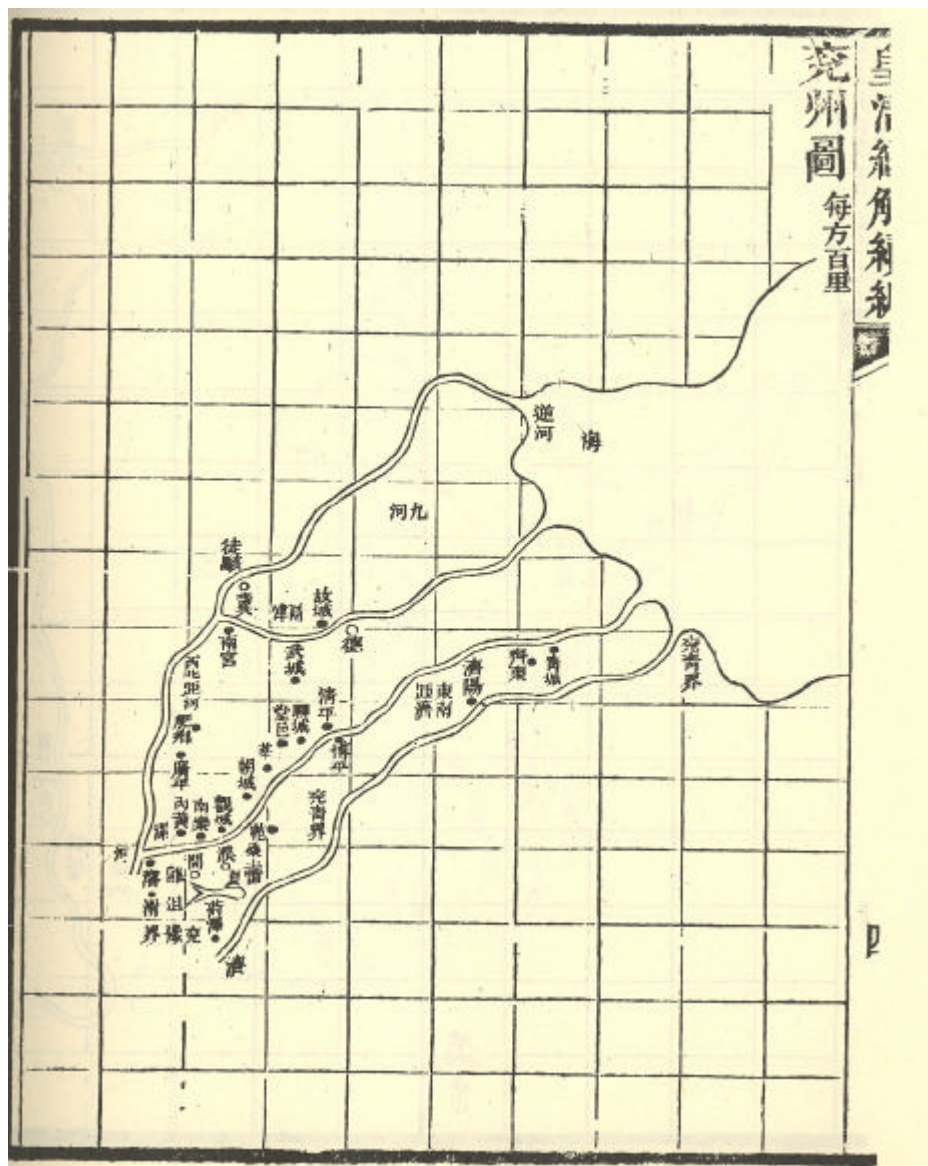


圖 6.1 兗州圖

段玉裁注云：

按泲、泲二篆之解文體與漾、漢、浪三篆同，皆用 禹貢 文也。禹貢曰：「道泲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熒，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今 水不特入河，以後經文所謂不可致

<sup>177</sup> [清] 鄭樵：《爾雅注》(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1版1刷)，頁2922。

<sup>178</sup> [漢] 班固撰，[唐] 顏師古注：《漢書》，頁1576。

詳。考《郡國志》曰：「河東垣有王屋山，兗水出河內溫，濟水所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水經注》曰：「濟水故瀆在溫，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徑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是在西漢以後，所謂東流為濟入于河者，已非禹蹟之舊矣。許云「東入于海」，此謂禹時故道，獨行達海，故謂之瀆。今大清河、小清河，非無水在其間而混淆莫辨，漢水之源，今與經絕殊，沛水之流軼出地中而為巨川，今又與經絕殊也。按四瀆之沛字如此作而《尚書》、《周禮》、《春秋》三傳、《爾雅》、《史記》、《風俗通》、《釋名》皆作濟。《毛詩 邶風》有字，而傳云地名則非水也。惟地理志引禹貢、職方作沛，而泰山郡下云「甌水入沛」，禹貢「汶水入沛」，齊郡下云「如水入沛」，河南郡下云「狼湯渠首受沛」，東郡臨邑下云「有沛廟」。然以濟南、濟陰名郡志及漢碑皆作濟，則知漢人皆用濟。班志、許書僅存古字耳。《風俗通》說四瀆曰「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泲。」酈氏譏其誤亦可證沛字之久不行矣。<sup>179</sup>

全祖望亦對沛、濟二水之誤的歷史源流作了考證：

《說文》四瀆之沛，，聲；常山贊皇之濟，齊聲；絕不相混。漢志所引禹貢、職方古文皆沛也，惟贊皇之濟則別焉。自應仲遠誤合之。然酈善長即已非之，而徐堅於《初學記》辨之，徐鍇又辨之，王應麟又辨之，陳大猷又辨之。雖沿偽莫能改正，要之混沛而為濟，未聞有以濟為沛者。蓋贊皇之濟，在漢志本名石濟，續志始脫去「石」字，但稱濟水也。不料樂史遂從而甚之，反以濟為沛，而引衛詩以證之。夫衛封域中，有沛水無濟水，衛女不能出宿於贊皇、嬰陶之間也，諒矣。且樂氏以餞禰之禰，為曹州之大禰，則其去出宿之地益遠矣，是自相矛盾也。王圻亦竟承樂史之謬，顧祖禹又承王圻之謬，其失大矣。<sup>180</sup>

《詩經 邶風 泉水》亦有：「出宿于沛，飲餞于禰。」之語。<sup>181</sup>二水地理位置之

分別至此已相當清楚，但二字之本義與之間的關係如何？古人為何以此命名？今考諸典籍中尚用字者有《詩經》、《周禮》、《漢書》、《說文解字》，其餘諸書皆已改用濟字，《日本大玉篇》云：

子禮切，音濟，同濟。沅水即濟水。又地名又茜沛，？酒也。《周》沛謂醴之清者。<sup>182</sup>

沛即古文濟字，二字本同義，所謂「秦、漢以來，故書雅記」，而字形的演變與水道的改變是造成二水混淆的原因，應邵時已誤認之，這也說明當時沛水已非禹

<sup>179</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10月13刷），頁528。

<sup>180</sup> [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1版1刷），頁1404。

<sup>181</sup>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0月3刷），頁107。注云：「沛，衛地名。魯詩沛作濟。馬瑞辰《通釋》認為沛是濟的或體，濟即濟水。亦通。」

<sup>182</sup> 石川鴻齋編纂：《增訂篆文詳註日本大玉篇》（卷中），卷6，頁6。

時之大川。《水經注》引諸書說明「濟」字意義：

《春秋說題辭》曰：濟，齊也；齊，度也，貞也。

《釋名 釋水》曰：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sup>183</sup>

《日本大玉篇》釋「度」字云：

度，徒故切，音渡，丈尺也。《漢》度者，分寸、丈、尺、引也。所以度長短也。又《謚》心能制義曰度。<sup>184</sup>

又釋「貞」字云：

貞，陡盈切，音禎。《易》元亨利貞，正而固也。又《謚》清白守節大慮克就內外用情不隱無屈？曰貞。<sup>185</sup>

《詩 大雅 皇矣》云：「帝度其心」，《毛詩正義》云：「《毛傳》：『心能制義曰度。』心能制義者，服虔云：『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善揆度事也。」<sup>186</sup>《朱熹集傳》注云：「能度物制義也。」《楚辭 九章 惜往日》：「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錢澄之注云：「度，心中分寸也。無度則不知長短，故不能察。藪幽，遠在藪澤，不見知於世也。」於此可看出謀事者在乎「心中的一把尺」。另外，由《釋名》的解釋可以看出濟水與河水是有密切關係的，「泉源為沘，流去為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是指濟水發源於河之北，注河水而入又過河水而出而東流入海，這是濟水相當特殊之處，《水經注》云：

濟水南流注于河。郭緣生《述征記》曰：「濟水逕河內溫縣注于河，蓋沿歷之實證，非為謬說也。」

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言濟水自滎澤中北流，至垣雍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出新鄭百里。斯蓋滎、播、河、濟，往復逕通矣。出河之濟，即陰溝之上源也，濟隧絕焉。故世亦或謂其故道為十字溝，自于岑造八激隄于河陰，水脈徑斷，故瀆難尋。又南會于滎澤，然水既斷，民謂其處為滎澤。

濟水早在王莽時代即曾枯絕，河道數變，濟水本為四瀆之一，何以巨川竟幾乾涸？筆者歸納有三項因素：天災、人禍以及河川本身的壽命。《水經注疏》云：

按《後漢 郡國志》，濟水，王莽末因旱渠塞，不復截河南過。<sup>187</sup>

《焦氏易林》則云：「江河淮海，天之奧府，眾利所聚，可以饒有，樂我君子，百福是受。」<sup>188</sup>更直接將濟水換成海水，可見漢時濟水不復已往。其次，禹時已導沘水，至春秋時濟水經曹、衛、齊、魯之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

<sup>183</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上），頁645。

<sup>184</sup> 石川鴻齋編纂：《增訂篆文詳註日本大玉篇》（卷上），卷3，頁34。

<sup>185</sup> 同前註，（卷下），卷10，頁31。

<sup>186</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李傳書、胡漸達、肖永明、夏先培整理，劉家和審定：《毛詩正義》（下），頁1025-1027。

<sup>187</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上），頁637。

<sup>188</sup> 〔漢〕焦延壽：《焦氏易林》，卷1，頁2。

<sup>189</sup> 《爾雅正義》云：

是四瀆皆經水也。諸小水之入於瀆者，皆枝水也。經枝既辨，廣有所滄瀦，旁有所疏洩，順其澗下之性，由地中行，故民得居安土。自周末，水官失職，列國多設隄防，控高扼下，中塞旁溢，水失其性，妄行傷人，常至危殆，遷移潰決，史不絕書。枝水時見時竭，經水亦失其故瀆矣。

畢竟像大禹「隨山浚川」，懂得用疏導方式治河的上古聖人已不復見，濟水流經多國境內，列國圍堵，自然導致濟水失其本性。無怪乎錢穆說：

至於以隄防禦水災，這是一個最愚最下的辦法，從共工和伯鯀的故事起，下至春秋時周太子晉以及漢代賈讓等，早已暢論無遺，不謂直到我們今日，卻仍只守著歷史共譏的共工伯鯀之舊法，仍只知以隄防捍水。<sup>190</sup>

再者，河流是有生命的，<sup>191</sup>一如人有少壯衰老的過程，《靈樞 天年篇》對此有清楚的描述：

黃帝曰：其氣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聞乎？岐伯曰：人生十歲，五臟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歲，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歲，五臟大定，肌肉堅固，血脈盛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臟六腑，十二經脈，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榮華頹落，髮頗斑白，平盛不搖，故好坐。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減，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善憂悲，血氣懈惰，故好臥。七十歲，脾氣虛，皮膚枯。八十歲，肺氣衰，魄離。故言善誤。九十歲，腎氣焦，四臟經脈空虛。百歲，五臟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

衰老的過程以十年一周期，依五行肝、心、脾、肺、腎的順序，則手少陰排列第二，《靈樞 經水篇》云：「經水者，受水而行之；經脈者，受血而營之。」相互對照，或可推論濟水的壽命。

## 第二節 狀雖微而獨尊

<sup>189</sup> 臧勵蘇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台北：商務印書館，1993年3月臺1版8刷），頁1279。

<sup>190</sup> 錢穆：《古史地理論叢》，頁222。

<sup>191</sup> 單之奮：河流有生命，《中國國家地理雜誌》（12），（台北：故鄉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2月），頁3。一文前二段摘錄如下：「河流是有生命的，這不是比喻。美國地理學家戴維斯（William Morris Davis）有個著名的「侵蝕循環」理論，他把河流的發育過程分為青年期、壯年期、老年期三個階段。大地上某個區域地殼上升，山脈隆起，隨著河流誕生，開始發育。地殼上升的越快，河流切割的越深，這時的河流激流澎湃，昂揚奮發，河谷呈V字型，正處於青年期；隨著河谷的深切，兩岸崖壁岩石發生的風化和在重力作用下的坍塌和滑坡，使河谷開始變得開闊和坡度變得較緩，這時的河流是壯年；當地殼上升變得緩慢或終止時，河谷將變得越來越開闊和平坦，最終地殼隆起被夷平，河谷變成準平原，河流進入老年期，最後河流死亡，這就是河流的一生。然而河流的壽命是非常非常長的，長到以百萬年、千萬年計。人類的活動可以縮短河流的生命，對河流生命影響最大的是在河流上游建大壩，大壩加速了河谷被夷平的過程，人們在河流上規劃了一處處大壩，稱之為梯級開發。有一個概念曾經很時髦 - 河流的渠化，就是通過一個一個的大壩，把自然的野性的河流渠道化。實際上這一處處大壩好像是河流的養老院，使河流一段一段地提前進入了老年期。說河流的壽命彷彿有些遙遠，那種時間尺度太大，人類個體的生命根本無法見證，但是那些人工水壩的壽命卻是人可以見證的。」



至於濟水如何出入河水則有不同的說法，《新唐書 列傳 許敬宗》云：

帝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而然？」對曰：「夏禹道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溫而入河，水自此狀地過河而南，出為滎，又狀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洙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為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為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sup>192</sup>

自唐時，濟已復枯，故高宗有此疑問。禹時「導沇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之論，除了勘察地理形式、河道走向外，更重要的是水官能辨識水質與水色，故河流分分合合皆能清楚鑑別。經脈亦復如此，《素問 經絡論》云：

帝曰：經之常色何如？岐伯曰：心赤，肺白，肝青，脾黃，腎黑，皆應其經脈之色也。

十二經脈循行如環無端，加之絡脈溝通其中，正如經水錯綜複雜，但每條經脈又保有其「脈性」，而這也正是中醫望診精髓所在。《素問 移精變氣論篇》云：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欲臨病人，觀死生，決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可得聞乎？岐伯曰：色脈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上古之時，使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則色脈是矣。色以應日，脈以應月，帝求其要。則其要也。夫色脈之變化，以應四時之勝，此上帝之所貴，以合于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也，上道以長，命曰聖王。

《素問 氣交變大論篇》云：「上經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此之謂也。』」這是《內經》對一位醫者的要求，貸季等上古真人能「見其色，知其病。」<sup>193</sup> 醫理通地理，則水官能「見其色，知其水」，又何難之有？《淮南子》亦有「與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sup>194</sup>

之言以證之。從經脈循行則可進一步闡述此種思維，《靈樞 經脈篇》云：

心手少陰之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隔，絡小腸。其支者，從心系上挾咽，繫目系。其直者，復從心系卻上肺，下出腋下，下循臍內後廉，行太陰心主之後，下肘內，循臂內後廉，抵掌後銳骨之端，入掌內後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

是故心經從心系上肺後，下出腋下，不就正如濟水過河水而出，繼續東流入海。這就是《釋名》「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命之為濟的本義。濟、河二水關係密切，《漢和大字典》解「濟」字，河川水量過與不足可由此調整。「齊」甲骨文

<sup>192</sup> [宋]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版），頁1617。

<sup>193</sup> 見《靈樞 邪氣藏府病形論篇》。

<sup>194</sup> [漢]劉安著，[漢]高誘注，何寧撰：《淮南子集釋》（中），卷13，頁972。

像是水源或大澤，藉以控制出水量而調節河川水流，見圖 6.2：<sup>19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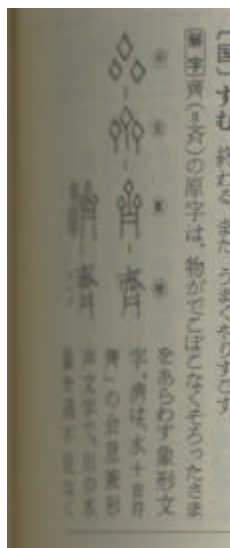


圖 6.2 「濟」字解

所以濟水截河水而過，南溢為滎澤，濟水是對河水起調節作用的，故能「與河水？」，見圖 6.3：<sup>19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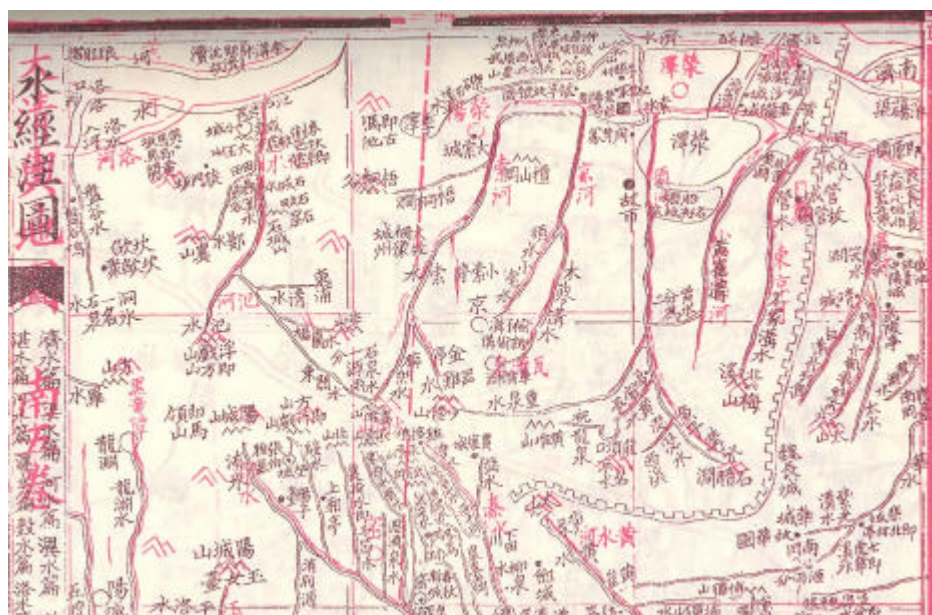


圖 6.3 滎澤圖

《禹貢山川地理圖 水經滎澤辨》云：

<sup>195</sup> 藤堂明保：《漢和大字典》，頁 746。

<sup>196</sup> 楊守敬、熊會貞：《水經注圖》，頁 167。

濟既灌河，河盈而水溢，適在滎地，怒濤注射，為此大澤，故其幅員闊大，不止才足容水而已也。此其滎溢為澤之因也。憑此而言，不獨可以知澤之為澤且可以知禹之名滎以濟者，正以會其適然，而非自出意義也。<sup>197</sup>

見圖 6.4：<sup>19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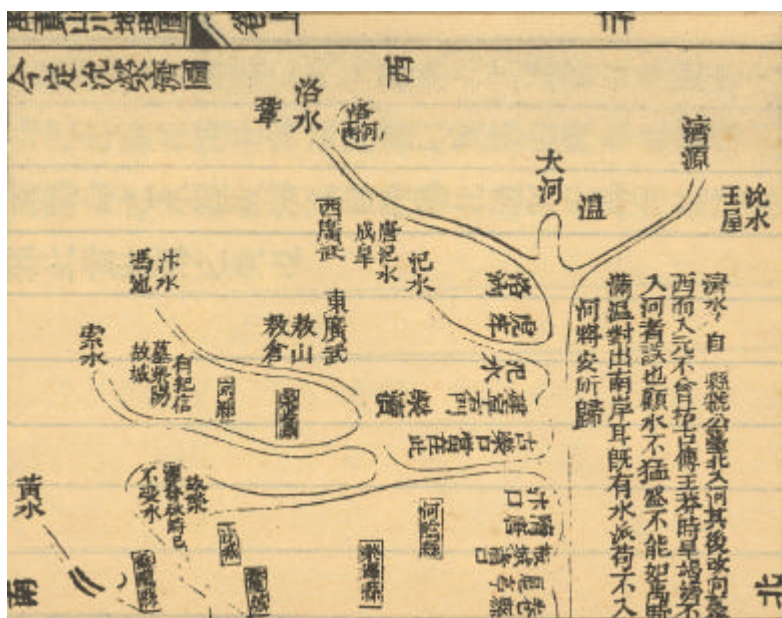


圖 6.4 沅滎濟圖

《尚書 禹貢》云：「導沅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史記 夏本紀》「溢」作「沃」<sup>199</sup>，《水經注》引《晉地道志》：「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南沃為滎澤。」亦稱「沃」，《說文解字》云：「沃，水所蕩沃也。」段玉裁云：

蕩沃者，動蕩奔突而出。禹貢：『道沅水，入於河，沃為滎。』本作沃，《周禮》疏師古，《漢書》注所引不誤，且《史記》、《水經注》皆作沃，惟《漢 地理志》作軼，軼，車相出也，正與沃義同。《左傳》：『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又曰『迭我穀地』。迭即沃、軼之假借也。凡言淫沃者皆謂太過，其引申之義也。衛包改 禹貢 之沃為溢，淺人以滿釋之，固可歎矣。禹貢「名滎以濟」是認為因濟水水勢動能大以入河，「與河水？」，後又奔突

而出，才能成滎澤。非僅如程大昌所言：「濟自河北截河南渡，仍得名濟，其初止為河受他水已多，濟之入河適會其滿溢出南岸，禹故還以元名命之。」<sup>200</sup>滎澤的形成主要是因濟水流向，而非河水滿溢之後所成。見圖 6.5、6.6：<sup>201</sup>

<sup>197</sup> [宋]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收入《百部叢書集成》（輯54）《指海》（1）），頁25。

<sup>198</sup> 同前註，頁20。

<sup>199</sup> [漢]司馬遷，[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9月1版），頁70。

<sup>200</sup> [宋]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頁17。







再考「滎」當為「熒」字，段玉裁云：

熒者，光不定之貌。水出沒不常，故《尚書》為熒，作此字。《周禮》「熒雒」，《左傳》閔二年、宣十二年、杜預後序、《詩 鄘風》箋「熒澤」，《左傳》杜注「熒陽」，《玉篇》熒下曰「亦熒陽縣」，漢 韓? 後碑、劉寬碑 陰、鄭烈碑、唐 盧藏用 紀信碑 亦作「熒陽」，《隋書 王劼傳》上表言符命，曰「龍? 於熒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然則熒澤、熒陽，古無作滎者。《尚書禹貢釋文》經宋開寶中妄改熒為滎，而經典、《史記》、《漢書》、《水經》皆為淺人任意竄易，以為水名當作「滎」，不知水名熒，自有本義，於絕小水之義無涉也。<sup>202</sup>

又段玉裁說熒字「自有本義」，蓋取其濟水伏流，出沒不定，及五行配屬火德之義。經水篇以手少陰心經外合於濟水，熒澤有如心臟一般，血液流於心房、心室之間似伏流從主動脈、肺動脈而出，此亦取其火德乎？

《靈樞 陰陽清濁篇》云：「諸陰皆清」，手少陰心經為陰經之一，其氣固清，《說文解字義證》云：

《燕策》「齊有清濟濁河」，《秦策》「濟清河濁」高注「濟水清，河水濁。」

203

由史料記載可知，後世河水日漸混濁之時，濟水仍是相當清澈的。而《夢溪筆談》論及「阿膠」時云：

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止吐，皆取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今醫方不載此意。

204

《水經注》云：

河水又東北，與鄧里渠合，水上承大河于東阿縣西，東逕東阿縣故城北，故衛邑也。應仲瑗曰：有西，故稱東。魏封曹植為王國。大城北門內，西側皋上，有大井，其巨若輪，深六七丈。歲嘗煮膠以貢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故世俗有阿井之名。<sup>205</sup>

《食物本草》「阿井水」條云：

即東阿井，是濟水所聚。其水煮膠，即阿膠。「阿井水」味甘，鹹，平，

<sup>202</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7月1版1刷，影印嘉慶二十年（1815）經韻樓刻本，收入《漢小學四種》（上）），頁500。

<sup>203</sup> [清]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台北：鼎文書局，1997年9月4版，收入楊家駱主編：《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冊9）），頁121。

<sup>204</sup> [宋]沈括：《夢溪筆談》（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3月1版），頁21。關於「阿膠」的藥性，見於馬繼興輯：《神農本草經輯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年12月1版1刷），頁178。「阿膠一名傅致膠。味甘，平，無毒。治心腹內崩，勞極，洒洒如瘡狀，腰腹痛，四肢酸疼，女子下血，安胎。久服輕身，益氣。」

<sup>205</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上），頁471。

無毒。主下膈疏痰，止吐安胃。<sup>206</sup>

錢潢云：

阿膠補血走陰，乃濟水之伏流所成，濟為十二經水中之陰水，猶人身之血脈也，故用之以導血脈。<sup>207</sup>

張錫駒則云：

阿膠乃濟水伏行地中，而注於阿井，心合濟水也，用黑驢皮煎而成膠，驢乃火畜，色黑歸腎，取其助少陰水火之氣也。<sup>208</sup>

伊尹製湯液，中醫處方皆本於此，如《傷寒雜病論》云：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也。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

有作「甘瀾水」法：

取水二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顆相逐，取用之。張仲景作甘瀾水用以治奔豚氣上衝之證，是否有「人造濟水」之功效？注重煎煮藥物的水質，以助藥力，甚而改變藥性，可視為炮製法的一種。後世醫者已逐漸不重視水性並喪失辨別水質的能力，故李時珍感嘆道：

又青州范公泉，亦濟水所注，其水用造白丸子，利膈化痰。水性之不同如此。陸羽烹茶，辨天下水性之美惡，烹藥者反不知辨此，豈不戾哉！<sup>209</sup>

河水與濟水在地理上密不可分，同理，手太陰肺經與手少陰心經於醫學上亦有等同關係。試舉例說明之，《傷寒雜病論》云：

咳而唾涎沫不止，咽燥，口渴，其脈浮細而數者，此為肺痿。炙甘草湯主之。<sup>210</sup>

炙甘草湯原為治療「傷寒，脈結促，心動悸」之證，歷代醫家對此多有發揮，如

<sup>206</sup> [明]姚可成：《食物本草》，頁 36。

<sup>207</sup> [清]錢潢：《傷寒溯源集》（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 年 12 月 1 版 1 刷，轉引自《經方方論薈要》，頁 251。

<sup>208</sup> [清]張錫駒：《傷寒直解》（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 年 12 月 1 版 1 刷，轉引自《經方方論薈要》，頁 251。

<sup>209</sup>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冊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年 1 月 1 版 1 刷），卷 5，頁 288。

<sup>210</sup> 關於肺痿的條文，《金匱要略 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證治第七》云：「問曰：熱在上焦者，因咳為肺痿。肺痿之病，何從得之？師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曰：寸口脈數，其人咳，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何？師曰：為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咳即胸中隱隱痛，脈反滑數，此為肺癰。咳唾膿血，脈數虛者為肺痿，數實者為肺癰。問曰：病咳逆，脈之，何以知此為肺癰？當有膿血，吐之則死，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為風，數則為熱，微則汗出，數則惡寒，風中於衛，呼氣不入，熱過於營，吸而不出，風傷皮毛，熱傷血脈，風舍於肺，其人則咳，口乾喘滿，咽燥不渴，多唾濁沫，時時振寒，熱之所過，血為之凝滯，蓄結癰膿，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膿成則死。上氣，面浮腫，肩息，其脈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上氣，喘而躁者，此為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干姜湯以溫之。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又「肺冷」，桂林古本《傷寒雜病論》則作：「似咳非咳，唾多涎沫，其人不渴，此為肺冷，甘草乾薑湯主之。」兩相對照，《金匱要略》於肺痿並無出方，觀其上下文，知《金匱要略》有所錯簡，而《外臺祕要》云：「療肺痿，涎唾多，心中溫溫液液者，炙甘草湯主之。」除桂枝改為桂心外，組成相同，此應源出《傷寒雜病論》，可為一證。見 [唐]王?：《外臺祕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 年 1 版 7 刷），頁 279。

成無己云：

補可以去弱，人參、甘草、大棗之甘，以補不足之氣；桂枝、生薑之辛，以益正氣。《聖濟經》曰：津耗散為枯，五臟萎弱，榮衛涸流，溫劑所以潤之。麻仁、阿膠，麥門冬、地黃之甘，潤經益血，復脈通心也。<sup>211</sup>

炙甘草湯一名復脈湯，《素問 宣明五氣論》云：「心主脈」，炙甘草湯為手少陰之方明矣，又何以治肺痿之證？《素問 痿論篇》云：

肺者藏之長也，為心之蓋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肺鳴，鳴則肺熱葉焦，故曰：五藏因肺熱葉焦發為痿躄，此之謂也。

《傷寒雜病論》總結此論云：「熱在上焦者，因咳為肺痿。」這是肺痿的病因。

《靈樞 營氣篇》云：

黃帝曰：營氣之道，內穀為寶，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是謂天地之紀。

《素問 調經論篇》云：

五藏之道，皆出於經隧以行血氣，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是故守經隧焉。

《難經 三十二難》云：

心者血，肺者氣。血為榮，氣為衛；相隨上下，謂之榮衛。

心主榮，是故若因營血虧損，經隧攣急，導致營氣「有所失亡」，肺葉「所求不得」，營氣不能適時傳之於肺，肺葉缺少營氣滋養，枯而焦熱者，則發為痿躄。由此傳變而五藏皆痿，不可慎乎。這是肺痿的病機。用「經脈的語言」來闡述疾病的病因病機是相當複雜而困難的，臨證時若非將有關經脈的知識了然於胸，筆未動而意先行，是很難對證下藥的，但若能將繁鉅浩瀚的醫學知識轉換為「經水的語言」，則可以輕易的理解經脈的玄中奧妙，有助於臨床診斷的思路。以肺痿為例，了解濟水截河水而過，溢為滎澤之地理現象，一旦濟水枯竭勢必影響河水流行，進而波及諸川皆受其害。這樣的經水語言，不是較為簡單和易於了解嗎？

---

<sup>211</sup> 〔元〕成無己：《注解傷寒論》（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年1版10刷），頁125。



## 第七章 淮水 - 手太陽小腸經經水

### 第一節 淮水湯湯

淮水源流及特質在《水經注 淮水》卷初即已引用相當多的文獻論述，其云：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山海經》曰：「淮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sup>212</sup>《尚書》：「導淮自桐柏。」《地理志》曰：「南陽平氏縣，王莽之平善也。」《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也，淮，均也。」《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釋名》曰：「淮，韋也。韋繞揚州北界，東至於海也。」《爾雅》曰：「淮為澚。」然淮水與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為醴，東流為淮。<sup>213</sup>

試就其所引書目內容逐一剖析，《尚書 禹貢》云：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禹貢錐指》云：

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傅氏曰：「胎簪山即桐柏也，後世又別名之之耳。禹謂導淮自桐柏，不應桐柏非淮所出，今其山在唐州桐柏縣。」渭按：「桐柏見導山，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北四十里有平氏故城漢縣也。胎簪山，《寰宇記》云：『在桐柏縣西北三十里。』」<sup>214</sup>

禹貢 僅言大禹自桐柏山導淮，至《水經注》乃將胎簪山從桐柏山別出，但仍為同一處，《漢書 地理志》「南陽郡平氏縣」下云：

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浦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莽曰平善。<sup>215</sup>

淮水源流在今河南省南部桐柏山主峰太白頂。<sup>216</sup>《風俗通義》云：

淮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乂。」《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sup>217</sup>

《詩經》中已言及淮水，《詩經 小雅 鼓鍾篇》云：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鍾喑喑，淮水涿涿，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鍾伐磬，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sup>218</sup>

《詩地理徵 三洲》云：

<sup>212</sup> 《山海經 海內東經》云：「淮水出餘山，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入海，淮浦北。」

<sup>213</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上），頁2493-2494。

<sup>214</sup> 〔明〕胡渭：《禹貢錐指》，頁1685。

<sup>215</sup>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28上，頁1564。

<sup>216</sup> 單樹模主編：《中國名山大川辭典》，頁766。「淮河幹流」云：「淮河幹流發源於河南省南部桐柏山主峰太白頂，古稱胎簪山，又名大復山，海拔1140m，在桐柏縣西境。」

<sup>217</sup> 〔漢〕應劭撰，王利器注：《風俗通義校注》，頁457-458。

<sup>218</sup>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冊下），頁653-654。

傳曰：淮上地。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涿涿，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sup>219</sup>

湯湯，是形容水盛及波動貌，<sup>220</sup>涿涿是眾流之貌又有齊的意思<sup>221</sup>，淮水始由水勢盛大，波濤起伏，進而匯聚眾流，納為己有，後又水勢迭次而見三洲，可見淮水水貌變化多端，詩歌中則以鍾、瑟、琴、笙、磬、雅、南、籥等八種樂器之音與淮水相互呼應，形容淮水水勢急湍激發出不同的聲響。《風俗通義》言「淮者，均，均其務也。」<sup>222</sup>《鶡冠子 環流篇》云：

陰陽不同氣，然其為和，同也；酸鹹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為善，均也；五色不同采，然其為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sup>223</sup>

均字有「同」義。《管子 立政篇》云：

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sup>224</sup>

均字有「？」義。《日知錄 醫師篇》：

今之用藥者，大抵雜泛而均停，既見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sup>225</sup>

「均停」則意謂平板而少變化。<sup>226</sup>「淮者，均也，均其務也。」此句《風俗通義全譯》白話文譯作：「淮，即平均的意思，天下都可以從中得到益處。」<sup>227</sup>筆者綜括上述諸例，認為「均其務」或「均其勢」可解釋為將其眾多異同之事匯集統籌之後，依循其特性作出適當的處置。《春秋元命包》云：

水之為言淮也。

水之為言毀也。毀盡則更生，故物遇水而生，亦遇水而敗也。<sup>228</sup>

此更進一步指出相反而相成之理，即《黃帝陰符經》所言：「恩生於害，害生於恩。」至於《釋名》所言「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sup>229</sup>《疏證》注云：

<sup>219</sup> [清]朱右曾：《詩地理徵》（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年6月，《皇清經解續經解毛詩類彙編》本（3），頁1113），卷4，頁20。「三洲」下又云：「右曾案，水經注曰：『淮水又東為安風津，津中有洲，俗號關洲。』蓋津關所在，故洲納厥稱，通校全淮，惟此有洲，在今霍邱縣北也。」

<sup>220</sup> 石川鴻齋編纂：《增訂篆文詳註日本大玉篇》（卷中），卷6，頁15。

<sup>221</sup> 同前註。

<sup>222</sup> [漢]應劭撰，王利器注：《風俗通義校注》，頁461。

<sup>223</sup> [宋]陸佃註：《鶡冠子》（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1版4刷，《道藏》本（冊27）），頁207。

<sup>224</sup> 戴望：《管子校正》，卷1，頁11。

<sup>225</sup> [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秦克誠點校：《日知錄集釋》（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2月2刷），卷5，頁170。

<sup>226</sup>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冊2）（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9年11月1版1刷），頁1060。

<sup>227</sup> [漢]應劭著，趙泓譯注：《風俗通義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1版1刷），頁381。

<sup>228</sup> 佚名：《春秋元命包》（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1版1刷，收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冊中）），頁631。

<sup>229</sup> [漢]劉熙撰，[清]畢沅疏證：《釋名疏證》（臺北：廣文書局，1987年5月再版），卷1，頁38。

《說文》：「圍，守也。口，？也。象？？之形。」據下圍繞之義，字當作口，然諸書鮮有用者，仍之《水經注》又作「淮，韋也。」《漢書 成帝紀》：「大風拔甘泉中大木十韋已上。」師古曰：「韋與圍同，是音同亦得相通也。」<sup>230</sup>

《尚書 禹貢篇》云：「淮、海惟揚州。」<sup>231</sup>《周禮 夏官 職方氏篇》云：「東南曰揚州。」<sup>232</sup>《爾雅 釋地篇》云：「江南曰揚州。」<sup>233</sup>《呂氏春秋 有始覽篇》云：「東南為揚州，越也。」<sup>234</sup>古揚州範圍指淮河以南，長江流域下游原越人的活動地區。<sup>235</sup>《釋名 釋地》云：「揚州，州界多水，水波揚也。」<sup>236</sup>此言揚

州州界多水而波揚，則與上述淮水水勢盛大，水性多變化的描述相符合。

## 第二節 東瀆大淮

淮水為四瀆之一，《古今圖書集成 山川典 淮水部》云：

帝堯時，舜居攝祭淮瀆。

按《書經 虞書 舜典篇》云：「望于山川。」孔傳：「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疏：「釋水 云：『江、河、淮、濟為四瀆。』」<sup>237</sup>

此後歷代以來皆有設廟祭祀淮瀆之事載於史書。《漢和大字典》說是「水加音符佳」的會意兼形聲文字。佳的原字是？，此為堆的古字，有堆積的意思，如帷、匯，故淮水是指其河流經華南廣大之地而言，亦是《釋名》云：「淮，圍也。」之義。<sup>238</sup>

《說文假借義證》云：

《史記 南越傳》：「及江、淮以南。」徐廣曰：「淮一作匯。」又 唐扶頌：

<sup>230</sup> 同前註。

<sup>231</sup>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廖名春、陳明整理，呂紹綱審定：《尚書正義》，卷6，頁145。

<sup>232</sup> 〔清〕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冊10），卷63，頁2640。疏云：「胡渭云：『殷割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故《爾雅》曰『江南曰揚州』，蓋視夏之揚為小，然其西又得禹貢 荊州之地。』」又「朱右曾云：『禹貢 揚州北至淮，東至海。《爾雅》言殷制九州，江南曰揚，則北不得淮。周以淮為青州浸，疑同於殷。』案：胡、朱說近是。殷以淮隸徐，周省徐入青，故淮亦隨之，蓋並沿殷制也。周揚州方域東至海，南接越閩荒服，不知所極，西依胡渭說抵漢與荊界，北逾江與青界，東南、東北並至海，西南接南越荒服，不知所極，西北距淮與豫界。此經九州名多因虞、夏、殷制，而疆域則不甚同。」又「禹貢 淮、泗、沂並在徐州者，後注謂周青州則 禹貢 徐州地是也。」

<sup>233</sup>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李傳書整理，徐朝華審定：《爾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1版1刷，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卷7，頁188。

<sup>234</sup> 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冊2）（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1月1版1刷），卷13，頁1234。

<sup>235</sup> 倉修良主編：《漢書辭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1版1刷），頁728。

<sup>236</sup> 〔漢〕劉熙撰，〔清〕畢沅疏證：《釋名疏證》，卷2，頁51。

<sup>237</sup> 〔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冊25），卷252，頁382。

<sup>238</sup> 藤堂明保：《漢和大字典》，頁753。

「匯夷來降。」匯皆當為淮之假借，匯字本從淮也。而 五帝紀：「三苗在江淮荊州。」《正義》云：「淮讀曰匯。《尚書》：『東匯澤為彭蠡是也。』本屬荊州，是轉以淮為匯之省借矣。」即 南越傳 作匯亦通。」<sup>239</sup>是故古人以淮名之，應是視其所流經的重要地區，依其地形地貌所制定的水名。《尚書 禹貢篇》云：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sup>240</sup>

《禹貢錐指》云：

曾彥和云：「淮出豫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為害，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此說非也。徐、揚共是淮，而揚地較卑，豈獨能無患？蓋當時淮患孔急，不可須臾待，故禹在徐即令揚屬役與徐協力治之，揚所以不復言治淮也。」<sup>241</sup>

由此可更進一步得知，揚州地勢低窪，禹在淮入徐州之初即欲導淮水以防範之，可想當時淮水入揚州時，本就水勢盛大又沖積低地，必然造成氾濫成災，故《釋名》特言「圍繞揚州北界」，欲凸顯其地理現象，即水流匯集，泥沙淤積，並非單純描述淮水流域之所經過，故稱淮，其來有自。

淮水流域有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意即具有物候學上的南北界限之分野，《禮記 月令篇》云：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sup>242</sup>

《集解》云：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孔氏曰：知大水為淮者，晉語云：「雉入于淮為蜃。」高氏誘曰：虹，陰陽交氣也。是月陰壯，故藏不見。<sup>243</sup>

《周禮 冬官 考工記篇》云：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疏：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為枳，？ 鶻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sup>244</sup>

由此觀之，許多大川如四瀆皆為自然地理的分界線，淮水流域是動物、植物物種

<sup>239</sup> [清]朱珔：《說文假借義證》（臺北：鼎文書局，1997年9月4版，收入楊家駱主編：《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冊9）），頁161。

<sup>240</sup>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廖名春、陳明整理，呂紹綱審定：《尚書正義》，卷6，頁142。

<sup>241</sup> [明]胡渭：《禹貢錐指》，卷32，頁1421。

<sup>242</sup> [清]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中）（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2月1版3刷），卷17，頁486。

<sup>243</sup> 同前註。

<sup>244</sup> [清]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冊13），卷74，頁3115。疏云：「『橘踰淮而北為枳』者，此明地氣有所不宜也。《說文 木部》云：『橘，果出江南。枳，木似橘。』《晏子春秋 內篇 ？ 下》云：『晏子對楚王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淮南子 原道篇》云：『橘樹之江北則化為枳。』？ 與此經同。《列子 湯問篇》云：『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繇，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蓋傳聞之異。」

分佈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古人認為的地氣，應包括天候、土壤、水質等多項因素。

### 第三節 受盛之府

《靈樞 經水篇》云：

手太陽，外合于淮水，內屬于小腸，而水道出焉。<sup>245</sup>

在了解淮水源流及地理特性後，筆者現就手太陽小腸經的脈性加以探討何以外合于淮水而通水道。《靈樞 本輸篇》云：

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府。

《素問 靈蘭秘典論篇》亦云：

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

王冰注云：

小腸承奉胃司，受盛糟粕，受已復化，傳入大腸，故云受盛之官，化物出焉。<sup>246</sup>

《中藏經》云：

小腸者，受盛之腑也，與心為表裏，手太陽是其經也。

人心多不病，病即死，不可治也。惟小腸受病多矣。

又，小腸主於舌之官也，和則能言，而機關利健，善別其味也。<sup>247</sup>

水穀入胃之後由小腸受而盛之，進而產生泌別清濁的生理作用，水穀之氣雜染於此，就有如淮水湯湯一般，承受水穀、津液的多樣性內容，進一步加以消化、吸收、整合，使津液、糟粕各歸其所，各司其職，這可謂「均其務」的作用，又受盛有匯聚、堆積之義，這是指水穀在小腸停留、消化時間較久所造成的現象，再看看《靈樞 腸胃篇》所描述小腸腑的解剖文字，其云：

小腸後附脊，左環？周疊積，其注于？腸者，外附于臍上，？運環反十六曲，大二寸半，徑八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

《難經 四十二難》云：

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

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之少半，左？疊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

若從小腸腑的實質內容來看，則其？周疊積的形態亦與淮水命名的堆積之義相同。此外，《靈樞 經脈篇》言「小腸手太陽之脈，是主液所生病者。」所謂液，《靈樞 決氣篇》云：

穀入氣滿，淖澤注于骨，骨屬屈伸，泄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

<sup>245</sup> 「而水道出焉」，《太素 人合篇》卷5作「而通水道焉」。

<sup>246</sup> 〔唐〕王冰注，〔宋〕林億校：《重廣補註黃帝內經素問》（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989年5月4版，影印明朝嘉靖年顧從德重雕版，頁24），卷3，頁1。

<sup>247</sup> 〔漢〕華佗撰，李聰甫主編：《中藏經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0年8月1版1刷），卷上，頁50-51。

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痠，耳數鳴。

又《靈樞 五癰津液篇》云：

水穀皆入于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上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為其津；其流<sup>248</sup>而不行者為液。

淮水為四瀆之一，匯積眾流，通其垢濁，擔負「均其務」的重責大任，《祭淮文》云：

惟導源桐柏，長邁蓬萊，標四瀆而引百川，擅五材而合七德。庶憑流惡之靈，克成除暴之舉，使水陸旌旗，所向無前，吳會君長，束手歸服，敬申薦禮，惟神尚饗。<sup>249</sup>

小腸受盛水穀，泌別清濁，使津液各走其道，若此功能出了問題，如《靈樞 五癰津液篇》所云：

五穀之津液和合而為膏者，內滲入于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于陰。陰陽不和，則使<sup>250</sup>液溢而下流于陰，髓液皆減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痠。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瀉，津液不化，水穀并于腸胃之中，別于回腸，留于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為水脹，此津液五別之逆順也。

穀入氣不滿，清濁不得以分，陰陽不和使，水穀并于腸胃之中，水道不通，無法化為精微而出，嚴重時則會產生液脫的證候。一如淮水至揚州低濕之地水積而氾濫成災，水溢則為水脹之故。而淮水與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為醴，東流為淮，其在源頭即有分流，各走其道的特性。《靈樞 陰陽清濁篇》云：

黃帝曰：「諸陽皆濁，何陽濁甚乎？」岐伯曰：「手太陽獨受陽之濁。」

由於小腸受盛、堆積的性質，又造成了手太陽小腸經此一獨濁的經脈特性。

<sup>248</sup> 「流」，《太素 津液篇》卷 29 作「留」。

<sup>249</sup> [隋]薛道衡：《祭淮文》，收入[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冊 25)，頁 385。

<sup>250</sup> 「則使」，《太素 津液篇》卷 29 作「使則」。

## 第八章 清水 - 足太陽膀胱經經水

### 第一節 清、瀆、涇三水考證

《靈樞 經水篇》云：「足太陽，外合於清水，內屬於膀胱，而通水道焉。」<sup>251</sup>關於足太陽膀胱經經水的名稱，文獻中存在較多的歧異，總共有三種說法，即瀆水、涇水、清水，故筆者首先對此議題作一探討。在《素問 離合真邪論篇》中，王冰注作「瀆水」為足太陽之經水，而新校正亦云：「足太陽，外合於瀆水，內屬膀胱。」《太素 營衛氣行篇》「十二水」注則稱「涇水」，綜上所述，則有清水、瀆水、涇水三種說法。先看看瀆水之說，《水經注 江水》云：「岷山即瀆山也，水曰瀆水矣。」<sup>252</sup>熊會貞按：

江、河、淮、濟為四瀆，惟江水稱瀆水者，《廣雅》云：「蜀山謂之岷山，蜀瀆為獨，字或作瀆，是瀆山即蜀山，瀆水即蜀水也。」<sup>253</sup>

瀆水為江水之別稱，是因源出蜀地江源岷山的緣故，岷山又稱瀆山，水依山名，故江水又稱瀆水，其他河川並無此名，故此處瀆水之名顯然是因後人傳抄錯誤所致，可先刪除此種可能性。至於涇水之說，《尚書 禹貢篇》云：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sup>254</sup>

《正義》注云：

《詩毛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為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為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sup>255</sup>

涇水是渭水的支流，即今陝西省中部涇河。<sup>256</sup>再考《漢書 地理志》「安定郡，涇陽」下，顏師古注云：「开頭山在西，禹貢 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百里，雍州川。」<sup>257</sup>現行《水經注》版本中，並無涇水篇，可能是傳抄時遺失亡佚，王先謙根據其他史料對此作了補充，<sup>258</sup>大致與《漢書 地理志》

<sup>251</sup> 「而通水道焉」，《太素 人合》卷5無此五字。

<sup>252</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下），頁2734。

<sup>253</sup> 同前註。

<sup>254</sup>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廖名春、陳明整理，呂紹綱審定：《尚書正義》，卷6，頁155。

<sup>255</sup> 同前註。

<sup>256</sup> 倉修良主編：《漢書辭典》，頁589。「涇水」云：「古水名。即今陝西省中部涇河。源出寧夏六盤山東麓，東南流經甘肅，至陝西高陵入渭河。」

<sup>257</sup>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28下，頁1615。

<sup>258</sup>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上），頁783。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涇水訛涇水』，今改正，陽陵馮翊縣，《淮南 墜形訓》：『涇出薄落之山。』蓋开頭異名。《水經注》佚涇水篇，惟《長安志 醴泉縣》下引《水經注》云：『涇水導源朝那縣西笄頭山，秦始皇巡北地，西出笄頭山，即是山也。蓋大隴之異名。』《寰宇記 百泉縣》「涇水」下引《水經》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高山。』注云：『《山海經》曰：『高山涇水出焉，東流注於渭，入關謂之八水。』』案涇水有二源，北源出固原州南界隆德縣北界二派會流，經瓦亭南南合四水，又東南經固安鎮至平涼府城西北合南源即《平涼府志》所云：『北支出老山日後峽，流為百巖川，下流會於崆峒之前峽者也。』南

所言相符。另外，在《詩經 邶風 谷風篇》有「涇以渭濁，湜湜其沚。」<sup>259</sup>之語，《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sup>260</sup>《正義》曰：

禹貢 云：「涇屬渭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漢書 溝洫志》云：「涇水一碩，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sup>261</sup>

《詩地理徵》云：

杜篤《論都賦》云：「帶以涇渭，號曰陸海。」又云：「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石，轉漕相過。」《三秦記》云：「涇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sup>262</sup>

《山海經 海內東經》云：

涇水出長城北山，山在郁郅長垣北，入渭，戲北。<sup>263</sup>

涇水源於中國西北，禹貢 稱其為雍州川，南流入於渭水，是一條綿延千里的大河，古人有涇水濁，渭水清之稱，那麼涇水是否有構成足太陽經水的條件？既言經水者，皆注于海，而涇水入於渭水，並不是獨流入海，因此，涇水是不符合經水的定義，郭霽春則以《太素 營衛氣行篇》楊注作涇，而認定清、涇聲誤，故應作涇，<sup>264</sup>筆者認為《太素》此處作「涇」才是筆誤，因為《太素 人合 十二水篇》正文作「清」，且注文云：「清水出魏郡內黃縣，南經清泉縣，東北流入河也。」楊上善此清水考證是否正確暫且不論，但於源流已詳加說明，此據《漢書 地理志》「魏郡，內黃」下云：「清河水出南。」<sup>265</sup>足見《太素》本作清水，涇才是傳抄錯誤所致。山田業廣注意到這個問題，在《素問次注集疏 離合真邪論篇》「瀆水」下注云：

古抄本，「瀆」作「清」，元槧本作「涇」，劉君廉夫曰：「《靈 經水篇》、《甲乙》並作「清水」，新校正引《甲乙》亦作「瀆水」者何？」<sup>266</sup>

由此，可進一步看出，清、瀆、涇三字乃是因字形相近而傳抄錯誤所造成的，《太素》作清水，而在《素問 離合真邪論篇》中，最早的抄本亦為清水，元槧本作涇水，而明顧從德本則作瀆水，在排除了瀆水、涇水的可能性之後，緊接著來看

---

源出華亭縣西北八十里，隆德縣東南界二派合流亦曰橫水，東流折東北與北源會即《府志》所云：「南支出崆峒，峽中曰前峽者也。」南為正源，北為別源，合流後東南逕府城北，又東南逕涇州北，又東南逕陝西之長武邠三水淳化永壽醴泉涇陽諸州縣，至高陵縣西南咸陽縣東北入渭，即漢陽陵地也。」

<sup>259</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李傳書、胡漸遠、肖永明、夏先培整理，劉家和審定：《毛詩正義》（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1版1刷），頁147。

<sup>260</sup> 同前註。

<sup>261</sup> 同前註，頁148-149。

<sup>262</sup> 〔清〕朱右曾：《詩地理徵》（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年6月，《皇清經解續經解毛詩類彙編》（3）），卷2，頁1070。

<sup>263</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385。

<sup>264</sup> 郭霽春：《黃帝內經靈樞校注語譯》（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年7月1版4刷），頁144。

<sup>265</sup>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28上，頁1573。

<sup>266</sup> 山田業廣著，郭秀梅、岡田研吉、加藤久幸校點，崔仲平審定：《素問次注集疏》（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4月1版1刷），卷8，頁620。



關於清水的文獻記載。

## 第二節 清水源流

歷史上有許多河川都稱作清水，大多數是因為水質清澈便直接如此稱呼，《山海經》及《水經注》提到幾條較重要的清水，試分析如下。

在《後漢書 郡國志》「河內郡，脩武故南陽，秦始皇更名，有南陽城。」下注云：

《山海經》曰：「太行<sup>267</sup>之山，清水出焉。」郭璞曰：「脩武縣北黑山亦出清水。」<sup>268</sup>

一是《山海經 西山經》源出大時之山的清水，一是《水經注》源出黑山的清水。先看看《山海經》中的清水，其云：

大時之山，上多穀柞，下多杔檀，陰多銀，陽多白玉。洿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清水出焉，南流注于漢水。<sup>269</sup>

楊守敬說：「《山海經》所言清水，出大時之山，在關中。」<sup>270</sup>而《水經注 河水》中又引《山海經》中另一條清水，其云：

河水又右會區水。《山海經 西次四經》之首曰陰山。西北二百七十里曰申山。其上多穀柞，其下多杔檀，其陽多金玉。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世謂之清水。<sup>271</sup>

區水，今稱延河，源於陝西省，為黃河的支流。<sup>272</sup>《山海經》所提到的這二條清水，一為漢水的支流，一為黃河的支流，沒有直接入海，並不符合經水的定義，在此亦先不予考慮。還有渭水的支流亦有稱清水者，<sup>273</sup>即今甘肅省的秦川，此為

<sup>267</sup> 「太行」，據《山海經校注》應作「大時」。

<sup>268</sup> 〔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9月），卷19，頁3395。

<sup>269</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卷2，頁32。

<sup>270</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上），頁797。

<sup>271</sup> 同前註，頁267。

<sup>272</sup> 崔乃夫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大詞典》（卷4），頁6509。「延河」云：「黃河支流。在省境北部。古名區水、洿水，亦名清水、濯筋水。發源於靖邊縣東南部，向東南流至楊石寺入安塞縣，在楊家溝入延安市，於西溝口入延長縣，經延長至南河溝鄉匯入黃河。全長286.9公里，流域面積7725平方公里。」

<sup>273</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中），頁1494-1497。關於此清水的描述見《水經注 渭水》：「渭水又歷橋亭南而入綿諸縣，東與東亭水合，亦謂之為橋水也，又或為清水之通稱矣。水源東發小隴山，眾川瀉注，統成一水，西入東亭川，為東亭水，與小祗、大祗二水合。又西北得南神谷水，三川並出，東南差池瀉注。又有埋蒲水，翼帶二川，與延水並西南，注東亭水。東亭水又西，左則曠溝水，次西得麴谷水，水出東南，二溪西北流，注東亭川。東亭川水，右則溫谷水出小隴山，又西，莎谷水出東北莎溪，西南注東亭川水。東亭川水，又西得清水口，水導源東北隴山，二源俱發，西南出隴口，合成一水，西南流，歷細野峽，逕清池谷，又逕清水縣故城東，王莽之識睦縣矣。其水西南合東亭川，自下亦通謂之清水矣。又逕清水城南，又西與秦水合。水出東北大隴山秦谷，二源雙導，歷三泉，合成一水而歷秦川。川有故秦亭，非子所封也。秦之為號，始自是矣。秦水西逕降隴縣故城南，又西南自亥、松多二水出隴山，合而西南流，逕降隴城北，又西南注秦水。秦水又西南歷隴川，逕六槃

西北地方上的小河，亦不足以為足太陽之經水。接下來就進入《水經注 清水》的本文，其云：

清水出河內<sup>274</sup>脩武縣之北黑山。黑山在縣北，白鹿山東，清水所出也。上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南流，西南屈。瀑布乘巖，懸河注壑，二十餘丈。雷赴之聲，震動山谷。左右石壁層深，獸跡不交，隍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南峰北嶺，多結禪棲之士：東巖西谷，又是剎靈之圖。竹柏之懷，與神心妙遠：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為勝處也。其水歷澗流飛，清冷洞觀，謂之清水矣。<sup>275</sup>

楊守敬注云：

蓋黑山之清水，本自入海。自周定王時，河徙，南注，黎陽以北，清水之流遂絕，而故道猶存。至曹操開白溝，遏淇水北流，行清水之道，故淇水注 謂之清淇，互受通稱。<sup>276</sup>

楊上善所云清水則見《水經注 清水》末云：

又東入于河。謂之清口即淇河口也，蓋互受其名耳。《地理志》魏郡曰：「清河水出內黃縣南。」內黃無清水可來，所有者惟鍾是水耳。蓋河徙南注，清水瀆移，匯流逕絕，餘目尚存，故東川有清河之稱，相嗣不斷。曹公開白溝，遏水北注，方復故瀆矣。<sup>277</sup>

《漢書 地理志》所云清河水，上游即承《水經注》所言之白溝，<sup>278</sup>戰國時界於齊、趙兩國之間。<sup>279</sup>如圖 8.1<sup>280</sup>及圖 8.2<sup>281</sup>示：

由這段文字可以看出清水的一些特質，首先，此清水是出於山而入於海，符合經水之義，清水是由黑山上眾多山泉匯流而成其源頭，沿流而下，經二十餘丈的深壑激盪山谷之間，可以想像水花四濺，山氣沍寒，幽冥渺茫，其境多修行隱世之人，靈山寶剎之地，予人清冷洞觀之感，因以名之。故清水非僅一般河川是因水質清澈而命名，而有更深一層的涵義。《日本大玉篇》釋清字云：

七情切，音圓。澈也，澄也。又目上曰清，眉下曰揚。《詩》清揚婉兮。又靜也，潔也。《書》直哉惟清。又水治曰清，《詩》泉源既清。又青也，去濁遠穢色如青也。《詩》瀏其清矣。又酒名，《周》辨四飲之物，一曰清。

---

口，過清水城，西南注清水。清水上下，咸謂之秦川。」

<sup>274</sup> 倉修良主編：《漢書辭典》，頁 421。「河內郡」下云：「郡名。秦置。秦亡，項羽改為殷國，封司馬卬。漢高祖二年（前 205）屬漢，置河內郡，郡治懷縣（治所在今河南武陟西南）。《地理志》領縣十八。轄境相當今河南省湯陰、汲縣、新鄉以西，黃河以北的地區。」

<sup>275</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上），頁 797-799。

<sup>276</sup> 同前註。

<sup>277</sup> 同前註，頁 817。

<sup>278</sup>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上），頁 705。先謙案：「白溝又歷魏、館陶、平恩三縣至清淵縣為清淵，清河之名由此始。班謂清河水出南者，溯其源耳。」

<sup>279</sup> 倉修良主編：《漢書辭典》，頁 664。

<sup>280</sup> 楊守敬、熊會貞：《水經注圖》，頁 153。

<sup>281</sup> 同前註，頁 152。

又視清明也。《詩》美目清矣。又姓，又河名。又去敬韻，七正切，音，與清同，寒也。<sup>28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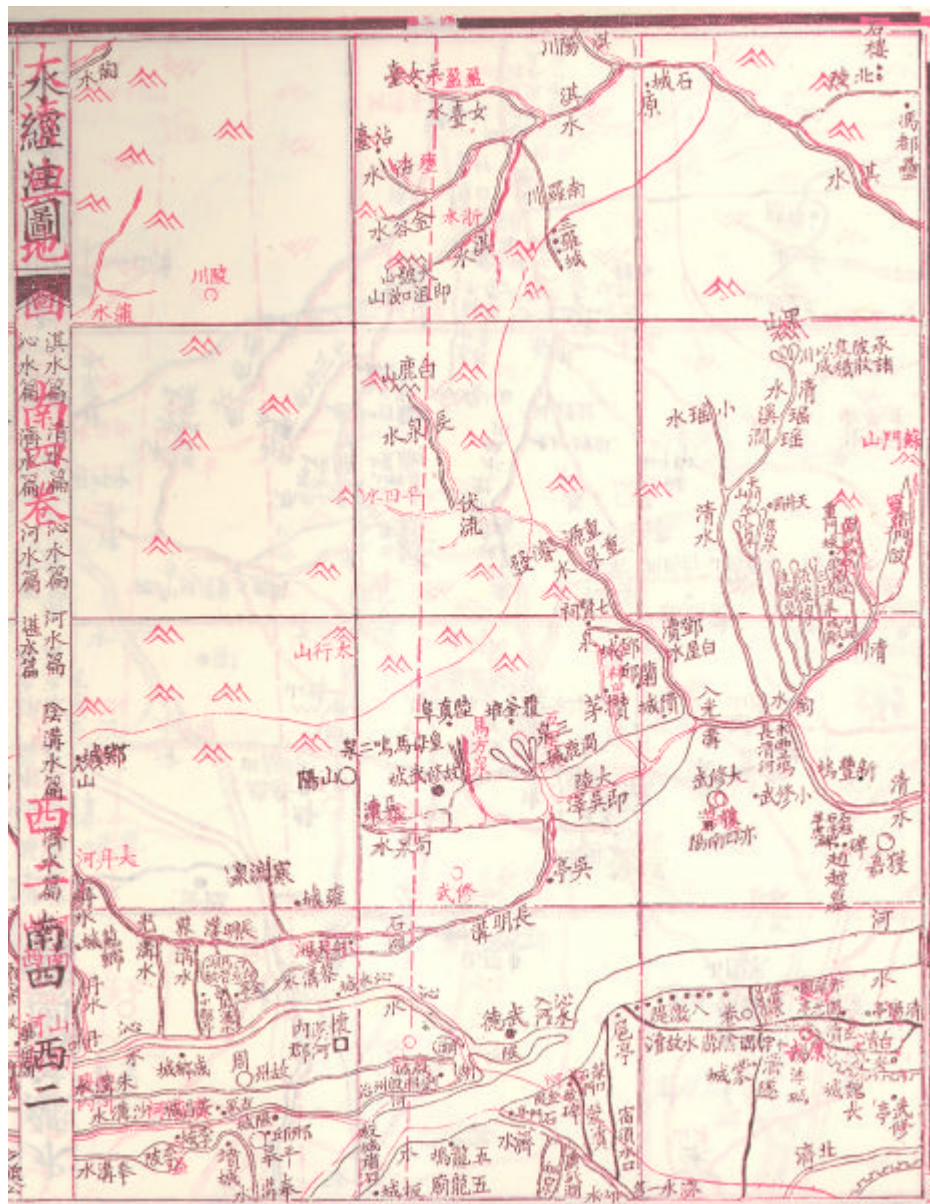


圖 8.1 清水圖 (1)

<sup>282</sup> 石川鴻齋編纂：《增訂篆文詳註日本大玉篇》（卷中），卷 6，頁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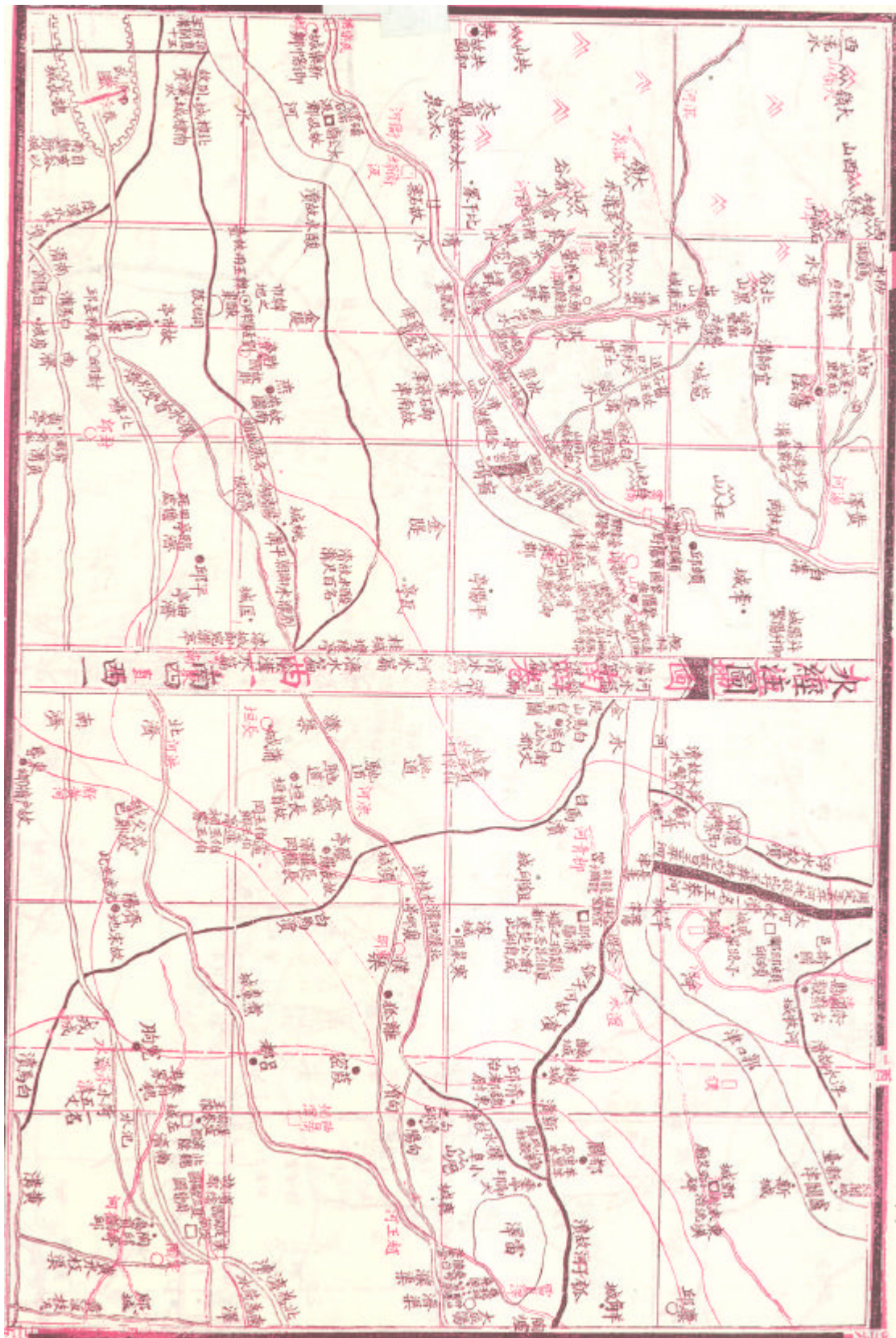


圖 8.2 清水圖 (2)

從語源學的角度，清字從水從青，藤堂明保解「青」字為從井戶中的清水生長發

芽，清是水加上音符青的會意兼形聲文字，如下圖 7.3 示：<sup>28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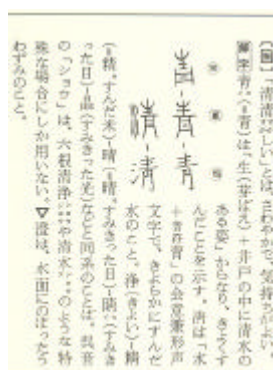


圖 8.3 「清」字解

清字除有澄澈之義外，還有另一個意思，即寒義，所以水冷曰清冽，根據《水經注》的描述，清水應當是寒氣逼人的，此清當作清字解釋，清水為清水，即為寒水之義。這樣的推論在版本上亦有實際的證明，日本內經醫學會所藏的明刊無名氏覆刻宋本《黃帝內經靈樞》<sup>284</sup>中卷六 經水篇 云：

足太陽外合於清水，內屬於膀胱而通水道焉。<sup>285</sup>

此版本足太陽之經水即是用「清」而非「清」字，是一佐證。《素問 五藏生成論篇》云：「黑脈之至也，上堅而大，有積氣在小腹與陰，名曰腎痺，得之沐浴清水而臥。」張志聰注云：「清水，冷水也。」<sup>286</sup>又「腰痛，足清，頭痛。」下，王冰注云：「清，亦冷也。」《禮記 曲禮篇》云：「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釋文》注云：「清，字從，冰冷也。本或作水旁，非也。」<sup>287</sup>清若訓作冷，從水是假借的用法，似以清字為宜。又清水出黑山，黑者，屬腎、膀胱也，亦合。

### 第三節 太陽之上，寒水主之

當筆者將清水的寒冷之義論述後，不禁聯想到《傷寒雜病論 傷寒例》所云：

《陰陽大論》云：「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冰冽，此則四

<sup>283</sup> 藤堂明保：《漢和大字典》，頁 749。

<sup>284</sup> 澀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誌》（東京：名著出版社，昭和 56 年 4 月，收入大塚敬節、矢數道明編：《近世漢方醫學書集成》（冊 53）），卷 7，頁 391。「醫部」云：「新刊黃帝內經靈樞二十四卷」明代無名氏仿宋本，存誠藥室藏，每卷末附釋音，不記刊行年月，每半版高六寸九分，幅五寸強，十行，行二十字。」按：「此原與《素問》合刊，檢其版式亦覆刻宋本者，然諱字無缺筆，殆南渡以後物乎？今行《靈樞》唯此最善，伊澤氏酌源堂藏亦有之。周曰：『校本卷數亦與此同』，即與《素問》合刻者，皇國重刊本文字多？」

<sup>285</sup> 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1）（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2 年 1 月 1 版 1 刷），頁 295。

<sup>286</sup> 〔清〕：張志聰：《黃帝內經素問集注》，卷 2，頁 52。

<sup>287</sup> 〔清〕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上）（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12 月 1 版 3 刷），卷 1，頁 16-17。

時正氣之序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周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則名傷寒耳。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為病。以傷寒為病者，以其最盛殺厲之氣也，中而即病者，名曰傷寒。」

張仲景是以六經辨證論治為其思想的架構，其中蘊涵著深奧的醫理，歷代醫家對六經的本質多有所發揮，因而產生許多的學說，其中太陽病所佔的篇幅最多，重要性可見一般，張志聰對太陽病有比較廣泛深刻的詮釋，其云：

太陽為諸陽主氣，有通體，分部之不同。通體太陽如天，主周身皮膚毫毛肌表，一似天之環繞於地外；分部太陽如日，主頭項脊背尾閭血室，一似日之旋轉於躔度。此首明太陽主通體之毫毛，而復有循經之分部也。太陽之為病脈浮，言太陽運行於周身之膚表，病通體之表陽，故其脈應之而浮也；頭項者，太陽經脈所循之分部也。病在表而涉於分部，故強痛也；惡寒者，惡本氣之寒也。蓋太陽之上，寒水主之，以寒為本，以熱為標故也。

天元紀大論 云：「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所謂本也。」六微旨大論 云：「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六氣皆然。」<sup>288</sup>

張仲景所言之太陽病雖不同於足太陽膀胱經脈之疾病，但外邪必先客於足太陽膀胱經，其中又以寒邪傷人最速且盛，故 六微旨大論 云：

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

王冰注云：

太陽北方水，故上寒氣治之。與少陰合，故寒氣之下，中見少陰也。

體表最外層的防線即是腠理毫毛，《靈樞 本藏篇》云：

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

太陽主表，腠理開闔的正常與否，決定了外邪是否足以侵犯人體，故張仲景立論始於太陽。《素問 靈蘭秘典論篇》云：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

《靈樞 五癰津液別篇》云：

上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為液。

《靈樞 癰疽篇》云：

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

《靈樞 營衛生會篇》云：

衛出於上焦。

《靈樞 衛氣行篇》云：

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晝日行於陽二十五周，夜行於陰二十五周，周於五臟。是故平旦陰盡，陽氣出於目，目張則氣上行於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背下至小趾之端。其散者，別於目銳眦，下手太陽，下至手小指之間外側。其散者，別於目銳眦。下足少陽，注小趾次趾之間，以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下至小指之間，別者以上至耳前，合於頷脈，注足陽明，

<sup>288</sup> [清]張志聰：《傷寒論集注》（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年8月1版1刷，收入鄭林主編：《張志聰醫學全書》），頁627。

以下行至附上，入五趾之間。其散者，從耳下下手陽明，入大指之間，入掌中。其至於足也，入足心，出內踝，下行陰分，復合於目，故為一周。將這一連串文獻結合起來，筆者得到這樣的結論：受納水穀之後，濁者為衛，衛氣出於上焦，主要經由足太陽膀胱經循行敷佈周身，津液藏於經脈之中，而能溫分肉、通腠理，負起衛外固表之責。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衛氣由平旦時出於目，目張之後，衛氣才能上行於頭，循項下足太陽膀胱經，《大玉篇》云：「目上曰清。」此又清水為足太陽膀胱經之經水的另一合度。足太陽膀胱經深度為僅次於足陽明胃經，故刺足太陽須深五分，留七呼，此與清水「瀑布乘巖，懸河注壑，二十餘丈。」相合，深淵如此僅次於海，「隍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又與「津液藏焉」之象彷彿，清水為足太陽之經水明矣。

## 第九章 汝水 - 足少陰腎經經水

### 第一節 天息汝水

汝水發源於河南，《水經注》云：

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地理志》曰：出高陵山，即猛山也。<sup>289</sup>亦言出南陽魯陽縣之大孟山，又言：出弘農盧氏縣還歸山，《博物志》曰：汝出燕泉山，？異名也。余以永平中，蒙除魯陽太守，會上臺下，列山川圖，以方誌參差，遂令尋其源流。此等既非學徒，難以取悉，既在逕見，不容不述。今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孟山黃柏谷，巖鄣深高，山岫邃密，石徑崎嶇，人蹟裁交，西即盧氏界也。<sup>290</sup>

《尚書 禹貢》中並未有汝水的記載，但在《孟子 滕文公上篇》則云：

禹疏九河，瀕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sup>291</sup>

由此可知早在大禹時代，汝水為一重要的河川，在人口逐漸增加的農業時代亦負起灌溉之責，故禹將汝水列入疏濬的河川之一。《周禮 職方氏》云：「荊州，其浸潁、湛。」潁、湛二水則是汝水的支流，全祖望認為這等於間接在《周禮》中提到汝水，<sup>292</sup> 在《山海經》中則有汝水的記載，《山海經 海內東經》云：

汝水出天息山，在梁勉鄉西南，入淮極西北。一曰淮在期思北。<sup>293</sup>

楊守敬按：

《經》稱天息，《注》云高陵、猛山、大孟、還歸、燕泉，並異名。

《山海經》與《水經注》皆言其入於淮水，郭璞注云：

今汝水出南陽魯陽縣大孟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信縣入淮。淮極，地名。<sup>294</sup>

《史記 禮書》云：

<sup>289</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中），頁1740。楊守敬按：「惟《漢志》高陵山在定陵，去魯陽盧氏甚遠，不得與魯陽盧氏之山為一。然觀《志》云，汝水出定陵，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定陵、新蔡並在汝南郡，何得云過郡四？又自定陵至新蔡，不過數百里，何得云行千三百四十里？不知班氏斷水得系汝水於定陵矣。以汝水所過所行核之，志文當本在南陽魯陽下。自漢世傳抄，即錯入汝南定陵下，故高誘以為所惑，王隱亦然。酈氏蓋見其不合，故但引作出高陵山，不標郡縣，與下舉南陽魯陽、弘農盧氏異也。」

<sup>290</sup> 同前註，頁1739-1741。

<sup>291</sup> 〔清〕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2月1版9刷，《諸子集成》（冊1）），卷5，頁221。

<sup>292</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中），頁1763。注趙云：「按《漢志 注》，師古曰：『潁水出陽城陽乾山，宜屬豫州。』許慎又云：『湛水，豫州浸。』蓋川土相鄰故也。全氏曰：『《周禮 職方》荊州之浸潁、湛。按湛是汝水支流，而潁亦與汝互相出入之水也。』又豫州之浸波、澨，波亦汝水支流，然則汝雖不見於 禹貢，而未嘗不重於 職方。」

<sup>293</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卷8，頁385。

<sup>294</sup> 同前註，頁387。



汝穎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sup>295</sup>

《正義》注云：

《括地志》云：「汝水源出汝州魯山縣西伏牛山，亦名猛山。汝水至豫州鄆城縣名瀆水。《爾雅》云：「河有瀆，汝有瀆。」，亦汝之別名。<sup>296</sup> 戰國時，汝水為楚國北方屏障，地形險要，位居交通要道，《漢書 溝洫志》亦云：

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sup>297</sup>

然而因楚王不行正道，終被秦國軍隊輕易地滅國。《漢書 地理志》「汝南郡，定陵」下云：

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sup>298</sup>

又「女陽」下，注云：

應劭曰：「汝水出弘農，入淮。」師古曰：「女讀曰汝。其下汝陰亦同。」

<sup>299</sup>

汝水源流，見圖 9.1。<sup>300</sup> 汝水源出天息山之說是依《山海經》，此外，其他的稱謂都是漢朝以後才出現的，各有其典故而名之。在這裡，汝水亦是少數幾條不符合經水的定義的河川之一，汝水在今河南省境內，<sup>301</sup> 古今河道數變，現為洪河支流。<sup>302</sup> 是否上古之時，汝水曾獨流入海，不得而知，或者從古人對濟水、渭水的例子來看，濟水入河、涇以入渭，其水性皆保持不變，清濁分明，汝水入淮後，是否仍存其性而認為入於海，此又一假設，有待進一步釐清。

---

<sup>295</sup> 〔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 23，頁 1164。

<sup>296</sup> 同前註，頁 1166。

<sup>297</sup>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 29，頁 1677。

<sup>298</sup> 同前註，卷 28 上，頁 1562。

<sup>299</sup> 同前註。

<sup>300</sup> 〔清〕汪士鐸著，陳橋驛校釋：《水經注圖》，頁。

<sup>301</sup> 倉修良主編：《漢書辭典》，頁 272。「汝水」云：「古汝水在今河南省境內。發源於嵩縣南外方山，東北流經汝陽、臨汝，折而東南流至西平東會水（今沙河。以上汝水故道），再南流經上蔡西、遂平東，又經汝南，至新蔡會水（今洪河。以上今南汝河），東南入淮。」

<sup>302</sup> 崔乃夫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大詞典》（卷 4），頁 6429。「汝河」云：「洪河支流。在省境南部。發源於泌陽縣五峰山區，向東北流經遂平縣、汝南縣、平輿縣、正陽縣、新蔡縣，在班臺匯入洪河。」



君子，不我遐棄。魴魚頰尾，<sup>303</sup>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sup>304</sup>  
關於「汝墳」，《爾雅 釋水》有「汝有瀆」之言，《毛詩傳箋通釋》云：  
墳通作瀆，《方言》：「墳，地大也。青、幽之間，凡土而高且大者，謂之  
墳。」李巡《爾雅注》：「瀆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是知水？之  
瀆與大防之墳為一。汝墳猶淮墳也。《孔疏》謂：「彼瀆從水，此墳從土。」  
殊昧於通借之義。<sup>305</sup>

再考「怒」字，《通釋》云：

《韓詩》作「？」。《說文》：「？」，憂貌。讀與怒同。」「《方言》：「？」，憂也。秦、晉之間，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亡謂之溼或謂之怒。」<sup>306</sup>

歷代解此詩者多矣，<sup>307</sup>但若從中醫七情的角度理解，則有另一層深意，《素問 宣明五氣論篇》云：「腎藏志。」《素問 五藏大論篇》云：「腎其畏溼。」又《素問 解精微論篇》在解釋泣出之理時，云：

夫心者，五臟之專精也，目者，其竅也，華色者，其榮也，是以人有德也，則氣和於目，有亡，憂知於色。是以悲哀則泣下，泣下水所由生。水宗者，積水也，積水者，至陰也。至陰者，腎之精也。宗精之水。所以不出者，是精持之也。輔之裏之，故水不行也。夫水之精為志，火之精為神，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目之水生也。故諺言曰：「心悲名曰志悲。」志與心精，共湊於目也。是以俱悲則神氣傳於心。精上不傳於志。而志獨悲，故泣出也。

志與心的關係，可見於《靈樞 本神篇》，其云：

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

從「志」本身亦可看出其從足從心，即義為朝向心所設定的目標邁進，故常言「志向」，如圖 9.2 示：<sup>308</sup>

<sup>303</sup> [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台北：藝文印書館，1986年6月1版，《經解續經解毛詩類彙編》（2））卷2，頁1177。馬瑞辰云：「本草綱目云：『一種火燒？，頭尾俱似魴而脊骨更隆，上有赤鬣連尾，黑質赤章。』今江南有？魚，其腹下及尾皆赤，俗稱火燒？，殆即古之魴魚。詩人以魚尾之赤與王室之如火，後人遂以火燒？名之。」

<sup>304</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李傳書、胡漸達、肖永明、夏先培整理，劉家和審定：《毛詩正義》（上），卷1，頁56-58。

<sup>305</sup> [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2，頁1175。

<sup>306</sup> 同前註，頁1176。

<sup>307</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李傳書、胡漸達、肖永明、夏先培整理，劉家和審定：《毛詩正義》（上），卷1，頁56。詩序云：「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sup>308</sup> 藤堂明保：《漢和大字典》，頁4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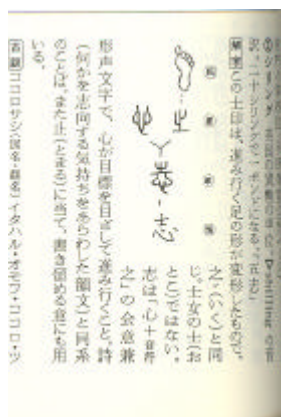


圖 9.2 「志」字解

詩人藉汝水以喻恐其志不得，並以魴，這種赤尾魚及燬字，以赤色屬心，表示事情進展至此，心急如焚，唯恐半途而廢，到最後的階段，作者終體認到有志者事竟成，離目標已經不遠了。而《素問 五常政大論篇》所云「腎其畏溼」，原本是表示脾土剋腎水的五行生剋關係，又如《難經 四十九難》所云：「久坐濕地，強力入水則傷腎。」之語。但溼又另有他義，如《方言》所云：「溼，憂也。」<sup>309</sup> 郭璞注云：

溼者，失意潛沮之名，或謂之怒。<sup>310</sup>

《素問 宣明五氣論篇》所言「脾藏意，腎藏志。」而溼者，失意之謂，若因此情志所傷，若據《難經 五十難》云：「從所不勝來者為賊邪。」汝墳 詩中「怒如調飢」情境可謂賊邪所傷。這是否亦意味著因事得而中亡，傷害了腎志呢？詩中所言志與心之間的情感轉折變化，與 解精微論篇 中的泣出之理，是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 第三節 汝者，女也

《廣雅 釋水》云：「汝，汝也。」<sup>311</sup> 盧文弨注云：

《說文》：「汝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東入淮。」《春秋說題辭》曰：「汝出猛山，汝之為言女也。」宋均注：「女，取其生孕也。」<sup>312</sup>

《小爾雅 廣詁》云：

而、乃、爾、若，汝也。<sup>313</sup>

宋翔鳳注云：

此「汝」正作「女」。從水作「汝」者水名，經典假借字。<sup>314</sup>

<sup>309</sup> [清] 錢繹：《方言箋疏》，卷 1，頁 13。

<sup>310</sup> 同前註。

<sup>311</sup> 徐復主編：《廣雅詁林》，頁 792。

<sup>312</sup> [清] 盧文弨：《廣雅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 7 月 1 版 3 刷，收入徐復主編：《廣雅詁林》），頁 793。

<sup>313</sup> 黃懷信：《小爾雅匯校集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年 1 月 1 版 1 刷），頁 78。

由此觀之，汝水是取其右文「女」字的意義而命名，宋均稱取其生孕之義，女字本指婦人的象形文字，<sup>315</sup>懷孕而生子是女性原有的本能，對照醫學文獻，腎主生殖，《素問 上古天真論篇》云：

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

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

最後總結而論：

腎者生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瀉。

人因腎氣充實而有生育的能力，生命週期亦隨著腎氣逐漸遞減而有生老病死的歷程，若欲卻老全形，調和五藏，則保腎氣是先決要件，故《靈樞 本神篇》云：

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五藏不安。

順此藏精養志則生，逆則敗，這是《內經》中一再闡釋的道之所在的千古真理。至於汝水之所以名為汝水，從地理位置的角度而言，選擇汝水作為足少陰腎經的經水，有其特殊的意義，張志聰云：

汝水發源于河南天息山，河南居天地之中，夫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正當天之中極，蓋天氣包于地之外，又從中而通貫于地中，故名天息。腎主天一之水，而為生氣之原。上應于喉以司呼吸，故足少陰外合于汝水，而內屬于腎。<sup>316</sup>

水源從山，山水相依，汝水既源於天息山，則必與此山名稱相關，而「天以一生水」，這是源於無文字時代的氣候圖，見圖 9.3：<sup>317</sup>

---

<sup>314</sup> 同前註。

<sup>315</sup>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女」解字云：「象屈膝交手之人形。婦女活動多在室內，屈膝交手為其於室內居處之常見姿態，故取以為女性之特徵，以別於力田之為男性特徵也。或於胸部加兩點以示女乳，或於頭部嘉一橫畫以示其頭飾，則女性之特徵益顯。」，卷 12，頁 1299。

<sup>316</sup> 〔清〕張志聰：《黃帝內經靈樞集注》，卷 2，頁 435。

<sup>317</sup> 倉修良主編：《漢書辭典》，頁 83。「天以一生水」云：「八卦占圖術語。《周易 河圖》實際上是無文字時代的氣候圖。環形象徵天，分南、北、東、西、中五方位，配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河圖共有五十五個圈點，分成 1、2、3、4、5、6、7、8、9、10 共十組數字，其中 1、3、5、7、9 奇數為圈，奇數代表天、代表陽；偶數 2、4、6、8、10 形為點，代表地、代表陰，每組圈點連線組合，是遠古結繩記事、記數之意。東、南、西、北、中五方均有一奇一偶，共兩組數字組成，說明萬物皆陰陽合而有生，或天生，地成之；或地生，天成之。圖中北 1 為太陽；南 2 為少陰；東 3 為少陽；西 4 為太陰。這是陰陽的方位。「天以一生水」，從卦圖占表看，北方一圈為奇數為陽、為天，正與五行中水相配，故有此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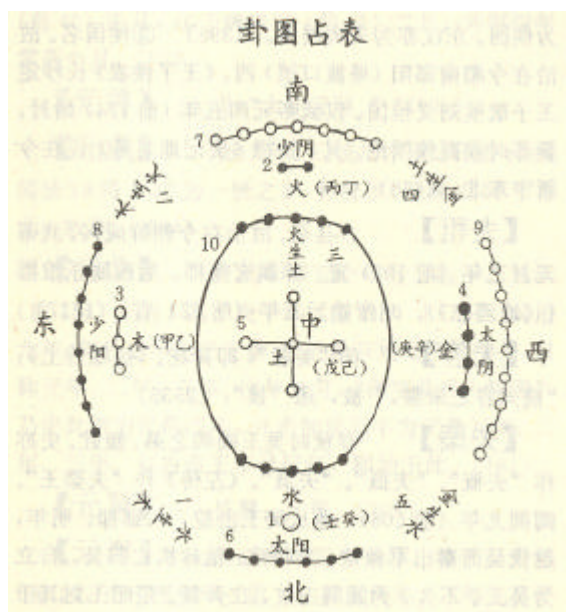


圖 9.3 八卦圖占表

鄭木榮云：

五行，指地球上的五種力量或運動。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木金土，土是排在最後面的。<sup>318</sup>在地球上，生命是來自於水。水主下降，火主上升，木主橫行，金主收斂，土主中和。所以五行的特性是，天一生水、火升、木散、金收、土中和。水因火性向上起，因木性散而為雲，因金性收斂為雨，降下落地為水，五行即為描述此類運動的特性、過程。<sup>319</sup>

這段以水為主的生命循環動力學的敘述，是對「腎主天一之水，而為生氣之原。」最好的詮釋。

<sup>318</sup> 見〔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 五行志》云：「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頁 1328。

<sup>319</sup> 鄭木榮口述，呂啟祥、郭曉雯編撰：探訪中醫藥老前輩 - 鄭木榮老師，《研精醫訊》(55) (台中：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學會，2001年9月)，頁 8。

## 第十章 漳水 - 手心主心包經經水

### 第一節 漳水源流

《尚書 禹貢》於冀州有「覃懷底績，至於衡漳。」<sup>320</sup>之言，孔安國《傳》注

云：「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sup>321</sup>是禹時已提及漳水，而《水經注》則作：「孔安國曰：『衡，橫也，言漳水橫流也。』」<sup>322</sup>酈道元將衡漳視為漳水中的一段，且當時已成涓滴細流，其云：

又東北過斥漳縣南。應劭曰：「其國斥鹵，故曰斥漳。」漢獻帝建安十八年，魏太祖鑿渠，引漳水東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漳津故瀆水舊斷，溪東北出，涓流幕注而已。所謂覃懷底績，至於衡漳者也。<sup>323</sup>

王先謙則注云：「錢坫曰：『漳水過鄴縣以下稱衡漳。』」<sup>324</sup>《山海經 北山經》有言漳水，云：

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鳥，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交。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石，以堙于東海。漳水出焉，東流注于河。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少山，其上有金、玉，其下有銅。清漳之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sup>325</sup>

《山海經 海內東經》亦云：

漳水出山陽東，東注渤海，入章武南。<sup>326</sup>

漳水有一特殊的地理現象，即有清漳、濁漳之別，二水異源而名為漳，卻以清、濁加以區分，《古今圖書集成 山川典 漳水》云：

漳水有清、濁二源，俱出自山西而會於河南，濫於直隸而歸於山東。<sup>327</sup>

另外，現就《水經注》所述漳水源流加以說明，其云：

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漳水出鹿谷山。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之發苞山，故異名互見也。左則陽泉水注之，右則散蓋水入焉。

三源同出一山，但以南北為別耳。<sup>328</sup>

又清漳水，其云：

<sup>320</sup>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廖名春、陳明整理，呂紹綱審定：《尚書正義》，卷 6，頁 135。

<sup>321</sup> 同前註。

<sup>322</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上），頁 952。

<sup>323</sup> 同前註。

<sup>324</sup>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 28 上，頁 637。

<sup>325</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卷 3，頁 111-112。

<sup>326</sup> 同前註，頁 386。

<sup>327</sup> 〔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冊 25），頁 20。

<sup>328</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上），頁 911-913。



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要谷，南過縣西，又從縣南屈。《淮南子》曰：清漳出揭戾山。今清漳出沾縣故城東北，俗謂之沾山。後漢分沾縣為樂平郡，治沾縣。水出樂平郡沾縣界。故《晉太康地記》曰：樂平縣，舊名沾縣，漢之故縣矣。其山亦曰鹿谷山。水出大要谷，南流逕沾縣故城東，不歷其西也。<sup>329</sup>

漳水之源流既明，接著則是要探討漳水入河或入海的問題，要解釋此一問題，須再回到《尚書 禹貢》「北過降水」<sup>330</sup>之言，降水即漳水的支流，《水經注》云：漳水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水西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謂之為濫水也。

故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海。」<sup>331</sup>

又云：

按《地理志》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是乃與漳俱得通稱，故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尋其川脈，無他殊瀆，而衡漳舊道，與屯氏相亂，乃《書》有過降之文，與《地說》千里之誌，即之途致，與《書》相鄰，河之過降，當應此矣。下至大陸，不異經說。

自甯迄于鉅鹿，出于東北，皆為大陸，語之纏絡，厥勢眇矣。<sup>332</sup>

故楊守敬按：「《禹貢》，冀州至于衡漳，導水北過降水，名異實同。」<sup>333</sup>《水經注》又再次強調：「故《地理志》曰：『《禹貢》，絳水，在信都，東入于海也。』」

<sup>334</sup>楊守敬云：「《禹貢》既言至于衡漳，又云北過降水，是漳絳合流，言漳即該絳，言絳即該漳。」<sup>335</sup>楊守敬下此結論，自稱是「融會《禹貢》《漢志》《水經注》，貫通而證明之。」<sup>336</sup>實是依「古人脈水之法，有同流數百里而復出者。」<sup>337</sup>的上古觀水之法，還原《禹貢》、《水經》的真正思維。據此，筆者可稱濁漳水在《禹貢》時代為一出於山，入於海的經水了。至於清漳水，則是於武安縣南黍容邑，入於濁漳。<sup>338</sup>見圖 10.1：<sup>339</sup>

<sup>329</sup> 同前註，頁 1002-1003。

<sup>330</sup>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廖名春、陳明整理，呂紹綱審定：《尚書正義》，卷 6，頁 161。

<sup>331</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上），卷 10，頁 915-916。

<sup>332</sup> 同前註，頁 958-959。

<sup>333</sup> 同前註，頁 960。

<sup>334</sup> 同前註，頁 967。

<sup>335</sup> 同前註。

<sup>336</sup> 同前註，頁 969。

<sup>337</sup> 同前註，頁 968。楊守敬並舉數例以資證明其看法，如：「《禹貢》，導洸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據《漢志》，濟至武德入河，於滎陽溢出，是與河同流數十里，始別出為滎澤也。尤可證者，清水至黎陽已入河，而《漢志》於內黃云，清河水出南，酈氏謂內黃無清水可來，蓋河徙南注，清水漬移，纏流逕絕，餘目尚存，故東川有清河之稱。是河未徙之前，清河合大河流數百里，又出為清河，故漢時因其故瀆，立為清河郡。《水經》云，淇水過內黃縣東為清河，若謂既入不當復出，無論大河已徙，廣宗不當有清河，即大河未徙，廣宗亦不當有清河也。酈《注》此類尤多。」

<sup>338</sup> 同前註，頁 1009。

<sup>339</sup> 楊守敬、熊會貞：《水經注圖》，頁 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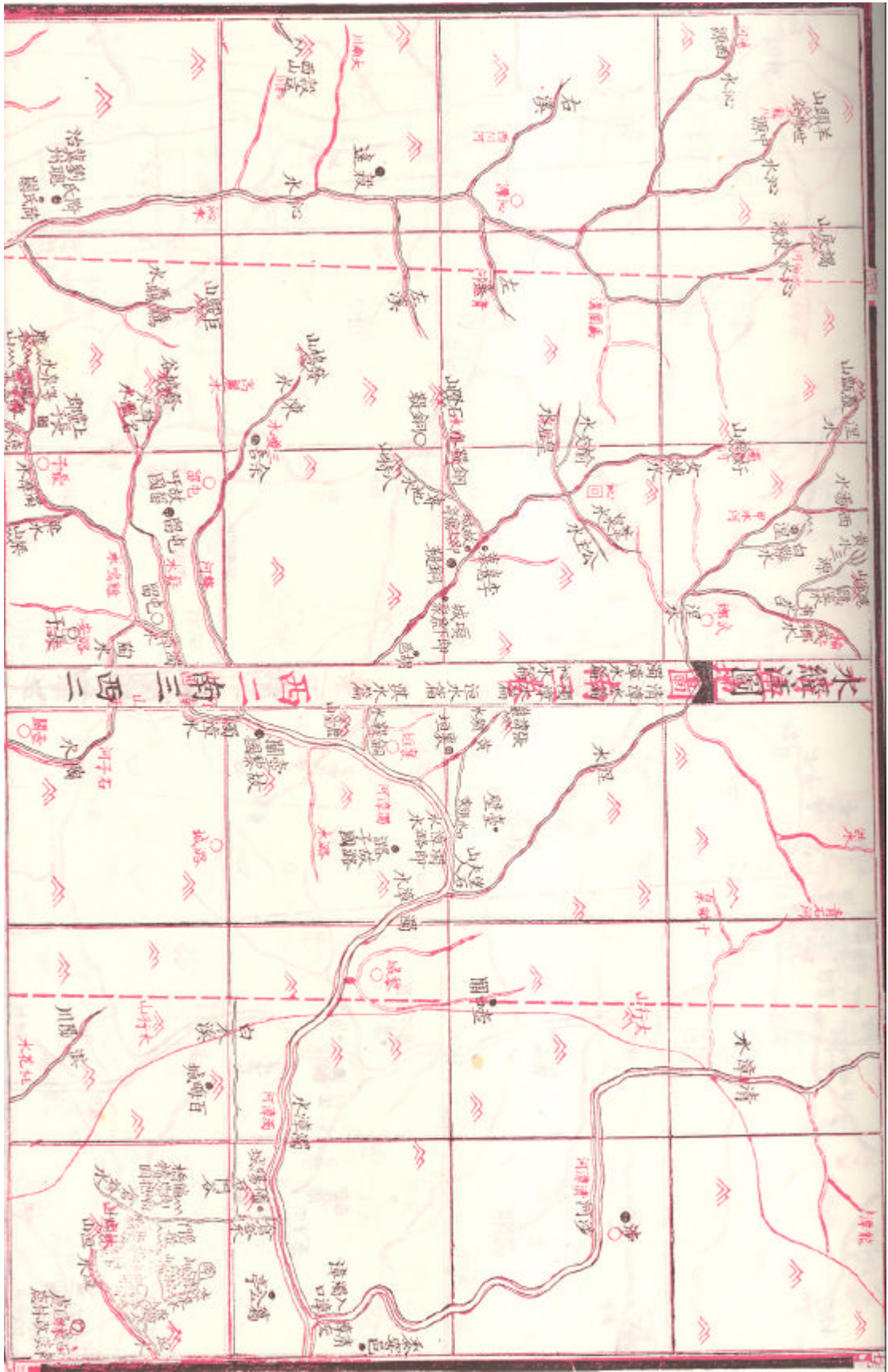


圖 10.1 清漳、濁漳水圖

## 第二節 清濁相蹂

事實上，許多河川皆名漳水，《夢溪筆談》云：

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今略舉數處：趙、晉之間有清漳、濁漳，當陽有漳水，灤上有漳水，鄆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縣有洛水，此概舉一二耳，其詳不能具載。余考其義，乃清濁相蹂者為「漳」。章者，文也，別也。漳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清漳、濁漳合于上黨。當陽即沮、漳合流。灤上即漳、貢合流。漳州余未曾見，鄆郡即西江合流，毫漳即漳、渦合流，雲夢則漳、員合流。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帶竦，數十里方混。如「璋」亦從「章」，璋，王之左右之臣所執。《詩》云：「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圭之半體也，合之則成圭，王左右之臣，合體一心，趣乎王者也。又諸侯以聘女，取其判合也；有事于山川，以其殺宗廟禮之半也。又牙璋以起軍旅，先儒謂「有鉏牙之飾于剡側」，不然也。牙璋，判合之器也，當于合處為牙，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也，以起軍旅，則其牝宜在軍中，即虎符之法也。「洛」與「落」同義，謂水自上而下有投流處。今淝水、沱水天下亦多，先儒皆自有解。<sup>340</sup>

沈括此論一語道出了名為漳水之祕訣，首先，論漳為清濁相蹂者之義，據沈括的觀察，各地名為漳水者，皆是一清、一濁二水相匯流而成，至於何者才是手心主心包經之經水，自然是以《禹貢》、《水經注》上黨郡之漳水為之，因為就歷史、地理位置及河川的規模，能號為十二經水之一的則為此水莫屬。沈括實際勘察各地漳水水流，亦發現有清濁相混數十里而各保有其合流前的水性的情形，可謂上承古人脈水之法。文中所舉詩句出自《詩經 大雅 棫樸》，有待深入的探討，整首詩句如下：

芄芄棫樸，薪之櫛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sup>341</sup>

整體看來是以一「章」字貫穿全詩，《詩序》云：「棫樸，文王能官人也。」<sup>342</sup>能官人，古語原是舉賢授職的意思。<sup>343</sup>意指文王因得眾多賢人的幫助，受命於天而興師伐崇，畢竟全功。關於詩中文句所用的含意與典故，馬端辰《通釋》云：

古者燔柴以祭天神。《說文》：「灋，以事類祭神。」《周官 小宗伯》鄭注：「類者，因其正禮而為之。則類祭上帝依乎郊祀，是亦用燔柴也。」《王

<sup>340</sup> [宋]沈括著，侯真平點校：《夢溪筆談》（長沙：岳麓書社，2000年5月1版2刷），卷3，頁17-18。

<sup>341</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李傳書、胡漸達、肖永明、夏先培整理，劉家和審定：《毛詩正義》（下），頁996-1001。

<sup>342</sup> 同前註。

<sup>343</sup> 陳子展：《詩三百解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1版1刷），頁935。

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此詩二章奉璋是發兵之事，三章六師是伐崇之事。則首章薪之樛之，蓋將出征，類乎上帝之事或以文王未嘗郊天而周官以樛燎祠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畢也。星占畢主邊兵，故出師必祀焉。武王伐紂，上祭於畢，則此詩薪樛，蓋文王上祭於畢之禮。又按王尚書云：「樛亦水名。」《說文》作「僕」，云：「棗也。」《爾雅》：「樛，枹者。」彙謂樛是棗之一種，枹與樛二木？言，毛、鄭以樛為枹之叢生者，殊誤。<sup>344</sup>

樛，《說文》云：「積火燎之也。」<sup>345</sup>這是說以火燃枹樛之薪柴，行告祭天神的儀式。樛，《爾雅》又云：「檟樛，心。」<sup>346</sup>見圖 10.2：<sup>347</sup>



圖 10.2 樛檟

邢昺注云：

釋曰：「孫炎曰：『樛檟，一名心。』某氏曰：『樛檟，榭檟也。有心能濕，江河間以作柱。』是樛檟為木名也。」<sup>348</sup>

《新義》進一步解釋樛檟何以又名為心，其云：

凡木速成皆火也。檟樛，速成也，柳亦速成也。然檟樛，心火也。柳，味火也；檟樛，大火也；柳，鶉火也。<sup>349</sup>

由此觀之，曰樛曰樛，皆與火、心相關，這與前述《山海經 北山經》發鳩之山，炎帝的神話傳說，遙遙相對，因為炎帝即是南方之神，<sup>350</sup>南方者，火也。接下來，再看「奉璋」之義，如沈括所言，璋是圭的半體，《考工記》有「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sup>351</sup>的記載。將圭一分為二就成為璋了，《考工記》亦有「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sup>352</sup>之語，璋為先秦「六瑞」之一，主要是作為

<sup>344</sup> [清]馬端辰：《毛詩傳箋通釋》，卷 24，頁 1480。

<sup>345</sup> [漢]許慎撰，[宋]徐鉉定：《說文解字》，卷 6 上，頁 125。

<sup>346</sup> [晉]郭璞：《爾雅注》，頁 3668。

<sup>347</sup> 潘富俊著，呂勝由攝影：《詩經植物圖鑑》（臺北：貓頭鷹出版，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2001 年 6 月 1 版），頁 50。

<sup>348</sup> [宋]邢昺：《爾雅疏》（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 8 月 1 版 1 刷，影印光緒四年吳興陸氏十萬卷樓仿宋刻本，收入朱祖延主編：《爾雅詁林》（卷下（1）），頁 3668。

<sup>349</sup> [宋]陸佃：《爾雅新義》（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 8 月 1 版 1 刷，影印《百部叢書集成》影《粵雅堂叢書》本，收入《爾雅詁林》（卷下（1）），頁 3669。

<sup>350</sup> 姜亮夫：《楚辭通故》（1）（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 月 1 版 1 刷），頁 204。「炎神」下云：「南方之神也。《遠遊》：『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王逸注：『將候祝融與諮謀也。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sup>351</sup> 戴吾三：《考工記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 年 1 月 1 版 1 刷），卷下，頁 59。

<sup>352</sup> 同前註，頁 63。





《日本大玉篇》解釋「章」字云：

采也；又明也；又凡？臣書通於天子者四，曰章、曰奏、曰表、曰駁議。

357

最能彰顯萬物的莫過於日、火之類，故《漢書 五行志》云：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云：「知人則愆，能官人。」故堯舜舉？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 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sup>358</sup>

這段話可謂將《詩經 大雅 棫樸》中的以火彰明文王之德的用意表達無遺了，藉此亦更加明瞭漳水為手心主之經水的深義了。

### 第三節 心主之宮城

手心主即《靈樞 經脈篇》所云之手厥陰心包絡之脈，是主脈所生病。《素問 靈蘭秘典論篇》云：「檀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檀中即是指心包絡。手少陰與手心主有一特殊的關係，《靈樞 邪客篇》云：

心主之脈，上入於胸中，內絡於心脈。

心包絡之名是指解剖上而言，手心主則是以心為其主人之義，一切聽命於心，這就就生理功能而論，心與心包，經脈為二，臟實一源，這是其特殊之處，有如清漳、濁漳分為二水，實合而為一，故《周禮 職方氏》中，各州之川皆言二水，唯有冀州其川僅有漳水一河者，是因「清漳、濁漳二原同委」之故。<sup>359</sup>

《靈樞 邪客篇》又云：

黃帝曰：「手少陰之脈，獨無輸何也？」岐伯曰：「少陰，心脈也。心者，五臟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臟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脈也。故獨無輸焉。」黃帝曰：「少陰獨無輸者，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臟不病，故獨取其經于掌后銳骨之端，其餘脈出入屈折，其行之疾徐，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也，故本輸者，皆因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是謂因衝而瀉，因衰而補，如是者，邪氣得去，真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

《素問 靈蘭秘典論篇》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者，統領形神，號為一身之主，不容外邪侵犯，就如同象棋中「將」、「帥」一般，若被對手「將軍」，吃掉了棋子，就等於輸了這盤棋。故若有外邪欲入於心，手心主必代受其

<sup>357</sup> 石川鴻齋編纂：《增訂篆文詳註日本大玉篇》（卷中），卷7，頁67。

<sup>358</sup>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27上，頁1320。

<sup>359</sup> 〔清〕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冊10），卷64，頁2675。

邪而侮之，這就有如奉璋發兵，代替天子出征，與敵人交戰。又《素問 六節藏象論篇》云：

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為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

《素問 陰陽應象大論篇》云：

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

《十四經發揮》云：

或問手厥陰經，曰心主，又曰心包絡，何也？曰：君火以名，相火以位，手厥陰代君火行事，以用而言，故曰手心主。以經而言，則曰心包絡。一經而二名，實相火也。<sup>360</sup>

心者，火臟也。手心主亦相火也，故又合以火彰明，以顯君德之義。

---

<sup>360</sup> [元]滑壽撰，章威整理：《十四經發揮》（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1版1刷，收入何清湖編：《中華醫書集成》（冊18）），卷中，頁24。

## 第十一章 漯水 - 手少陽三焦經經水

### 第一節 漯水考證

在《漢書 地理志》中有幾處提及漯水之名，分別敘述如下，在「東郡，東武陽」下云：

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莽曰武昌。<sup>361</sup>

又「鴈門郡，陰館」下云：

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過郡六，行千一百里。莽曰富代。<sup>362</sup>

而在「平原郡，高唐」下又云：

桑欽言漯水所出。<sup>363</sup>

首先來看東武陽的漯水，這是禹治理過的漯水，《尚書 禹貢篇》提到兗州時，有「浮於濟、漯，達於河。」<sup>364</sup>之言，《正義》云：

《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是濟、漯為二水名也。言「因水入水曰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沿於江海，達於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經達也。案青州云：「浮於汶，達於濟」，經言濟會於汶，浮汶則達濟也。此云「浮於濟、漯達於河」，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浮於淮、泗，達於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於河也。<sup>365</sup>

從這裏可以得知濟、漯、河三水關係密切，經由漯水可以溝通河水、濟水，所以說「從水入水曰達」，這在 禹貢 其他的地方也有相同的語法。見圖 11.1：<sup>366</sup>《禹貢錐指》云：

蔡氏曰：「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支流也。？之貢浮濟、浮漯以達于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渭按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西有東武陽，故城青州府，高苑縣，北有千乘故城，皆漢縣。河謂南河之尾，漯首受河處處也。孟子曰：「禹疏九河，濬濟、漯。」皆在？域而經於濟、漯，不言施功，以貢道見之，曰浮于濟、漯，則二水之治可知矣。其立文簡奧類如此也。<sup>367</sup>

<sup>361</sup>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 28 上，頁 1557。

<sup>362</sup> 同前註，頁 1621。

<sup>363</sup> 同前註，頁 1579

<sup>364</sup>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廖名春、陳明整理，呂紹綱審定：《尚書正義》，卷 6，頁 141。

<sup>365</sup> 同前註。

<sup>366</sup> 〔清〕汪士鐸著，陳橋驛校釋：《水經注圖》，頁 4。

<sup>367</sup> 〔明〕胡渭：《禹貢錐指》，卷 30，頁 20。





《水經注 河水》亦詳述漯水所出、所經之處，酈道元基本上從《漢志》之說，認為「東武陽縣，有漯水出焉。」<sup>368</sup>至於東武陽、高唐之別，酈道元又云：

《地理志》：「桑欽曰：『漯水出高唐。』」余按《竹書 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高唐也。<sup>369</sup>桑氏所言，蓋津流所出，次于是間也。俗以是水上承于河，亦謂之源河矣。<sup>370</sup>

桑欽謂漯水出高唐，或者是觀察到漯水、河水的相對位置的改變，《禹貢錐指》云：

源河乃漯之再出者。桑欽惟知出此，而不知起東武陽，則疏矣。河既與漯合，復分為二，漯由漯陰縣故城北，河由平原縣故城東，蓋自高唐以西至武陽，河在南而漯在北，自高唐以東至海，則漯在南而河在北矣。今禹城縣南有源陽故城，唐縣在源河之北，故名。<sup>371</sup>

見圖 11.2：<sup>372</sup>至於最重要的漯水水源處，是否就是東武陽？胡渭言漯水實際上是黃河的支流，漯水雖從千乘入於海，卻非出於山，胡渭還原當時古漯水的流域，其云：

今按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入海，而漯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也。《水經注》所敘河水自宿胥口，又東右逕滑臺城，又東北逕黎陽縣南，又東北逕涼城，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又東北為長壽津河之故瀆出焉。河水又東逕鐵丘南，又東北逕濮陽縣北，又東北逕衛國縣南，又東逕 城縣北，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又東北逕委粟津，皆古漯水也。<sup>373</sup>

既然漯水是從河水所出，胡渭進一步說明：

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始與漯別其津，以西漯水之故道悉為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由東武陽絕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存。<sup>374</sup>

由此看來，可知《漢書 地理志》所云是漢成帝以後的事了。楊守敬亦抱持相同的看法，可從圖 11.3<sup>375</sup>看出：

<sup>368</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上），頁 465。

<sup>369</sup> 同前註，頁 484。守敬按：「五鹿遠在高唐之西南。《穆天子傳》稱至五鹿東征釣漯水，又稱東征食馬漯水上，是高唐之西南有漯水，故酈氏以為據，謂不得近出高唐。然禹時漯本自宿胥口與河分流，酈氏因河有變遷，未遑及。至《漢志》漯水出東武陽，上文已明引之，比復援《穆天子傳》以規桑，乃故示博耳。」

<sup>370</sup> 同前註，頁 484-485。

<sup>371</sup> 〔明〕胡渭：《禹貢錐指》，卷 30，頁 23。

<sup>372</sup> 〔清〕汪士鐸著，陳橋驛校釋：《水經注圖》，頁 2。

<sup>373</sup> 〔明〕胡渭：《禹貢錐指》，卷 30，頁 21。

<sup>374</sup> 同前註，頁 22。

<sup>375</sup> 楊守敬、熊會貞：《水經注圖》，頁 140。

班志靈縣河水別出為鳴  
 憤河東北至務入屯氏河  
 信成張甲河首受屯氏別  
 河東北至脩入漳水貝邱  
 應劭曰左氏傳齊襄公田  
 于貝邱是按應此說誤平  
 原有篤馬河東北入海行  
 五百六十里高縣平當以  
 為高津故縣師古曰爾雅  
 說九河云鉤般

### 古大河清河入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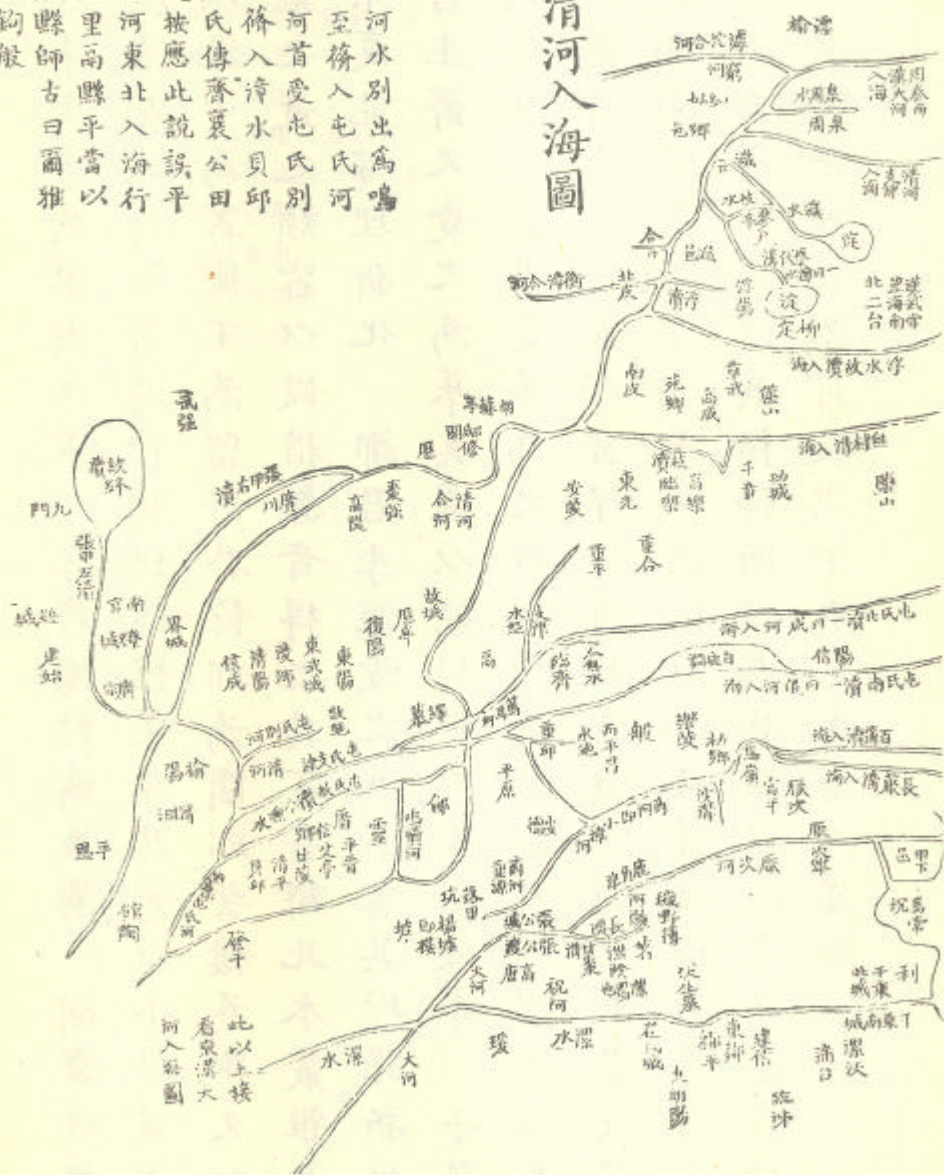


圖 11.2 古大河清河入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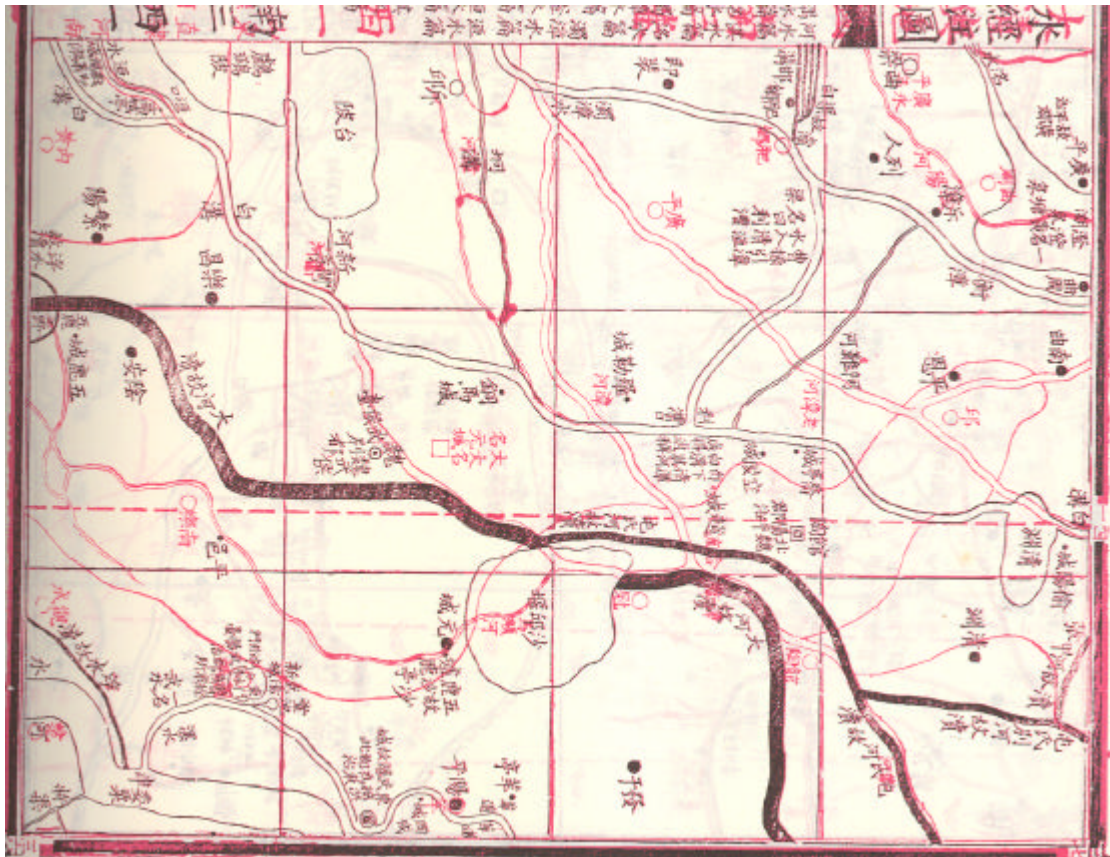


圖 11.3 澠水源出河水圖

《水經注》在描述澠水入海處時云：

又東北為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支流而入于海。河海之饒，茲焉為最。《地理風俗記》曰：「澠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書》：「浮于濟、澠。」亦是水者也。<sup>376</sup>

行文至此，可知澠水是一條大川，早在 禹貢 即已與濟水、河水等四瀆名川相提並論，張志聰亦認為這是澠水為手少陽三焦經的主要原因，其云：

澠濟乃西北之大水，澠合濟而入于？豫諸州，少陽為君主之相，陰陽相合，故手少陽合于澠水，而內屬於三焦。<sup>377</sup>

筆者認為若考慮澠水與其他河川的相對地理位置，此言或者有利論的根據，但若考慮到澠水源流，若是如《漢書 地理志》所言出於東武陽，至千乘入海，則或符合經水「出於山，入於海」的定義，但是若是如胡渭所考證的，澠水是從河水所出的支流，據《水經注》云：「引佗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于地溝，流于大水，及于海者，又命曰川水也。」澠水則非經水，還要進一步考慮其適合性。

現在再來看看《水經注》中另一條澠水，其云：

<sup>376</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上），頁491-492。

<sup>377</sup> [清]張志聰：《黃帝內經靈樞集注》，卷2，頁435。

灤水出鴈門陰館縣，東北過代郡桑乾縣南。灤水出于累頭山，一曰治水。泉發于山側，沿坡歷澗，東北流，出山，逕陰館縣故城西，縣故樓煩鄉也，漢景帝後三年置，王莽更名富臧矣。<sup>378</sup>

在此，筆者先對「灤」字作一考證，關於上述《尚書 禹貢篇》「浮於濟、灤」之灤，胡渭云：

濟、灤之灤，《說文》本作濕，燥濕之濕，《說文》本作溼，隸改日為田，又省一系，遂作灤，而濕轉為溼，濕、溼二字混而無別，漢千乘郡有濕沃縣，灤水之所經，故名。而《地理志》訛為溼，司馬彪、魏收皆承其誤，惟《水經注》作灤沃，當從之。<sup>379</sup>

《水經注疏》亦云有他本作「濕水」，<sup>380</sup>可見古本「灤水」原應作「濕水」，《說文》仍存其古，《集韻》則云：

灤，水名。出鴈門，或作灑、灑。<sup>381</sup>

可見古時灤、灑、三字有互為假借的情形，但在《說文》「灤」字下有云：

水出右北平浚靡，東南入庚，從水，壘聲，力軌切

《水經注 鮑邱水》云：

庚水又西南流，灑水注之。水出右北平浚靡縣，王莽之浚麻也。<sup>382</sup>

又云：

《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其水又南入灑水，灑水又西南，入于庚水。《地理志》曰：「灑水出浚靡縣，南至無終，南入庚水。」世亦謂之為柘水也。<sup>383</sup>

《漢書 地理志》云：「溼水西至雍奴入海，過郡二，行六百五十里。」<sup>384</sup>而灑水又僅是庚水的支流，為一小河，亦不獨流入海，實不足以為手少陽之經水。而水出於累頭山，東至泉州入海，為流經千里的大河，<sup>385</sup>基本上是符合經水的定義，見圖 11.4：<sup>386</sup>

<sup>378</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中），頁 1125-1126。

<sup>379</sup> [明]胡渭：《禹貢錐指》，卷 30，頁 20-21。

<sup>380</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中），頁 1125。

<sup>381</sup> [宋]丁度：《集韻》（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11 月 1 版 1 刷，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小學名著六種》），頁 75。

<sup>382</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中），頁 1232-1233。

<sup>383</sup> 同前註，頁 1237。

<sup>384</sup>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 28 下，頁 1624。

<sup>385</sup> 倉修良主編：《漢書辭典》，頁 425。「治水」云：「古水名。上游即今山西、河北境內、桑乾河與永定河。自今北京市西南蘆溝橋以下，故道在今永和定河之北。源出山西北部管涔山，東北流經河北懷來，折東南流，在今天津一帶入海。」

<sup>386</sup> [清]汪士鐸著，陳橋驛校釋：《水經注圖》，頁 56。



通鑑百三十二  
注立平齊郡於  
平城西北北新  
城



班志馬邑師古曰晉太康地記云秦時建此城輒  
崩不成有馬周旋馳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  
城遂名馬邑陰館樓煩鄉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  
泉州入海過郡六行千一百里沃陽鹽澤在東北  
灑餘在昌平州居庸關者一作  
灑溫榆溫餘濕餘者皆誤  
灑力迫反出陰館即此桑乾河今  
永定河也或作灑濕溫灑皆誤  
灑力水反出後廢今  
灑遼化州之小河  
灑燥立反涇  
之或體  
灑雲南之  
南盤江  
灑淨灑也灑  
之省文  
灑灑之  
正文  
灑灑之  
正文  
灑灑之  
正文

圖 11.4 灑水源流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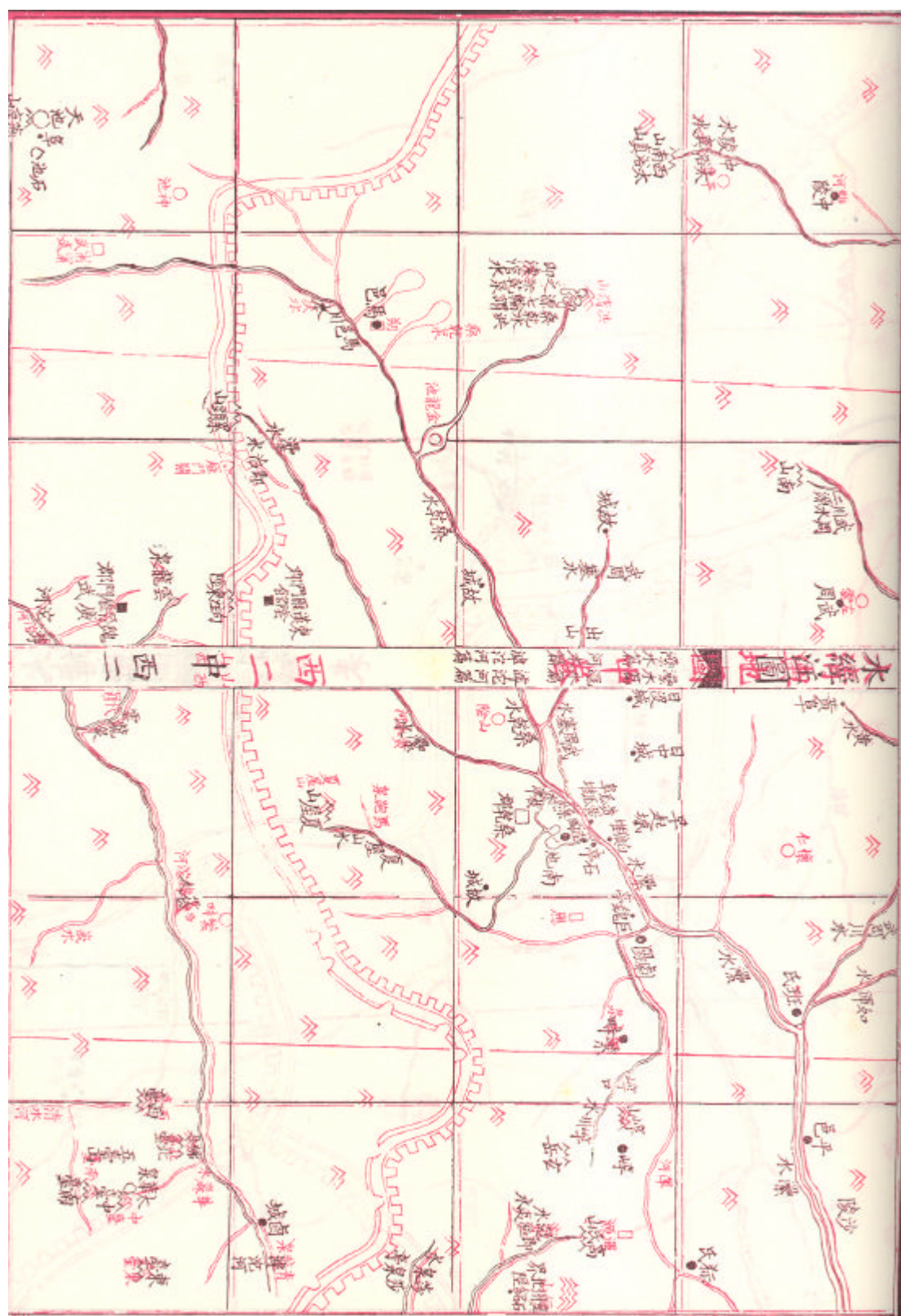


圖 11.5 灑水源流圖 (2)

無論潔、溼，顯然出自同一字源，《日本大玉篇》「潔」字下云：

託合切，音沓。《說》作濕，水名。又潔陰，縣名。又溼潔，水攢聚貌。<sup>388</sup>  
故潔字本指水聚集的樣子。潔是為後出字，段玉裁云：

漢隸以濕為燥溼字，乃以潔為沛濕字。<sup>389</sup>

這說明了潔本作濕，是因漢隸將濕用作燥之反字，乃別出一潔字以作區隔，王念孫《讀書雜誌》云：「潔即燥溼之溼也。」並列舉多項文獻以證明。<sup>390</sup>《諸子平議》「冬避重潔」下云：

樾謹按：《說文》本作濕，而今經傳相承皆以濕為燥溼之溼。然則此言重潔，即重溼也。以潔為溼，猶經傳之以濕為溼也。<sup>391</sup>

## 第二節 決瀆之官

可見要探究潔水的命名，追根究底，勢必要從溼字下手，《說文》云：

溼，幽溼也。從水、一。所以覆也，覆而有土，故溼也。<sup>392</sup>

《日本大玉篇》云：

陂下者曰溼。<sup>393</sup>

由此可知，溼是描述水氣分布的狀態，從甲骨文的字形或可進一步了解其義，見圖 11.6<sup>394</sup>由此，筆者嘗試將醫學經典中手少陽三焦經的文獻，與潔水作一結合。

《素問 靈蘭秘典論篇》云：

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

《難經 三十一難》進一步闡明三焦的生理與解剖，其云：

三焦者，何稟、何生、何始、何終？其治常在何許，可曉以不？然，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者，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其治在臍中，玉堂下一寸六分，直兩乳間陷下者是；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治在臍旁；下焦者，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內，以傳導也，其治在臍下一寸。故名曰三焦，其

<sup>388</sup> 石川鴻齋編纂：《增訂篆文詳註日本大玉篇》（卷中），卷 6，頁 19。

<sup>389</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536。

<sup>390</sup> 〔清〕王念孫：《讀書雜誌》，志 10，頁 996。「李翁析里橋鄙閣頌」下云：「醴散關之嶄潔，醴與釋同，潔即燥溼之溼也。沛潔之潔，《說文》本作濕，隸省作濕，又作潔。其右邊作累者，省絲為糸，又變日為田耳。《金石文字記》釋此碑潔字引《漢書 功臣表 濕陰定侯昆邪》、霍去病傳、王莽傳 皆作潔陰，以證濕、潔之本為一字。《兩漢金石記》謂濕陰之濕，音它合反，與燥溼之溼不同，不當援以為證，又疑此碑不當以潔為溼，今案濕字從水？聲，？音五合反，而古聲則與溼相近，故《說文》溼字即從？省聲也。濕音它合反，而古聲亦與溼相近，故經傳溼字多通作濕，濕與潔本是一字，此碑以潔為溼，猶經傳之以濕為溼也。《漢書 功臣表》濕沃公土，濕音它合反，《水經注》作潔沃，案此縣為潔水之所經，故有潔沃之名，而《地理志》作溼沃，是溼、潔可以互通，燥溼之溼通作潔，猶沛潔之潔通作溼，無足異也。」

<sup>391</sup> 〔清〕俞樾：《諸子平議》（臺北：世界書局，1973 年 5 月 3 版），卷 26，頁 315。

<sup>392</sup> 〔漢〕許慎撰，〔宋〕徐鉉定：《說文解字》，卷 11 上，頁 235。

<sup>393</sup> 石川鴻齋編纂：《增訂篆文詳註日本大玉篇》（卷中），卷 6，頁 17。

<sup>394</sup> 藤堂明保：《漢和大字典》，頁 756。

府在氣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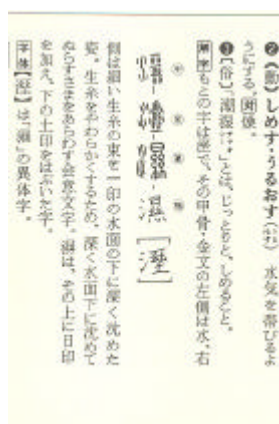


圖 11.6 「溼」字解

《靈樞 營衛生會篇》云：

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

這段話無疑是對上、中、下三焦作了清楚的質性描述，所謂霧、漚、瀆是指水穀之氣化為精微的三種形態，即霧者，晦也。<sup>395</sup>漚者，漸也；<sup>396</sup>瀆者，通也。<sup>397</sup>霧是

指精微物質顆粒最小，質量最輕的形態，故位居上焦，漚是指精微物質顆粒不大不小，質量居中，承上啟下，處於漸進的形態，瀆則是精微物質顆粒最大，質量最重，故位於下焦，已成溝瀆之狀。再看看甲骨文溼字的形態，不也是區隔成三個部分，其字義本指因水氣而使潮溼的樣子，將其分成三種溼度的刻度以顯示潮溼的程度，似有其理，或許這也是《經水篇》作者將潔水選作手少陽三焦經之經水的原因之一。

<sup>395</sup> 石川鴻齋編纂：《增訂篆文詳註日本大玉篇》（卷下），卷 11，頁 30。地氣發天不應曰霧。

<sup>396</sup> 同前註（卷中），卷 6，頁 19。《詩》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治麻必先以水瀆之，漸使柔也。

<sup>397</sup> 同前註，頁 25。



## 第十二章 渭水 - 足少陽膽經經水

### 第一節 渭水源流

首先來看看《水經注》中對渭水源出的描述，《水經注 渭水篇》云：

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鳥鼠山。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出南鳥鼠山渭水谷，《尚書 禹貢》所謂渭出鳥鼠者也。《地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榦也。渭水出其中，東北過同穴枝間，既言其過，明非一山也。又東北流而會于殊源也。<sup>398</sup>

《漢書 地理志》「隴西郡 首陽」下云：

禹貢 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浸。<sup>399</sup>

見圖 12.1。<sup>400</sup>隴西即因位於隴山之西而得名，在今甘肅一帶，<sup>401</sup>據《漢書》所云，則渭水至船司空入河，並不直入於海，似不符合經水的定義，關於這個問題必須要回到 禹貢 中找尋相關的古地理史料，《尚書 禹貢》云：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sup>402</sup>

又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灃，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入於河。<sup>403</sup>

渭水屬雍州浸，源於鳥鼠山，至此並無異議，而接著提到的「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可能是解答的關鍵所在，《正義》曰：

「下濕曰隰」，《釋地》文。《地理志》云，豬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為豬野澤。鄭玄以為「《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鹵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sup>404</sup>

由此可以推論，當時渭水以北應是一片低濕之地，一直延伸至豬野澤，關於豬野的地理位置，《水經注》云：

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縣在姑臧城北三百里，東北即休屠澤也，古文以為

<sup>398</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中），頁 1469-1471。

<sup>399</sup>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 28 下，頁 1610。

<sup>400</sup> [清]汪士鐸圖，陳橋驛校釋：《水經注圖》，頁 70。

<sup>401</sup> 倉修良主編：《漢書辭典》，頁 1113。「隴西郡」云：「郡名。原為義渠地。戰國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 208）置郡，因在隴山之西而得名。秦、漢因之，治狄道（今甘肅臨洮）。《地理志》領縣十一，轄境相當今甘肅天水以西及禮縣以北之西漢水上游，東鄉以東之洮水中游，武山以西之渭水上游地區。王莽曰厭戎。東漢仍漢舊名。」

<sup>402</sup>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廖名春、陳明整理，呂紹綱審定：《尚書正義》，卷 6，頁 154-155。

<sup>403</sup> 同前註，頁 164-165。

<sup>404</sup> 同前註，頁 155。



通謂之都野矣。<sup>406</sup>

豬野或為《漢書 地理志》所言之休屠澤，或為酈道元所云一分为二，<sup>407</sup>古時是有海的稱呼，經水入於海，此海是否包括豬野澤？禹治水由鳥鼠至豬野，是否與渭水有關？由於沒有其他的史料證明早期渭水曾獨流入渤海而不入於黃河，筆者據豬野為海之說，推論 經水篇 作者選擇渭水作為經水之一的條件。或如《史記 封禪書》云：

霸、產、長水、灃、滌、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sup>408</sup>

渭水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為經水之一，不得而知。至於原隰之地，《禹貢錐指》云：

《詩 小雅》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也。原多則隰亦多，不可勝名，故總謂之原隰。其地則盡今之西安府境兼得鳳翔府之東鄙。張良所謂「沃野千里」，班固所謂「九州之上腴者也」，梁岐之役，固嘗施功於渭矣。至是兼治其南北，使涇、漆沮、灃皆由渭入河，此決川距海之事也。<sup>409</sup>

這片肥沃低濕的黃土，是 禹貢 稱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的主要原因。

## 第二節 涇渭分明

「涇渭分明」是一句耳熟能詳的成語，典故出於《詩經 邶風 谷風篇》，其云：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sup>410</sup>

《正義》曰：

婦人既言君子苦己，又本己見薄之由，言涇水以有渭水清，故見涇水濁，以興舊室以有新昏美，故見舊室惡。本涇水雖濁，未有彰見，由涇渭水相入而清濁異，言己顏色雖衰，未至醜惡，由新舊并而善惡別。<sup>411</sup>

又

《漢書 溝洫志》云：「涇水一碩，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

<sup>406</sup> 同前註，頁 3357。

<sup>407</sup> 同前註。楊守敬按：《一統志》三岔河自武威縣東北流出邊又三百餘里瀦為大澤，方廣數十里，俗名魚海子，即古休屠澤。但《水經注》謂其東別有瀦野澤，異。而《括地志》謂都野澤在姑臧城東北二百八十里，似指今古浪縣東 陝水出邊所匯之澤為瀦野澤也。

<sup>408</sup> 〔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 28，頁 1374。

<sup>409</sup> 〔明〕胡渭：《禹貢錐指》，卷 37，頁 1531。

<sup>410</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李傳書、胡漸遠、肖永明、夏先培整理，劉家和審定：《毛詩正義》（上），頁 147-148。

<sup>411</sup> 同前註。

渭濁涇」是也。此已絕去，所經見涇渭之水，因取以自喻也。<sup>412</sup>  
這是婦人為夫所棄，而用渭水清，涇水濁的地理現象來比喻自己的遭遇，二水合而清濁益分，《詩地理徵》云：

杜篤《論都賦》云：「帶以涇渭，號曰陸海。」又云：「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石，轉漕相過。」《三秦記》云：「涇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

413

歷史上對於渭水亦多集中在其水質清澈上發揮，如 至渭源：

渭源奔鳥穴，輕欄起客亭，淺淺滿澗響，蕩蕩竟川鳴。潘生稱運石，馮子聽波聲，斜去臨天半，橫來對始平。合流應不雜，方知性本清。<sup>414</sup>

又如 渭水貫都賦 中云：

八水皆流，豈清于渭水，五都並制，莫大于西都。原夫渭者，雍之巨浸，都者人之所聚，天垂法君，必取曳雲間之清渭，何殊雲漢移天上之紫宮，洞開天府及乎縈流。<sup>415</sup>

「清渭」可說成了渭水的代名詞，西都則是指秦時咸陽，漢唐之長安，自古為政治中心，《水經注》云：

渭水又東北逕渭城南，文穎以為故咸陽矣。秦孝公之所居離宮也。獻公都櫟陽，天雨金。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出。」至孝公作咸陽，築冀闕，而徙都之。故《西京賦》：曰：「秦里其霸，實為咸陽。」太史公曰：「長安，故咸陽也。漢高帝更名新城。武帝元鼎三年別為渭城，在長安西北，渭水之陽。王莽之京城也。始隸扶風，後並長安。」

在西周青銅器已有關渭水的銘文記載，1974年隨縣尚店村出土的胃公鼎，其銘曰：

隹（惟）王八月既望，胃公湯用其吉金自乍（作）口鼎，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又有胃公白益簋，其銘曰：

胃公白（伯）益用吉金用乍（作）寶簋，子孫孫永用享，萬年無疆。

蔡運章認為：

「胃」地當在渭水流域，很可能在今咸陽一帶。胃公湯可能是西周晚期周朝分封在渭水流域的王室重臣。<sup>416</sup>

早在《詩經》中也有這樣的描述，《詩經 大雅 大明篇》云：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sup>417</sup>

<sup>412</sup> 同前註，頁 149。

<sup>413</sup> 〔清〕朱右曾：《詩地理徵》，卷 2，頁 1070。

<sup>414</sup> 〔北周〕滕王道：至渭源，收入〔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 方輿彙編 山川典》（冊 25），頁 456。

<sup>415</sup> 〔唐〕衛次公：渭水貫都賦，收入〔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 山川典》（冊 25），頁 456。

<sup>416</sup> 蔡運章：湖北隨縣新出土銅器銘文補釋，《甲骨文與古史新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10月1版1刷），頁 126-127。

《正義》云：

箋云：天監視善惡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福助之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為之生配於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妣。氣勢之處，正謂洽陽、渭涘，是也。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水亦靈物，氣與山同。詩人述其所居，明是美其氣勢，故云為生賢妃於氣勢之處，使之必有賢才也。<sup>418</sup>

渭水之傍為性靈之地，而生大妣之賢以助文王，此時天命已從殷紂轉移到文王，故下文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sup>419</sup>王先謙注云：

《元和志》：「夏陽縣古有莘國，漢郃陽縣之地。乾元三年改為夏陽縣，縣南有莘城，即古莘國，文王妃大妣即此國之女。」是莘在郃陽之證。陳奐云：「蓋水以北為陽，合陽，合水之北。漢高帝為劉仲築城于郃陽縣之東北，為郃陽侯，漢初稱或不誤矣。渭，亦莘國之水名。莘國東濱大河，在合水北，亦在渭水北，故下文云：『親迎于渭』也。」<sup>420</sup>

故渭水之地是象徵著新的權力中心的開始。見圖 12.2。<sup>421</sup>《廣雅 釋水篇》云：「渭，也。」王念孫《疏證》云：《說文》：「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入河。」字無，攷《玉篇》有字，訓為行，于屈切，如尉，亦音鬱，音義皆可通。《春秋說題辭》：「渭之為言布也。渭渭，流行貌。」則審為字矣。<sup>422</sup>又《春秋說題辭》中，宋均注：

渭，猶壘也。<sup>423</sup>

接下來，再進一步解釋渭字的含義，《大玉篇》釋「布」字時，其一義云：

布，泉也。《周》：「掌邦布之出入。」註：「其藏曰泉，其行曰布。」<sup>424</sup>

所以，渭渭是指泉水自源頭湧出後，水勢流行的樣子，而字，《大玉篇》釋為「行也，行遽貌。」<sup>425</sup>加入這個元素之後，我們知道水流是湍急的，至於壘字，《大玉篇》云：「《說》作『媿』。又壘壘，不倦意。又強勉也。」宋均的註解應是形容渭水川流不息的樣子。而《經典釋文》則訓渭為「清水也。」<sup>426</sup>綜上所言，可以推論渭水是一條水流源源不絕，流速快且水質清澈的大河，故以渭名之。

<sup>417</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李傳書、胡漸達、肖永明、夏先培整理，劉家和審定：《毛詩正義》（下），頁 969。

<sup>418</sup> 同前註。

<sup>419</sup> 同前註，頁 972。

<sup>420</sup> [清]王先謙撰，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冊下）（臺北：明文書局，1988年10月1版），頁 829-830。

<sup>421</sup> 譚其驥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冊1）（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6月1版3刷），頁 15-16。

<sup>422</sup>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收入徐復主編：《廣雅詁林》），頁 792-793。

<sup>423</sup> 佚名：《春秋說題辭》（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1版1刷，收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中）），頁 860。

<sup>424</sup> 石川鴻齋編纂：《增訂篆文詳註日本大玉篇》（卷上），卷 3，頁 26。

<sup>425</sup> 同前註，頁 45。

<sup>426</sup>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1）（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91年10月1版1刷，影印《通志堂經解》本），卷 5，頁 234。



謂之茲泉，泉水潭積，自成淵，即《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凡谷，石壁深高，幽隍邃密，林障秀阻，人跡罕交，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次平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也。兩遺跡猶存，是有磻溪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北去維堆城七十里。

428

渭水流域還有一處可以治百病的水，《水經注》云：

渭水又東，溫泉水注之。溫水出太一山，其水沸沸如湯，杜彥達曰：「可治百病，世清則疾愈，世濁則無驗。」<sup>429</sup>

渭水自西周開始，遂成為政治重心，乃至秦、漢，號為秦之大川。局勢紛擾，就連可治百病的溫水的療效，亦隨世局而有變化，蓋水亦有靈性而有感應耶？

### 第三節 中精之府

《靈樞 經水篇》云：

足少陽，外合於渭水，內屬於膽。

膽為六腑之一，而又有別於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諸腑，《素問 五藏別論篇》云：

腦、髓、骨、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瀉，名曰奇恒之府。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故瀉而不藏，此受五藏濁氣，名曰傳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輸瀉者也。

除了奇恒之府的稱號外，《靈樞 本神篇》則云：

膽者，中精之府。

這在《難經》中有了更清楚的闡釋，三十五難 云：

諸腑者，皆陽也，清淨之處。今大腸、小腸、胃與膀胱皆受不淨，其意何也？然：諸腑者，謂是，非也。經言：「小腸者，受盛之腑也；大腸者，傳瀉行道之腑也；膽者，清淨之腑也；胃者，水穀之腑也；膀胱者，津液之腑也。」一腑猶無兩名，故知非也。

四十二難 云：

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

「清淨」可謂是膽最重要的特色，這與「清渭」不謀而合，因為一提及渭水，總是令人聯想到《詩經 邶風》中「涇以渭濁，湜湜其沚。」的詩句，筆者認為這項相同之處是 經水篇 作者選擇渭水作為足少陽的經水的主因。其次，《靈樞 陰陽繫日月篇》云：

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

少陽者，一陽之始生，而渭水源出隴西首陽縣，首陽者亦有陽之初生的意思，此

<sup>428</sup> 同前註，頁 1515-1516。

<sup>429</sup> 同前註，頁 1526。



又一合也。另一方面，從五行，五運六氣的觀點，在渭水亦有一事值得一書，《水經注》云：

《史記 秦本紀》云：「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秦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大赤三日。」《洪範五行傳》云：「赤者，火色也，水盡赤，以火沴水也。渭水，秦大川也，陰陽亂，秦用嚴刑敗亂之象。」

這是漢朝流行的讖緯之說，但就文中所發生的自然現象而言，《素問 至真要大論篇》云：

少陽司天，火淫所勝，則溫氣流行，金政不平，民病頭痛發熱，惡寒而瘧，熱上皮膚痛，色變黃赤，傳而為水，身面跗腫，腹滿仰息，泄注赤白，瘡瘍咳唾血，煩心胸中熱，甚則暈，病本於肺，天府絕，死不治。

秦武王、昭王時或許正如上述民患疾苦，渭水屬少陽，《素問 天元紀大論篇》云：「少陽之上，相火主之。」《素問 六元正紀大論篇》云：「少陽所至為火生，終為蒸溽。」這或許能解釋火沴水的自然現象，所謂「本標不同，氣應異象」之說。

## 第十三章 沔水 - 足厥陰肝經經水

### 第一節 灑、沔之別

《靈樞 經水篇》云：「足厥陰，外合於灑水，內屬於肝。」今本《靈樞》以灑水作為足厥陰之經水，而《太素》則作沔水，另外，《素問 離合真邪論篇》王冰注及新校正亦皆作沔水，<sup>430</sup>是故在本章中首先要釐清灑、沔之別，何者才是足厥陰之經水。灑水之名見於《水經注 淄水》，其云：

時水又東北流，灑水注之。水出營城東，世謂之漢溱水也。<sup>431</sup>

又云：

《從征記》又曰：水出臨淄縣北，逕樂安、博昌南界，西入時水者也。自下通謂之灑也。昔晉侯與齊侯宴，齊侯曰：「有酒如灑。」指喻此水也。<sup>432</sup>由此看來，灑水又名灑水，二字通用，上述齊侯之事出自《左傳 昭十二年》，<sup>433</sup>晉昭公新立，宴請齊景公，齊侯舉矢投壺時，所言「有酒如灑，有肉如陵。」，這是相對於穆子「有酒如淮，有肉如坻。」之語。杜預注云：

灑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sup>434</sup>

灑水為齊國境內之水，故齊侯以灑水喻之，此外，灑水有一典故，《水經注》云：

《淮南子》曰：白公問微言曰：「若以水投水，如何？」孔子曰：「淄灑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謂斯水矣。」<sup>435</sup>

易牙為齊桓公的識味臣，故有過人的辨識水質的工夫，齊國灑水亦稱得上是一著名河川。不過，要以此水作為足厥陰之經水，則有諸多疑義，灑水是時水的支流，時水又是淄水的支流。張志聰認為灑水是足厥陰之經水，其云：

灑水出于清州之臨淄，而西入于淮，天下之水，皆從東去，灑水自東而來，故應足厥陰肝木。<sup>436</sup>

此說理由過於牽強，並沒有考慮到灑水的水勢，據《水經注》其入時水而非入淮，就地理位置而言，並不足以擔任足厥陰經水之要職。如果先排除齊國灑水為足厥陰之經水的可能性，接下來就要來看看沔水的條件如何。古書年代久遠，傳抄中難免有些錯誤、差異，這是常有的事，《內經》亦復如此，故在研究過程中有著訓詁考證的困難，但樂趣亦從此出，灑、沔之別，究竟是傳抄之誤而分為二水，

<sup>430</sup> [唐]王冰注，[宋]林億校：《重廣補註黃帝內經素問》，卷8，頁9。

<sup>431</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中)，頁2253。

<sup>432</sup> 同前註，頁2255。

<sup>433</sup>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浦衛忠、龔抗雲、于振波、胡遂、陳明整理，楊向奎審定：《春秋左傳正義》(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1版1刷，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頁1295-1296。

<sup>434</sup> 同前註。

<sup>435</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中)，頁2255。

<sup>436</sup> [清]張志聰：《黃帝內經靈樞集注》，卷2，頁435。

亦或只是文字的假借用法，而實際上是指同一條河川呢？《集韻》「灑」下云：

灑池，縣名。或作灑，通作沔。<sup>437</sup>

張景岳云：

灑水即澗水，源出新安縣東北白石山，由灑池、新安之間入洛，而洛入于河也，今屬河南省河南府。<sup>438</sup>

《水經注 澗水》云：

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惠水出于其陽，東南注于洛，澗水出于陰，北流注于穀。」世謂是山曰廣陽山，水曰赤岸水，亦曰石子澗。《地理志》曰：「澗水出新安縣東南，東入洛。」是為密矣。

<sup>439</sup>

又云：

東南入于洛。孔安國曰：「澗水出灑池山。」今新安縣西北有一水，北出灑池界，東南流，逕新安縣而東南流入于穀水。安國所言，當斯水也。然穀水出灑池，下合澗水，得其通稱，或亦指之為澗水也，並未之詳耳。<sup>440</sup>

《水經注 洛水》亦提到「灑池」，云：

又東北過宜陽縣南。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此自別山，不與《禹貢》導洛自熊耳同也。昔漢光武破赤眉樊崇，積甲仗與熊耳平，即是山也。山際有池，池水東南流，水側有一池，世謂之灑池矣。<sup>441</sup>

將《水經注》與張景岳所云兩相對照，可以發現，灑池為一池水，又因此而縣以名之，故灑池又縣名，其間為澗水或穀水所出，張景岳將灑池、灑水錯置，灑池是縣名，其間有澗水流經，但《水經注》未曾言澗水別稱灑水，今河南或有稱灑河者，<sup>442</sup>縱有此稱，亦不符合經水之要件，故非足厥陰經水。但是「灑」，趙本《水經注》作「灑」，而今本《禹貢 傳》作「沔」，楊守敬稱誤，<sup>443</sup>事實上，這正證明《集韻》所言，灑、灑、沔三字互通。

## 第二節 沔水源流

《水經注 沔水》云：

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沔水一名沮水。？駟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也。」縣亦受名焉。導源南流，泉街水注之。水出河池縣。東南

<sup>437</sup> [宋]丁度：《集韻》，頁91。

<sup>438</sup> [明]張介賓：《類經》，卷9，頁299。

<sup>439</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中），頁1355-1356。

<sup>440</sup> 同前註，頁1357。

<sup>441</sup> 同前註，頁1303。

<sup>442</sup> 藤堂明保：《漢和大字典》，頁776。「灑」下有二川名，一為山東省的灑水；一為河南省的灑河。

<sup>443</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中），頁1357。

流入沮縣，會于沔。沔水又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漢，曰沮口。所謂沔漢者也。《尚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山海經》所謂漢出鮒嶠山也。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為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北方人謂漢水為沔水。」孔安國曰：「漾水東流為沔，蓋與沔合也。」至漢中為漢水，是互相通稱矣。<sup>444</sup>

在這段沔水源流的敘述中，又多增加了沮水、漾水、漢水之名，此三水與沔水的關係，先由《尚書 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說起，《傳》曰：

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流為漢水。<sup>445</sup>

嶓冢即 禹貢 所云「岷嶓既藝」之嶓，據《尚書 虞夏書新解》考證，<sup>446</sup>嶓冢山有二，一是《漢書 地理志》所云位於隴西郡西縣下，即今甘肅天水市西南一百二十里處，西漢水所出，今嘉陵江上游；一是《魏書 地形志》所云華陽郡嶓冢縣下，在今陝西勉縣與寧強縣之間，有漢水所出，禹貢 嶓冢山當在此處。故西漢水、漢水實為二水。庾仲雍以為「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水。」<sup>447</sup>則誤。見圖 13.1。<sup>448</sup>《禹貢錐指》將漾水、沔水、漢水作一串聯，云：

以今輿地言之，漾水出寧羌州北嶓冢山，東北流經沔縣西南合沔水，又東經沔縣南，又東經褒城縣南，又東經南鄭縣南，為漢水。《經》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是也。<sup>449</sup>

至於沔水從何而入，《尚書 禹貢》接著「嶓冢導漾，東流為漢。」下云：

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sup>450</sup>

《水經注 沔水下》云：

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尚書 禹貢》匯澤也。鄭玄曰：「匯，回也。」漢與江？，轉東成其澤矣。<sup>451</sup>

又云：

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sup>452</sup>

<sup>444</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中），頁2295-2297。

<sup>445</sup>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廖名春、陳明整理，呂紹綱審定：《尚書正義》，卷6，頁162。

<sup>446</sup> 金景芳，呂紹綱：《尚書 虞夏書新解》，頁366。

<sup>447</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中），頁1680-1681。

<sup>448</sup>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冊1），頁43-44。

<sup>449</sup> [清]胡渭：《禹貢錐指》，頁1644。

<sup>450</sup>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廖名春、陳明整理，呂紹綱審定：《尚書正義》，卷6，頁162。

<sup>451</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下），頁2423。

<sup>452</sup> 同前註，頁24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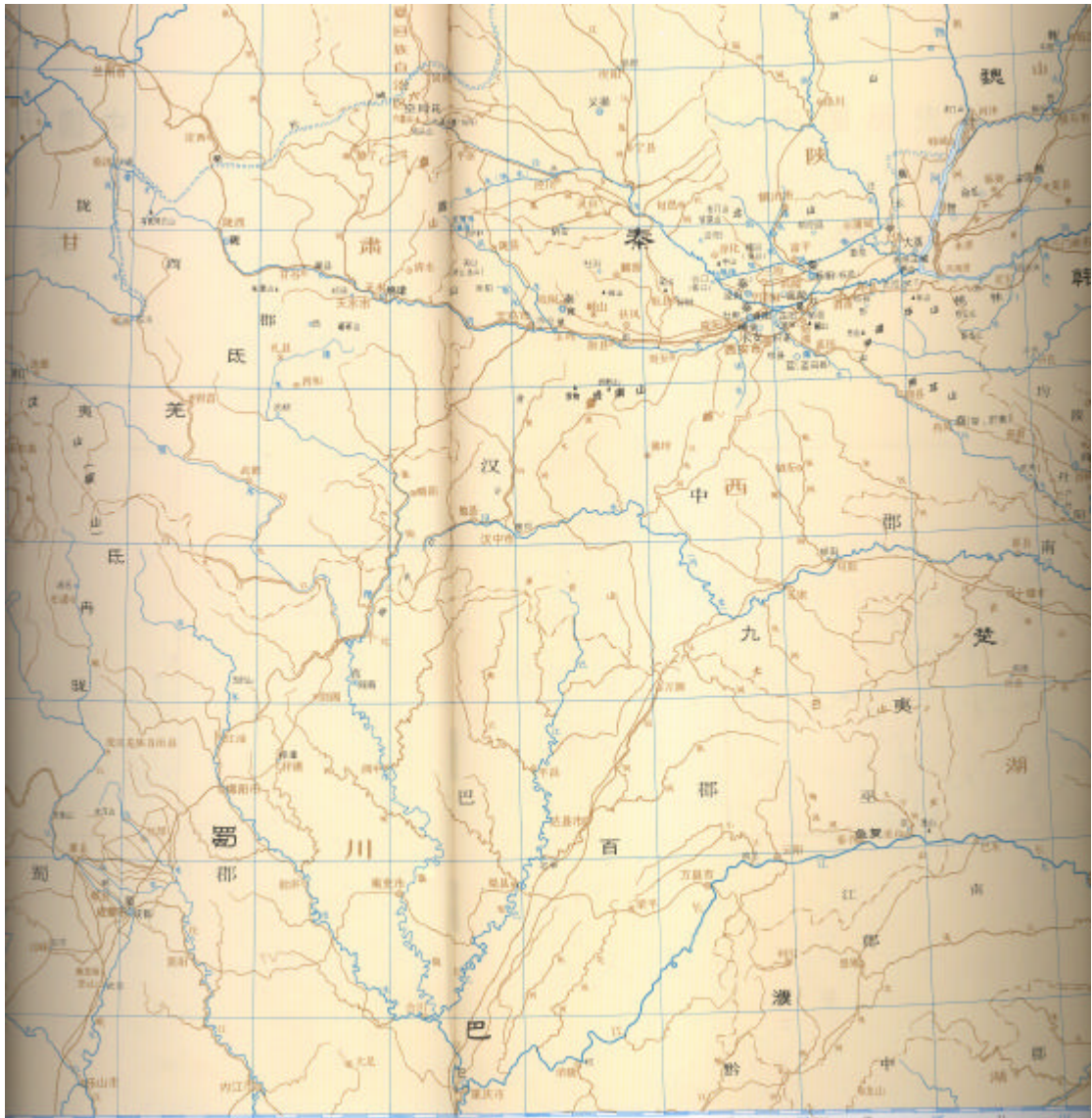


圖 13.1 沔水源流圖

按理說，沔水入于江水，江水入于海，但察 禹貢、《水經注》文氣，並不言沔水入于江而罷，乃云沔、江合流而？，表示江、沔水勢相當，位階等同，故視為入于海者，是符合古人脈水之精神。再看「江、漢朝宗于海」之語，亦足以顯示二水並駕齊驅的水勢，故將沔水視為出於山、入於海的經水，應當之無愧，甚至有「江、漢共瀆」之說，<sup>453</sup>若僅以現代地理學的角度觀之，必然無法還原古人本

<sup>453</sup> [清]胡渭：《禹貢錐指》，頁 1654。胡渭引吳氏曰：「漢得分江之名而為北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為瀆也。三瀆皆自為一瀆，惟江與漢共為一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二水終之，以二水而中間，記四瀆，其一河一瀆也，其二漢與江一瀆也，其三濟瀆，江其四淮瀆，河瀆非無它水入之，然皆小水入大水，故河得以大？小而專為瀆，江、漢體勢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于江而混其入海之實，故于漢、于江並言入海而同為瀆也。若漢不為瀆，則東為北江入于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洛之後矣。」

意，所謂「川共目殊，或亦在斯。」<sup>454</sup>而「滄浪之水」，《水經注》云：

又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州。庾仲雍《漢水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

《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余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鄴都，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考按經傳，宜以《尚書》為正耳。<sup>455</sup>

滄浪之水即為《楚辭 漁父篇》中所歌之處。<sup>456</sup>沔水的考證，複雜而困難，自《尚書》後多有誤解，蓋因沔水源流地處偏遠，江、漢合流水網綿密，無怪乎酈道元要說：

東南地卑，萬漢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舊瀆，難以取悉，雖羸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得其實也。<sup>457</sup>

《詩經 小雅 沔水》以沔水為其篇名，其云：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馱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馱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馱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sup>458</sup>

《毛傳》云：

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sup>459</sup>

沔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與禹貢「江、漢朝宗于海」相呼應，「朝」《說文》作「潮」，段玉裁注云：

《論衡 書虛篇》「辨子胥驅水為濤事」曰：「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又曰：「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虞翻注《易》習坎有孚，曰：「水行往來，朝宗于海，不失其時，如月行天。」注：「行險而不失其信。」曰：「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皆與許說合。<sup>460</sup>

沔為水流滿盛的樣子，故能溢入於海，亦正如月盈而轉虧，是一個周期的結束卻

<sup>454</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中），頁1684。

<sup>455</sup> 同前註（冊下），卷28，頁2351-2352。

<sup>456</sup> 馬茂元主編，楊金鼎、王從仁、劉德重、殷光熹注釋：《楚辭注釋》（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9月1版），頁477。

<sup>457</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下），頁2458。

<sup>458</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李傳書、胡漸達、肖永明、夏先培整理，劉家和審定：《毛詩正義》（中），頁666-667。

<sup>459</sup> 同前註。

<sup>460</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546。

又是另一個周期的開始，如環無端。再看沔水別名漢水，《說文》云：

漢，漾也。東為滄浪之水。<sup>461</sup>

《水經注》云：

孔安國曰：「泉始出為漾。」其猶漾耳。<sup>462</sup>

《說文》云：「漾，微雨也。」<sup>463</sup>楊守敬云：「此言水之微也。」<sup>464</sup>這裡可以看出一個有趣的現象，沔是形容水流滿的樣子，而漾卻是水勢微弱貌，形成極端對比，問題就在於漾是指源頭所出的水貌，是如涓滴細流，而沔則是形容整個水體，滿而盛大，如《蜀都賦》所云：「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昏者也。」<sup>465</sup>，故另一別名「漢水」亦同，漢本有「河漢」之詞，是指天河、銀河，<sup>466</sup>即天上的大河。段玉裁云：

漢言其盛，沮與沔皆言其微，沔者，發源緬然之謂。《尚書》《周官》《春秋傳》曰漢，漢時曰沮水、曰沔水，是為古今異名。<sup>467</sup>

段玉裁認為 小雅「沔彼流水」之沔為爾之假借，<sup>468</sup>此又一說也。不過《尚書禹貢》亦有「逾于沔」<sup>469</sup>之言，故沔、漢早已互用，因《傳》云：「至漢中東流為漢水。」故漢水之名適用於漢中以下大部分的流域，《廣雅 釋水》云：「漢，達也。」<sup>470</sup>盧文弨以為「蓋取其由江以達海也。」<sup>471</sup>又《廣雅 釋詁》云：「漢，怒也。」<sup>472</sup>《方言》亦云：「漢、赫，怒也。」<sup>473</sup>錢繹《箋疏》云：

漢之言嘆也、燻也。《說文》：「燻，乾貌。」又云：「嘆，乾也。引《說卦傳》：『燥萬物者，莫嘆乎火。』」今本作燻。怒氣如火之燻，故謂之嘆。

怒謂之漢，猶赫謂之炙也。<sup>474</sup>

沔水考證至此，是否與足厥陰肝經相合呢？《素問 陰陽應象大論篇》云：「肝在志為怒。」《難經 十六難》亦云：「假令得肝脈，其外證善怒。」五志之中，肝為怒，是以與「怒謂之漢」相合。沔，從水、從沔，《六書約言》云：

沔象人自蔽其面之形加 為沔，反身而沔為辰，注：「辰本古娠字亦古震動

<sup>461</sup> 〔漢〕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 11 上，頁 225。

<sup>462</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中），頁 1683。

<sup>463</sup> 〔漢〕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 11 上，頁 234。

<sup>464</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中），頁 1683。

<sup>465</sup> 同前註，（冊下），卷 27，頁 2332。

<sup>466</sup> 〔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 27，頁 1291。《正義》：「漢，天河也。」

<sup>467</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頁 523。

<sup>468</sup> 同前註。

<sup>469</sup>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廖名春、陳明整理，呂紹綱審定：《尚書正義》，卷 6，頁 154。

<sup>470</sup> 徐復主編：《廣雅詁林》，卷 9 下，頁 792。

<sup>471</sup> 〔清〕盧文弨：《廣雅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 7 月 1 版 3 刷，收入徐復主編：《廣雅詁林》，卷 9 下），頁 793。

<sup>472</sup> 徐復主編：《廣雅詁林》，卷 2 上，頁 126。

<sup>473</sup> 〔漢〕揚雄撰，〔清〕錢繹箋疏：《方言箋疏》，卷 12，頁 1399。

<sup>474</sup> 同前註。



之震。」守辰為辱辰，注：「猶動作也。」於林間為？。<sup>475</sup>  
故丐為震之字源，而震卦則與肝關係密切，《醫碕》云：

肝腎位下，而腎尤下，為黃泉之分，故屬坎水。坎外陰而內陽，陽氣潛藏于黃泉之中，靜極復動，故冬至而一陽生，驚蟄而雷出于地，腎水得命門之火所蒸，化氣以上，肝受之而升騰。故肝于時為春，于象為木，于卦為震雷、巽風（肝之怒而氣盛如之）。<sup>476</sup>

《周易本義》云：「震，動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sup>477</sup>漾字義為水搖動的樣子，<sup>478</sup>水有風而能動，正如《素問 離合真邪論篇》所言經水得風而動。《素問 六元正紀大論篇》云：「厥陰所至為生，為風搖。」亦符合震卦之義。

《醫原》云：「肝為震之雷火、巽之風火，故肝動為燥火。」<sup>479</sup>又與漢「燥萬物者，莫嘆乎火。」相合。《靈樞 陰陽繫日月篇》云：

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

肝為陰中之少陽。

《素問 至真要大論》云：

厥陰司天為風化，在泉為酸化，司氣為蒼化，間氣為動化。

這兩段經文描述厥陰的本義與性質，足厥陰肝經為十二經脈經氣循行之末，其後復接手太陰肺經，開始下一個循行，沔為水流滿之貌，如同經氣已過十二經脈終而復始，沮為初出沮然的樣子，水漸溼狀，不也就是象徵另一個新的開始，而？駟云：「漢或為漾。漾水出崑崙西北隅，至氏道，重源顯發，而為漾水。」<sup>480</sup>《淮南子 墜形訓》亦有「洋水出崑崙西北陬」<sup>481</sup>之說，與手太陰肺經之經水 - 河水，出崑崙東北陬，遙遙相對，重源之說，或有所本。

<sup>475</sup> 吳善述：《六書約言》（臺北：鼎文書局，1997年9月4版，收入楊家駱主編：《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冊1）），頁790。

<sup>476</sup> 〔清〕何夢瑤撰，周慎整理：《醫碕》（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9年7月1版1刷，收入何清湖編：《中華醫書集成》（冊30）），卷1，頁2。

<sup>477</sup> 〔宋〕朱熹：《周易本義》（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7月1版1刷，收入《周易二種》），卷1，頁46。

<sup>478</sup> 石川鴻齋編纂：《增訂篆文詳註日本大玉篇》（卷中），卷6，頁20。

<sup>479</sup> 〔清〕石壽棠撰，秦華珍整理：《醫原》（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9年7月1版1刷，收入何清湖編：《中華醫書集成》（冊20）），卷上，頁15。

<sup>480</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中），頁1681。

<sup>481</sup> 〔漢〕劉安著，〔漢〕高誘注，何寧撰：《淮南子集釋》（上），卷4，頁327。莊達吉云：「『洋』或作『養』，『養』應作『潏』，亦作『漾』，即漢水也。」

## 第十四章 結論

### 第一節 經水篇 成書時代考證

在各章節分述十二經水的研究中，大致獲致藉由對經水的認識而回歸經脈本質的了解，也就是說十二經脈存在著質性上的差異，故《難經 一難》「十二經皆有動脈。」之意，是指因十二經脈氣血各不相同，表現於體表特殊部位的脈動自然有所差異。《素問 氣交變大論篇》云：

善言天者，必應於人，善言古者，必驗於今，善言氣者，必彰於物，善言應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變者，通神明之理。

人活動於地球表面，與大地的脈動息息相通，雖然河川經過多次改道，今日河道早已改頭換面，不同於故瀆，但是藉由史料的記載，文獻的考據，盡可能的還原《內經》時代經水的原貌，這也是「善言古者，必驗於今，善言氣者，必彰於物。」的具體表現，氣即指經脈之氣，物者則是十二經水。藉由「經水的語言」，找到了一條捷徑通往不可預知的複雜的經脈醫學體系。如前所述，經水之說見於《素問 離合真邪論篇》、《靈樞 經別篇》、《靈樞 經水篇》、《靈樞 海論篇》、《靈樞 邪客篇》，可見以水喻脈是《內經》的主流學說，對於水的推崇，源自於《老子》，其云：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sup>482</sup>

老子將水看作幾近於道，這對後來的《管子 水地篇》與《靈樞 經水篇》產生了傳承的思想，水地篇 直接說：「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行。」<sup>483</sup>《氣的思想》云：「《管子》的『水』相當於內經醫學中的『氣』。」<sup>484</sup>以此觀之，水地篇 與 經水篇 的思想內容存在著相當程度的關係，田齊威、宣之時，稷下學宮興盛，《管子》應是稷下之學推崇管仲的學者們所撰寫的，<sup>485</sup>綜觀十二經水的

地理位置，其中河水、濟水、漳水、清水、漯水、海水共六水皆流經齊國境內，齊國是一個濱海的國家，許多河川皆從此入于海，經水篇 作者有可能是管子學派的學者，立足於齊國，放眼整個中國，進而建構出十二經水的藍圖。關於 經水篇 成書時代考證，筆者認為有可能先在《內經》各篇中出現經水的論述，再產生 經水篇 ，具體提出十二經水之名，亦或先有 經水篇 ，其他各篇根據其內容而引用經水說，海論篇 「四海說」亦存在相同的問題。若是從地理學的觀點，根據河水清澈、清水入海的時期，周定王時（西元前 600 年）是《詩

<sup>482</sup> 〔漢〕河上公撰，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0月1版2刷），卷1，頁28-30。

<sup>483</sup> 〔清〕戴望：《管子校正》，頁236。

<sup>484</sup> 小野澤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涌編著，李慶譯：《氣的思想 - 中國自然觀和人的觀念的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1版4刷），頁282。

<sup>485</sup> 胡家聰：《管子新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5月1版1刷），頁3。

經》、《尚書》成書年代，<sup>486</sup> 經水篇 或許是相當早期的作品。的時代，旁及《詩經》的佐證， 經水篇 《水經》約成書於三國時代，今論水者皆宗《水經》，而 經水篇 在人文地理學上的貢獻卻為世人所忽視，由前面各章看來， 經水篇 作者勢必閱讀大量地理學文獻，甚至如酈道元一般，實地考察記錄所見所聞，可謂是中國地理學史的先驅，本篇言簡意賅，其深度卻以已超越《管子 水地篇》對敘述各國民情的觀察程度。

## 第二節 川共目殊

《水經注》中「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以及《靈樞 海論篇》「經水者，皆注於海。」的經水的定義，一直為筆者在遇到有爭議性的河川時，首要考慮的指標，經過各章的討論之後，是否十二水都符合經水的定義？筆者將其歸納為三類，第一類是就現代地理學的觀念，事實上入于海者，有江水、河水、淮水、濟水、清水、漯水、漳水以及海水；第二類是就現代地理學的觀念而言，是不直接流入海，但是就古人脈水觀而言，是入于海者，有沔水、湖水；第三類是不入于海者，有渭水、汝水。筆者認為 經水篇 作者是有經水入海的認知，因此必然先選擇入海的河川作為十二經水，問題就出在何謂入海，筆者以為第一類經水是屬於典型定義的經水，是較無爭議性的，第二類經水雖然就現代地理學而言，並不是入于海，但未必就非古人眼中入于海的經水，這在各章中已詳述其理由，而第三類經水，即渭水、汝水二水，則不屬於上述二類，但是在文獻上，筆者找不到名為渭、汝而又入于海的河川，而現有的渭、汝二水，亦是名川大河，在歷史、地理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經水篇 作者要找到「真正」入于海的十二條大河恐非易事，故是否退而以此二水名之，有待進一步探討。不過，就 經水篇 的地理觀而言，本就與現代地理學的觀念不符，其云：

凡此五藏六府十二經水者，皆外有源泉而內有所稟，此皆外內相貫，如環無端，人經亦然。

由此可知 經水篇 「內有所稟」可視為是十二經水中有潛流、伏流相通，如環無端，而以海水為其生化之源。傳統中醫學中許多學說與觀念本與現代科學看法有異，這是詮釋學上的差異。本論文是著眼於還原 經水篇 作者的思維，而與現代科學之間的看法差異，則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或許酈道元所說「川共目殊，或在斯此。」不同的眼睛看到不同的現象，古今詮釋不同罷了。

---

<sup>486</sup> 藤堂明保：《漢和大字典》，頁 1676。

## 參考書目

### 一、醫學類書目：

- 1.〔漢〕華佗撰，李聰甫主編：《中藏經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0年。
- 2.〔唐〕王冰注，〔宋〕林億校：《重廣補註黃帝內經素問》，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989年。
- 3.〔唐〕王？，《外臺祕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年。
- 4.〔宋〕竇材重集，〔清〕胡？參論：《扁鵲心書》，台北：力行書局有限公司，1994年。
- 5.〔元〕成無己：《注解傷寒論》，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年。
- 6.〔元〕滑壽撰：《十四經發揮》，收入何清湖編：《中華醫書集成》，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7年。
- 7.〔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
- 8.〔明〕馬蒔：《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年。
- 9.〔明〕張景岳：《類經》，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年。
- 10.〔清〕張志聰：《黃帝內經靈樞集注》，收入鄭林主編：《張志聰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年。
- 11.〔清〕張志聰：《傷寒論集注》，收入鄭林主編：《張志聰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年。
- 12.〔清〕張錫駒：《傷寒直解》，轉引自《經方方論薈要》，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年。
- 13.〔清〕錢潢：《傷寒溯源集》，轉引自《經方方論薈要》，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年。
- 14.〔日本〕山田業廣：《素問次注集疏》，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
- 15.馬繼興輯：《神農本草經輯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年。
- 16.黃維三：《難經發揮》，台北：正中書局，1999年。
- 17.郭霽春：《黃帝內經靈樞校注語譯》，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年。
- 18.滕萬卿：《難經古義》，收入楊家駱主編：《增補珍本醫書集成》，台北：世界書局，1982年。
- 19.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2年。

### 二、文史類書目：

- 1.〔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2.〔周〕尸佼撰，〔清〕汪繼培輯：《尸子》，收入《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3.〔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4.〔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5.〔漢〕司馬遷，〔宋〕裴駙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6.〔漢〕河上公撰：《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7.〔漢〕東方朔：《神異經》，收入〔清〕王謨輯：《增訂漢魏叢書》，台北：大化書局，1995年。
- 8.〔漢〕班固，〔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9.〔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 10.〔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11.〔漢〕焦延壽：《焦氏易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
- 12.〔漢〕揚雄撰，〔清〕錢繹箋疏：《方言箋疏》，收入《漢小學四種》，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
- 13.〔漢〕鄭元撰，〔清〕馬國翰、王仁俊輯：《尚書考靈曜》，京都：中文出版社，1990年。
- 14.〔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15.〔漢〕劉安著，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16.〔漢〕劉熙撰，〔清〕畢沅疏證，〔清〕王先謙撰集：《釋名疏證補》，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
- 17.〔漢〕應劭撰，王利器注：《風俗通義校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
- 18.〔漢〕應劭著，趙泓譯注：《風俗通義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
- 19.〔魏〕王弼，〔晉〕韓康伯：《周易王韓注》，收入《周易二種》，台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
- 20.〔晉〕王嘉：《拾遺記》，收入〔清〕王謨輯：《增訂漢魏叢書》，台北：大化書局，1995年。
- 21.〔晉〕郭璞：《爾雅圖讚》，收入〔清〕馬國翰、王仁俊輯：《玉函山房輯佚書》，京都：中文出版社，1990年。
- 22.〔晉〕郭璞注：《穆天子傳》，收入〔清〕王謨輯：《增訂漢魏叢書》，臺北：大化書局，1995年。
- 23.〔晉〕常璩：《華陽國志》，收入任繼愈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地學卷》，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
- 24.〔北魏〕酈道元注：《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
- 25.〔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26.〔北周〕滕王迥：至渭源，收入〔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山川典》，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
- 27.〔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91年。
- 28.〔唐〕衛次公：渭水貫都賦，收入〔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山川典》，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
- 29.〔宋〕丁度：《集韻》，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小學名著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30.〔宋〕朱熹：《周易本義》，收入《周易二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

年。

- 31.〔宋〕邢昺：《爾雅疏》，收入朱祖延主編：《爾雅詁林》，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 32.〔宋〕沈括：《夢溪筆談》，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
- 33.〔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
- 34.〔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
- 35.〔宋〕陸佃：《爾雅新義》，收入朱祖延主編：《爾雅詁林》，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 36.〔宋〕陸佃注：《鶡冠子》，《道藏》本，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 37.〔宋〕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收入《百部叢書集成 指海》，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
- 38.〔宋〕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39.〔宋〕蘇軾撰：《灑灑堆賦》，收入楊家駱主編：《蘇東坡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98年。
- 40.〔明〕姚可成匯輯：《食物本草》，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年。
- 41.〔明〕胡渭：《禹貢錐指》，《皇清經解尚書類彙編》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年。
- 42.〔清〕王先謙：《莊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2001年。
- 43.〔清〕王先謙撰：《詩三家義集疏》，臺北：明文書局，1988年。
- 44.〔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
- 45.〔清〕王念孫：《讀書雜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 46.〔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 47.〔清〕王筠：《說文解字句讀》，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48.〔清〕尹桐陽《爾雅義證》，收入朱祖延主編：《爾雅詁林》，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 49.〔清〕石壽棠撰：《醫原》，收入何清湖編：《中華醫書集成》，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9年。
- 50.〔清〕朱右曾：《詩地理徵》，《皇清經解續經解毛詩類彙編》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年。
- 51.〔清〕朱珔：《說文假借義證》，收入楊家駱主編：《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臺北：鼎文書局，1997年。
- 52.〔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53.〔清〕汪士鐸：《水經注圖》，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
- 54.〔清〕何夢瑤撰：《醫碕》，收入何清湖編：《中華醫書集成》，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9年。
- 55.〔清〕邵晉函：《爾雅正義》，收入朱祖延主編：《爾雅詁林》，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 56.〔清〕吳善述著：《六書約言》，收入楊家駱主編：《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台北：鼎文書局，1997年。
- 57.〔清〕俞樾：《諸子平議》，臺北：世界書局，1973年。
- 58.〔清〕姚際恆：《詩經通論》，台北：廣文書局，1993年。
- 59.〔清〕孫希旦撰：《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60.〔清〕孫詒讓撰：《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61.〔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經解續經解毛詩類彙編》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年。
- 62.〔清〕桂馥著：《說文解字義證》，收入楊家駱主編：《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台北：鼎文書局，1997年。
- 63.〔清〕陳立撰：《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 64.〔清〕陳蘭甫：《禹貢圖》，台北：廣學社印書館，1975年。
- 65.〔清〕焦循：《孟子正義》，《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66.〔清〕楊守敬：《水經注圖》，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 67.〔清〕鄭樵：《爾雅注》，收入朱祖延主編：《爾雅詁林》，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 68.〔清〕盧文弨：《廣雅注》，收入徐復主編：《廣雅詁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 69.〔清〕戴望：《管子校正》，《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70.〔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
- 71.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72.小野澤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涌編著，李慶譯：《氣的思想 - 中國自然觀和人的觀念的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 73.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
- 74.白川靜著，王孝廉譯：《中國神話》，台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
- 75.向柏松：《中國水崇拜》，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 76.朱汝蘭：《長江傳》，高雄：宏文館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 77.朱祖延主編：《爾雅詁林》，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 78.《孝經援神契》，收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79.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80.金景芳、呂紹綱：《尚書 虞夏書新解》，沈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
- 81.李縉雲、于炳文主編：《文物收藏圖解辭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 82.侯仁之主編：《黃河文化》，北京：華藝出版社，1994年。
- 83.《春秋元命包》，收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84.《春秋考異郵》，收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85.《春秋說題辭》，收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86.姜亮夫：《楚辭通故》，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 87.胡家聰：《管子新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 88.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8年。
- 89.徐復主編：《廣雅詁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 90.徐學書：江源岷山 - 中國西南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搖籃，收入《長江



- 上游早期文明的探索》，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
- 91.袁珂：《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
  - 92.袁珂：《中國神話大詞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8年。
  - 93.高春明：《中國服飾名物考》，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
  - 94.馬克斯 韋伯：《儒教與道教》，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
  - 95.馬茂元主編：《楚辭注釋》，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 96.倉修良主編：《漢書辭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
  - 97.崔乃夫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大詞典》。
  - 98.陳子展：《詩三百解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 99.《黃河水利史述要》編寫組：《黃河水利史述要》，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2003年。
  - 100.黃懷信：《小爾雅匯校集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
  - 101.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102.單樹模主編：《中國名山大川辭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年。
  - 103.張啟成：《詩經風雅頌研究論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
  - 104.雒江生：《詩經通話》，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
  - 105.潘富俊著，呂勝由攝影：《詩經植物圖鑑》，臺北：貓頭鷹出版，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2001年。
  - 106.蔡運章：湖北隨縣新出土銅器銘文補釋，收入《甲骨金文與古史新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 107.臧勵蘇：《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 108.鄭國銓：《水文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
  - 109.魯樞元：《黃河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 110.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0年。
  - 111.錢穆：《古史地理論叢》，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2年。
  - 112.戴吾三：《考工記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
  - 113.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 戰國 秦蜀》，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
  - 114.蘇輿撰：《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115.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9年。

### 三、國外出版書目：

- 1.石川鴻齋編纂：《增訂篆文詳註日本大玉篇》，東京：博文館，明治辛卯年。
- 2.藤堂明保編：《漢和大字典》，日本：學習研究社，2001年。
- 3.澀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誌》，收入大塚敬節、矢數道明編：《近世漢方醫學書集成》，東京：名著出版社，昭和56年。

#### 四、期刊論文：

- 1.單之薈： 河流有生命 ，《中國國家地理雜誌》( 12 )，台北：故鄉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 2.鄭木榮口述，呂啟祥、郭曉雯編撰： 探訪中醫藥老前輩 - 鄭木榮老師 ，《研精醫訊》( 55 )，台中：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系學會，2001 年。

# Twelve Jingshoei : a Way to Comprehend Jingmai

Ming-Jen Chuang

Major professor : Jaung-Geng Lin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It is suggested in *Huangdi's Canon of Medicine* that the twelve jingmais should be tallied with the twelve jingshoeis which are different in size, depth, wideness and length. Amounts of qi and blood in the twelve jingmais are different. Accordingly, acupuncture manipulations and degrees of moxibustion should be adjusted in order to tune up jingqi. Each jingmai has its own character.

What exactly is jingmai? It may be difficult to answer in the present time, with the bodily conception of jingmai fading and thus the phenomenology appearing progressively abstract. Therapeutic practices developed with the jingmai concept, however, still work clinically. Practitioners of Chinese medicine generally regard it as a fact that there are twelve jingmais in human body. Jingshoei is not only a metaphor but a way to realize jingmai. By studying the twelve jingshoeis, we can indeed acquire a concrete method to interpret the concept of jingmai. Considering man a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 further study on the twelve jingshoeis can bring about cleare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twelve jingmais.

To study jingmai through jingshoei, we would like to propose a new research method called historico-geographical approach to Chinese medicine. This approach combines research in Chinese medicine with studies in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etymology, Chinese classics, history, geography, cartography, archeology and anthropology. First, etymological research is undertaken to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jingshoei through its naming; a research on the names of jingshoei in geographical and cartographical texts is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 Second, a review of Chinese classics, including *Shoeijing Ju*, *Goantzu*, *Shanhaejing* and *The Book of History*, is present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discourse on the water-human relationship in Chinese classical philosophy. Third, the property and flavor of jingshoeis are discussed through rea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exts such as *Materia Medica of Food*. Fourth, jingshoei is explored as a subject witnessing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Huangdi's Canon of Medicine. And fifth, some previous researches in archeology and anthropology are viewed to explore their usefulness in understanding the bodily concept of jingmai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 : jingmai, twelve jingshoei, Chinese medicine**

